

嘉遁卷第一

抱朴子曰：有怀冰先生者，薄周流之栖遑，悲吐握之良苦。让膏壤於陆海，爰躬耕乎斥卤。秘六奇以括囊，含琳琅而不吐。谧清音则莫之或闻，掩辉藻则世不得睹。背朝华於朱门，保恬寂乎蓬户。绝轨躅於金张之间，养浩然於幽人之忤。谓荣显为不幸，以玉帛为草土。抗灵规於云表，独违今而遂古。庇峻岫之巍峨，藉翠兰之芳茵。漱流霞之澄液，茹八石之精英。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，意飘飘焉若在乎倒景之邻。万物不能搅其和，四海不足汨其神。

於是赴势公子闻之，慨然而叹曰：“空谷有项领之骏者，孙阳之耻也；太平遗冠世之才者，赏真之责也。安可令俊民全其独善之分，而使圣朝乏乎元凯之用哉！”

乃造而说曰：“徒闻振翅竦身，不能凌厉九霄，腾蹕玄极，攸叙彝伦者，非英伟也。今先生操立断之锋，掩炳蔚之文，玩图籍於绝迹之藪，括藻丽乎鸟兽之群，陈龙章於晦夜，沈琳琅於重渊，蛰伏於盛夏，藏华於当春；虽复下帷覃思，殚毫骋藻，幽赞太极，阐释元本，言欢则木梗怡颜如巧笑，语戚则偶颔頤而滂沱，抑轻则鸿羽沈於弱水，抗重则玉石漂於飞波，离同则肝胆为胡越，合异则万殊而一和，切论则秋霜春肃，温辞则冰条吐葩，摧高则峻极颓沦，竦卑则渊池嵯峨，疵清则倚暗夜光，救浊则立澄黄河。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，著弘勋於皇家，名与朝露皆晞，体与蜉蝣并化，忽崇高於圣人之宝，忘川逝於大壑之嗟，窃为先生不取焉。

“盖闻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。先圣忧时，思行其道，三月无君，皇皇如也。耻今圣主不与尧舜一致，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，故或负鼎而龙跃，或扣角以凤歌，不须蒲轮而後动，不待文王而後兴。潜初飞五，与时消息，进有攸往之利，退无濡尾之累，明哲以保身，宣化以济俗。使夫承兰风以倾柯，濯清波以遣秽者，若沈景之应朗鉴，方圆之赴规矩。故勋格上下，惠沾八表。夫有唐所以巍巍，重华所以恭己，西伯所以三分，姬发所以革命，桓文所以一匡，汉高所以应天，未有不致群贤为六翮，托豪杰为舟楫者也。若令各守洗耳之高，人执耦耕之分，则稽古之化不建，英明之盛不彰，明良之歌不作，括天之网不张矣。

“故藏器者珍於变通随时，英逸者贵於吐奇拔乱。若乃耀灵翳景於云表，则丽天之明不著；哮虎韬牙而握爪，则搏噬之捷不扬；太阿潜锋而不击，则

立断之劲不显；骥騄踟蹰而不驰，则追风之迅不形；并默则子贡与喑者同口，咸暝则离朱与蒙瞽不殊矣。先生洁身而忽大伦之乱，得意而忘安上之义，存有关机之累，没无金石之声，庸人且犹愤色，何有大雅而无心哉！

“夫绳舒则木直，正进则邪凋，有虞举则四凶戮，宣尼任则少卯梟，犹震雷骇则鼙鼓堙，朝日出则蜃烛幽也。不拯招魂之病，则无为效越人之绝伎；不奖多难之世，则无以知非常之远量。高拱以观溺，非勿践之仁也，怀道以迷国，非作者之务也。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，朝阳繁鸣凤之音，郊跼独角之兽，野攢连理之林，长旌卷而不悬，干戈戢而莫寻，少伯方将告退於成功，孰能相擢乎陆沈哉深愿先生不远迷复哉！”

於是怀冰先生萧然遐眺，游气天衢，情神辽缅，旁若无物。俯而荅曰：“呜呼！有是言乎盖至人无为，栖神冲漠，不役志於禄利，故害辱不能加也；不*峙於险途，故倾坠不能为患也。藜藿不供，而意佚於方丈；齐编庸民，而心欢於有土。寝宜僚之舍，闭干木之间，携庄莱之友，治陋巷之居，确岳峙而不拔，岂有怀於卷舒乎以欲广则浊和，故委世务而不紆眄；以位极者忧深，故背势利而无馀疑。其贵不以爵也，富不以财也。侣云鹏以高逝，故不萦翮於腐鼠；以蕃武为厚诚，故不改乐於箪瓢。

“且夫玄黄遐邈，而人生倏忽，以过隙之促，托罔极之间，迅乎犹奔星之颺见，飘乎似飞矢之电经。聊且优游以自得，安能苦形於外物哉！夫鸾不絪网，麟不堕阱，相彼鸟兽，犹知为患，风尘之徒，曾是未吝也

若夫要离灭家以效功，纪信赴燔以诳楚，陈贾刎颈以证弟，仲由投命而菹醢，嬴门伏剑以表心，聂政感惠而屠菹，荆卿绝脰以报燕，樊公含悲而授首，皆下愚之狂惑，岂上智之攸取哉！

“盖禄厚者责重，爵尊者神劳。故漆园垂纶，而不顾卿相之贵；柏成操耜，而不屑诸侯之高。羊说安乎屠肆，杨朱吝其一毛。佻求之徒，昧乎可欲，集不择木，仕不料世，贪进不虑负乘之祸，受任不计不堪之败；论荣贵则引伊周以救溺，言亢悔则讳覆餗而不记；伺河龙之睡而拔明珠，居量表之宠而冀无患；耽漏刻之安，蔽必至之危；无朝菌之荣，望大椿之寿；似蹈薄冰以待夏日，登朽枝而须劲风；渊鱼之引芳饵，泽雉之咽毒粒；咀漏脯以充饥，酣鸩酒以止渴也。

“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，尼父闻偶葬而永叹，盖寻微以知著，原始以见终。然而暗夫蹈机不觉，何前识之至难，而利欲之*笃邪！周成贤而信流言，公旦圣而走南楚，托鸱鸢以告悲，赖金縢以仅免。况能寤之主，不世而一有；不悦之谤，无时而颺乏。德不以激烈风而起毙禾，事不以载圭璧而称多才，嗟泣靡及，宜其然也。

“夫渐渍之久，则胶漆解坚；浸润之至，则骨肉乖析；尘羽之积，则沈舟折轴；三至之言，则市虎以成。故江充疏贱，非亲於元储，後母假继，非密於伯奇；而掘梗之诬，灭父子之恩；袖蜂之诳，破天性之爱。又况其他，安可自必。嗟乎！伍员所以怀忠而漂尸；悲夫！白起所以秉义而刎颈也。盖彻鉴所为寒心，匠人之所眩惑矣。

“又欲推短才以厘雷同，仗独是以弹众非。然不睹金虽克木，而锥钻不可以伐邓林；水虽胜火，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。寸胶不能治黄河之浊，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热。是以身名并全者甚稀，而先笑後号者多有也。畏亢悔而贪荣之欲不灭，忌毁辱而争肆之情不遣，亦犹恶湿而泳深渊，憎影而不就阴，穿舟而息漏，猛爨而止沸者也。

“夫七尺之骸，禀之以所生，不可受全而归残也；方寸之心，制之在我，不可放之於流遁也。躬耕以食之，穿井以饮之，短褐以蔽之，蓬庐以覆之，弹咏以娱之，呼吸以延之，逍遥竹素，寄情玄毫，守常待终，斯亦足矣。且夫道存则尊，德胜则贵，隋珠弹雀，知者不为。何必须权而显，俟禄而饱哉！

“且夫安贫者以无财为富，甘卑者以不仕为荣。故幼安浮海而澄神，胡子甘心於退耕。逢比有令德之罪，信布陷功大之刑。一枝足以戢鸾羽，何烦乎丰林潢洿足以泛龙鳞，岂事乎沧海藜藿嘉於八珍，寒泉旨於醪醕；蹑履美於赤舄，缁袍丽於袞服；把橦安於杖钺，鸣条乐乎丝竹；茅茨艳於丹楹，辨椽珍於刻桷；登高峰为台榭，疵岩雷为华屋；积篇章为散庾，宝玄谈为金玉；弃细人之近恋，捐庸隶之所欲；游九皋以含欢，遣智慧以绝俗。同屈尺蠖，藏光守朴；表拙示讷，知止常足。然後咀嚼芝芳，风飞云浮；晞景九阳，附翼高游；仰栖梧桐，俯集玄洲。孰与衔轡而伏枥，同被绣於牺牛哉！”

赴势公子曰：“夫入而不出者，谓之耽宠忘退；往而不反者，谓之不任无义。故达者以身非我有，任乎所值。隐显默语，无所必固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束帛之集，庭燎之举，则君子道长，在天利见。若运涉阳九谗胜之时，则不出户庭，括囊勿用。龙起凤戢，随时之宜。古人所以或避危乱而不肯入，或色斯而不终日者，虑巫山之失火，恐芝艾之并焚耳。

方今圣皇御运，世夷道泰，仁及苍生，惠风遐迈，威肃鬼方，泽沾九裔；仪坤德以厚载，拟乾穹以高盖；神化则云行雨施，玄泽则烟煴汪濊；四门穆穆以博延，主思英逸以俾乂。此乃千载所希值，剖判之一会。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，不觉狷华之患害也；务乎单豹之养内，未睹暴虎之犯外也。是闻涉水之或溺，则谓乘舟者皆败；以商臣之凶逆，则谓继体无类也。”

怀冰先生曰：“圣化之盛，诚如高论。出处之事，人各有怀。故尧舜在上，而箕颍有巢栖之客；夏後御世，而穷藪有握耒之贤。岂有虑於此险哉盖各附

於所安也。是以高尚其志，不仕王侯，存夫爻象，匹夫所执，延州守节，圣人许焉。”

“仆所以逍遥於丘园，敛迹乎草泽者，诚以才非政事，器乏治民，而多士云起，髦彦鳞萃，文武盈朝，庶事既康，故不欲复举熠熠以厕日月之间，拊觚瓠於洪鍾之侧，贡轻扇於坚冰之节，炫裘炉乎隆暑之月，必见捐於无用，速非时之巨嗤。若拥经著述，可以全真成名，有补末化；若强所不堪，则将颠沛惟咎，同悔小狐。故居其所长，以全其所短耳。虽无立朝之勋，即戎之劳；然切磋後生，弘道养正，殊涂一致，非损之民也。劣者全其一介，何及於许由，圣世恕而容之，同旷於有唐，不亦可乎！”

赴势公子勃然自失，肃尔改容，曰：“先生立言助教，文讨奸违，摽退静以抑躁竞之俗，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，非有出者，谁叙彝伦非有隐者，谁诲童蒙普天率土，莫匪臣民。亦何必垂缨执笏者为是，而乐饥衡门者可非乎！夫群迷乎云梦者，必须指南以知道；并乎沧海者，必仰辰极以得反。今闻嘉训，乃觉其蔽。请负衣冠，策驽希骥，泛爱与进，不嫌择焉。”

逸民卷第二

抱朴子曰：余昔游乎云台之山，而造逸民，遇仕人在焉。仕人之言曰：“明明在上，总御八紘，华夷同归，要荒服事；而先生游柏成之遐武，混群伍於鸟兽。然时移俗异，世务不拘，故木食山栖，外物遗累者，古之清高，今之逋逃也。君子思危於未形，绝祸於方来，无乃去张毅之内热，就单豹之外害，畏盈抗虑，忘乱群之近忧，避牛迹之浅险，而堕百仞之不测，违濡足之泥涇，投炉冶而不觉乎”

逸民答曰：“夫锐志於雉鼠者，不识驺虞之用心；盛务於庭粒者，安知鸳鸾之远指犹焦螟之笑云鹏，朝菌之怪大椿，坎蛙之疑海鳖，井蛇之嗤应龙也。子诚喜惧於劝沮，焉识玄旷之高韵哉！吾幸生於尧舜之世，何忧不得此人之志乎！”

仕人曰：“昔狂狷华士义不事上，隐於海隅，而太公诛之。吾子沈遁，不亦危乎”

逸民曰：“吕尚长於用兵，短於为国，不能仪玄黄以覆载，拟海岳以博纳，褒贤贵德，乐育人才；而甘於刑杀，不修仁义，故其劫杀之祸，萌於始封，周公闻之，知其无国也。夫攻守异容，道贵知变，而吕尚无烹鲜之术，出致远之御，推战陈之法，害高尚之士，可谓赖甲冑以完刃，又兼之浮泳，以射走之仪，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。

夫倾庶鸟之巢，则灵凤不集；漉鱼鳖之池，则神虬遐逝；剖凡兽之胎，则麒麟不止寺其郊；害一介之士，则英杰不践其境。吕尚创业垂统，以示後人，而张苛酷之端，开残贼之轨，适足以驱俊民以资他国，逐贤能以遗讎敌也。去彼市马骨以致骏足，轼陋巷以退秦兵者，不亦远乎！子谓吕尚何如周公乎”仕人曰：“不能审也。”

逸民曰：“夫周公大圣，以贵下贱，吐哺握发，惧於失人，从白屋之士七十人，布衣之徒亲执贄所师见者十人，所友者十有二人，皆不逼以在朝也。设令吕尚居周公之地，则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，而沟涧之腐此肉矣。

唐尧非不能致许由巢父也，虞舜非不能胁善郑石户也，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，成汤非不能录卞随务光也，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，晋平非不能吏亥唐也，然服而师之，贵而重之，岂六君之小弱也诚以百行殊尚，默默难齐，慕尊贤之美称，耻贼善之丑迹，取之不足以增威，放之未忧於官旷，从其志则可以阐弘风化，熙隆退让，厉苟进之贪夫，感轻薄之冒昧；虽器不益於旦夕之用，才不周於立朝之後，不亦愈於胁肩低眉，谄媚权右，提贄怀货，宵征同尘，争津竞济，市买名品，弃德行学问之本，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隐士，宁肯加之锋刃乎！圣贤诚可师者，吕尚居然谬矣。

“汉高帝虽细行多阙，不涉典艺，然其弘旷恢廓，善恕多容，不系近累，盖豁如也。虽饥渴四皓，而不逼也。及太子卑辞致之，以为羽翼，便敬德矫情，惜其大者，发《黄鹄》之悲歌，杜宛妾之覬觐，其珍贤贵隐，如此之至也。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，其度量盖有过人者矣。

且夫吕尚之杀狷华者，在於恐其沮众也。然俗之所患者，病乎躁於进趋，不务行业耳。不苦於安贫乐贱者之太多也。假令隐士往往属目，至於情挂势利，志无止足者，终莫能割此常欲，而慕彼退静者也。开辟已降，非少人也，而忘富遗贵之士，犹不能居万分之一。仲尼亲受业於老子，而不能修其无为；子贡与原宪同门，而不能模其清苦。四凶与巢由同时，王莽与二龚共世，而不能效也。凡民虽复笞督之，危辱之，使追狷华，犹必不肯，乃反忧其坏俗邪吕尚思不及此，以军法治平世，枉害贤人，酷误已甚矣！赖其功大，不便以至颠沛耳。

且吕尚之未遇文王也，亦曾隐於穷贱，凡人易之，老妇逐之，卖庸不售，屠钓无获，曾无一人慕之。其避世也，何独虑狷华之沮众邪设令殷纣以尚逃遁，收而敛之，尚临死，岂能自谓罪所应邪魏武帝亦弄法严峻，果於杀戮，乃心欲用乎孔明，孔明自称不乐出身。武帝谢遣之曰：‘义不使高世之士，辱於污君之朝也。’其鞭撻九有，草创皇基，亦不妄矣。

“纷扰日久，求竞成俗，或推货贿以龙跃，或阶党援以凤起，风成化习

，大道渐芜，後生昧然，儒训遂堙。将为立身，非财莫可。苟有卓然不群之士，不出户庭，潜志味道，诚宜优访，以兴谦退也。夫使孙吴荷戈，一人之力耳；用其计术，则贤於万夫。今令大儒为吏，不必切事。肆之山林，则能陶冶童蒙，阐弘礼敬。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黼鸢(有脱文)也。”(脱“仕人曰”数语)

)“若乃零沦薮泽，空生徒死，亦安足贵乎”

逸民答曰：“子可谓守培螻，玩狐丘，未登阊风而临云霓；玩滢汀，游潢沔，未浮南溟而涉天汉。凡所谓志人者，不必在乎禄位，不必须乎勋伐也。太上无己，其次无名，能振翼以绝群，骋迹以绝轨，为常人所不能为，割近才所不能割，少多不为凡俗所量，恬粹不为名位所染，淳风足以濯百代之秽，高操足以激将来之浊。何必纡朱曳紫，服冕乘轺，被牺牛之文绣，吞詹何之香餌，朝为张天之炎热，夕成冰冷之季灰！

“夫斥鷃不以蓬榛易云霄之表，王鲋不以幽岫贸沧海之旷，虎豹入广厦而怀悲，鸿鹄登嵩峦而含戚。物各有心，安其所长。莫不泰於得意，而惨於失所也。经世之士，悠悠皆是，一日无君，惶惶如也。譬犹蓝田之积玉，邓林之多材，良工大匠，肆意所用。亦何必栖鱼而沈鸟哉！嘉遁高蹈，先圣所许；或出或处，各从攸好。

“盖士之所贵，立德立言。若夫孝友仁义，操业清高，可谓立德矣。穷览《坟》《索》，著述粲然，可谓立言矣。夫善郑无治民之功，未可谓减於俗吏；仲尼无攻伐之勋，不可以为不及於韩白矣。身名并全，谓之为上。隐居求志，先民嘉焉。夷齐一介，不合变通，古人嗟叹，谓不降辱。夫言不降者，明隐逸之为高也；不辱者，知羈縻之为沔也。圣人之清者，孟轲所美，亦云天爵贵於印绶。志修遗荣，孙卿所尚，道义既备，可轻王公。而世人所畏唯势，所重唯利。盛德身滞，便谓庸人；器小任大，便谓高士。或有乘危冒险，投死忘生，弃遗体於万仞之下，邀荣华乎一朝之间，比夫轻四海爱脰毛之士，何其缅然邪！”

仕人曰：“潜退之士，得意山泽，不荷世贵，荡然纵肆，不为时用，嗅禄利(有脱文)，诚为天下无益之物，何如”

逸民答曰：“夫麟不吠守，凤不司晨，腾黄不引犁，尸祝不治庖也。且夫扬大明乎无外，宜姬煦之和风者，日也；耀华灯於暗夜，治金石以致用者，火也。天下不可以经时无日，不可以一旦无火，然其大小，不可同也。江海之外，弥纶二仪，升为云雨，降成百川；而朝夕之用，不及累仞之井，灌田溉园，未若沟渠之沃。校其巨细，孰为旷哉

桀纣，帝王也；仲尼，陪臣也。今见比於桀纣，则莫不怒焉；见拟於仲尼，则莫不悦焉。尔则贵贱果不在位也。故孟子云，禹稷颜渊，易地皆然矣。宰

予亦谓，孔子贤於尧舜远矣。夫匹庶而钧称於王者，儒生高极乎唐虞者，德而已矣，何必官哉！

“且夫交灵升於造化，运天地於怀抱，恢恢然世故不栖於心术，茫茫然宠辱不汨其纯白，流俗之所欲，不能染其神，近人之所惑，不能移其志。荣华，犹赘疣也；万物，犹蜩翼也。若然者，岂肯诘屈其支体，俯仰其容仪，挹酌於其所不喜，修索於其所弃遗，怡颜以取进，曲躬以避退，恐俗人之不悦，戚我身之凌迟，屈龙渊为锥钻之用，抑灵鼗为鼓兆鼙之音，推黄钺以适钗镰之持，挠华旗以入林杞之下乎

古公杖策而捐之，越翳入穴以逃之，季札退耕以委之，老莱灌园以远之，从其所好，莫与易也。故醇而不杂，斯则富矣；身不受役，其则贵矣。若夫剖符有土，所谓禄利耳，非富贵也。且夫官高者其责重，功大者人忌之，独有贫贱，莫与我争，可得长宝，而无忧焉。

“濯裘布被，拔葵去织，黜不掩豆，菜肴粝餐，又获逼下邀伪之讥，树塞反坫，三归玉食，穰侯之富，安昌之泰，则有僭上洿浊之累。未若游神典文，吐故纳新，求饱乎耒耜之端，索缊乎杼轴之间，腹仰河而已满，身集一枝而余安，万物芸芸，化为埃尘矣。食啮弱糊口，布褐缊袍，淡泊肆志，不忧不喜，斯尊乐，喻之无物也。

“夫仕也者，欲以为名邪则修毫可以洩愤懣，篇章可以寄姓字，何假乎良史，何烦乎饔鼎哉！孟子不以矢石为功，扬云不以治民益世，求仁而得，不亦可乎”

仕人又曰：“隐遁之士，则为不臣，亦岂宜居君之地，食君谷乎”逸民曰：“何谓其然乎！昔颜回死，鲁定公将躬吊焉，使人访仲尼。仲尼曰：‘凡在邦内，皆臣也。’定公乃升自东阶，行君礼焉。由此论之，‘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可知也。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，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，殊途同归，俱人臣也。王者无外，天下为家，日月所照，雨露所及，皆其境也。安得悬虚空，餐咀流霞，而使之不居乎地，不食乎谷哉

“夫山之金玉，水之珠贝，虽不在府库之中，不给朝夕之用，然皆君之财也。退士不居肉食之列，亦犹山水之物也，岂非国有乎许由不甯於四海之外，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。故曰：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。干木不荷戈戍境，筑垒疆场，而有蕃魏之功。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，以咏先王之道，使民知退让，儒墨不替，此亦尧舜之所许也。昔夷齐不食周粟，鲍焦死於桥上，彼之兢兢，何足师表哉

“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彦祖。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韦休明，顺帝以玄纁玉帛聘杨仲宣，就拜侍中，不到。魏文帝征管幼安不至，又就拜光禄勋，竟不到

；乃诏所在常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。桓帝玄纁玉帛聘凭借孺子，就拜太原太守及东海相，不到。顺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，不到；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，又赐几杖，待以师傅之礼。献帝时，郑康成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，公府十四辟，皆不就；公车徵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，皆不起。昭帝公车徵韩福，到；赐帛五十匹及羊酒。法高卿再举孝廉，本州五辟，公府八辟，九举贤良博士，三徵，皆不就。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车轺轮聘韩伯休，不到。以玄纁玉帛安车轺轮聘妾伯雅，就拜太中大夫犍为太守，不起。然皆见优重，不加威辟也。若此诸帝褒隐逸之士不谬者，则吕尚之诛华士为凶酷过恶，断可知矣。”

仕人乃怅然自失，慨尔永叹曰：“始悟超俗之理，非庸琐所见矣。”

勸学卷第三

抱朴子曰：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，簸扬埃秽，雕锻矿璞，砉炼屯钝，启导聪明，饰染质素，察往知来，博涉劝戒，仰观俯察，於是乎在，人事王道，於是乎备。进可以为国，退可以保己。是以圣贤罔莫孜孜而勤之，夙夜以勉之，命尽日中而释，饥寒危困而不废。岂以有求於当世哉诚乐之自然也。

夫斫削刻画之薄伎，射御骑乘之易事，犹须惯习，然後能善，况乎人理之旷，道德之远，阴阳之变，鬼神之情，缅邈玄奥，诚难生知。虽云色白，匪染弗丽；虽云味甘，匪和弗美。故瑶华不琢，则耀夜之景不发；丹青不治，则纯钩之劲不就。火则不钻不生，不扇不炽；水则不决不流，不积不深。故质虽在我，而成之由彼也。登阆风，扞晨极，然後知井谷之暗隘也；披七经，玩百氏，然後觉面墙之至困也。

夫不学而求知，犹愿鱼而无网焉，心虽勤而无获矣；广博以穷理，犹须风而托焉，体不劳而致远矣。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，而宿瘤以藏丑；经术深则高才者洞达，卤钝者醒悟。文梓干云，而不可名台榭者，未加班轮之结构也；天然爽朗，而不可谓之君子者，不识大伦之臧否也。

欲超千里於终朝，必假追影之足；欲凌洪波而遐济，必因艘楫之器；欲见无外而不下堂，必由之乎载籍；欲测渊微而不役神，必得之乎明师。故朱绿所以改素丝，训诲所以移蒙蔽。披玄云而扬大明，则万物无所隐其状矣；舒竹帛而考古今，则天地无所藏其情矣。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齐坚乎金玉，曲木可攻之以应绳墨，百兽可教之以战陈，畜牲可习之以进退，沈鳞可动之以声音，机石可感之以精诚，又况乎含五常而禀最灵者哉！

低仰之驷，教之功也；鸢击之禽，习之驯也。与彼凡马野鹰，本实一类

，此以饰贵，彼以质贱。运行潦而勿辍，必混流乎沧海矣；崇一篲而弗休，必钧高乎峻极矣。大川滔漭，则虬螭群游；日就月将，则德立道备。乃可以正。梦乎丘旦，何徒解桎乎困蒙哉！

昔仲由冠鸡带豚，霍珥鸣蝉，杖剑而舞，盛称南山之劲竹，欲任倔强之自然；尼父善诱，染以德教，遂成升堂之生，而登四科之哲。子张鄙人，而灼聚凶猾，渐渍道训，成化名儒，乃抗礼於王公，岂直免於庸陋！

以是贤人悲寓世之倏忽，疾泯没之无称；感朝闻之弘训，悟通微之无类；惧将落之明戒，觉罔念之作狂；不饱食以终日，不弃功於寸阴；鉴逝川之勉志，悼过隙之电速；割游情之不急，损人间之末务；洗忧贫之心，遣广愿之秽，息畋猎博奕之游戏，矫昼寝坐睡之懈怠；知徒思之无益，遂振策於圣途。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进德修业，温故知新。

夫周公上圣，而日读百篇。仲尼天纵，而韦编三绝。墨翟大贤，载文盈车。仲舒命世，不窥园门。倪宽带经以芸鋤，路生截蒲以写书，黄霸抱桎梏以受业，甯子勤夙夜以倍功，故能究览道奥，穷测微言，观万古如同日，知八荒若庐庭，考七耀之盈虚，步三五之变化，审盛衰之方来，验善否於既往，料玄黄於掌握，甄未兆以如成。故能盛德大业，冠於当世，清芒令问，播於罔极也。

且夫闻商羊而戒浩漭，访鸟罟而洽东肃，谕萍实而言色味，讯土狗而识坟羊，披《灵宝》而知山隐，因折俎而说专车，瞻离毕而分阴阳之候，由冬螽而觉闰余之错，何神之有学而已矣。夫童谣犹助圣人之耳目，岂况《坟》《索》之弘博哉！

才性有优劣，思理有修短。或有夙知而早成，或有提耳而後喻。夫速悟时习者，骥騄之脚也；迟解晚觉者，鹑鹄之翼也。彼虽寻飞绝景，止而不行，则步武不过焉；此虽咫尺以进，往而不辍，则山泽可越焉。明暗之学，其犹兹乎盖少则志一而难忘，长则神放而易失，故修学务早，及其精专，习与性成，不异自然也。若乃绝伦之器，盛年有故，虽失之於旸谷，而收之於虞渊。方知良田之晚播，愈於座岁之荒芜也。日烛之喻，斯言当矣。

世道多难，儒教沦丧，文武之轨，将遂凋坠。或沈溺於声色之中，或驱驰於竞逐之路。孤贫而精六艺者，以游夏之资，而抑顿乎九泉之下；因风而附凤翼者，以驽庸之质，犹迴回遑乎霞霄之表。舍本逐末者，谓之勤修庶几；拥经求己者，谓之陆沈迂阔。於是莫不蒙尘触雨，戴霜履冰，怀黄握白，提清挈肥，以赴邪径之近易，规朝种而暮获矣。

若乃下帷高枕，游神九典，精义蹟隐，味道居静，确乎建不拔之操，扬青於岁寒之後，不揆世以投迹，不随众以萍漂者，盖亦鲜矣。汲汲於进趋，悒悒於否滞者，岂能舍至易速达之通途，而守甚难必穷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无人

，《子衿》之所为作。悯俗者所以痛心而长慨，忧道者所以含悲而殚思也。

夫寒暑代谢，否终则泰，文武迭贵，常然之数也。冀群寇毕涤，中兴在今，七耀遵度，旧邦惟新，振天彗以广埽，鼓九阳之洪炉，运大钧乎皇极，开玄模以轨物。陶冶庶类，匠成翘秀，荡汰积埃，革邪反正。戢干戈，橐弓矢，兴辟雍之庠序，集国子，修文德，发金声，振玉音。降风云於潜初，旅束帛乎丘园，令抱翼之风，奋翮於清虚；项领之骏，骋迹於千里。使夫含章抑郁，穷览洽闻者，申公伏生之徒，发玄纁，登蒲轮，吐结气，陈立素，显其身，行其道，俾圣世迪唐虞之高轨，驰升平之广途，玄流沾於九垓，惠风被乎无外。五刑厝而颂声作，和气洽而嘉禾遂生，不亦休哉！

昔秦之二世，不重儒术，舍先圣之道，习刑狱之法。民不见德，唯戮是闻。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，败而不知自救之方，遂堕坠於云霄之上，而敕韭粉乎不测之下。惟尊及卑，可无鉴乎！

崇教卷第四

抱朴子曰：澄视於秋毫者，不见天文之焕炳。肆心於细务者，不觉儒道之弘远。玩鲍者忘菑蕙，迷大者不能反。夫受绳墨者无枉刳之木，染道训者无邪僻之人。饰治之术，莫良乎学。学之广在於不倦，不倦在於固志。志苟不固，则贫贱者汲汲於营生，富贵者沈伦於逸乐。是以遐览渊博者，旷代而时有；面墙之徒，比肩而接武也。

若使素士则昼躬耕以糊口，夜薪火以修业，在位则以酣宴之余暇，时游观於劝诫，则世无视肉，游夏不乏矣。亦有饥寒切己，藜藿不给，肤困风霜，口乏糟糠，出无从师之资，家有暮旦之急，释耒则农事废，执卷则供养亏者，虽阙学业，可怒者也。所谓千里之足，困於盐车之下；赤刀之矿，不经欧冶之门者也。

若夫王孙公子，优游贵乐，婆娑绮紈之间，不知稼穡之艰难，目倦於玄黄，耳疲乎郑卫，鼻饜乎兰麝，口爽於膏粱，冬沓貂狐之缁丽，夏缙纱縠之翩飘，出驱庆封之轻轩，入宴华房之粲蔚，饰朱翠於楹桷，积无已於篋匱，陈妖冶以娱心，湎醪醑以沈醉，行为会饮之魁，坐为博奕之帅。省文章既不晓，睹学士如草芥，口笔乏乎典据，牵引错於事类。剧谈则方战而已屈，临疑则未老而憔悴。虽叔麦之能辩，亦奚别乎瞽瞍哉！

抱朴子曰：盖闻帝之元储，必入太学，承师问道。齿於国子者，以知为臣，然後可以为君；知为子，然後可以为父也。故学立而仕，不以政学，操刀伤割，郑乔所叹。触情纵欲，谓之非人。而贵游子弟，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乎妇人

之手，忧惧之劳，未常经心，或未免於襁褓之中，而加青紫之官；才胜衣冠，而居清显之位。操杀生之威，提黜陟之柄，荣辱决於与夺，利病感於唇吻，爱恶无时暂乏，毁誉括厉於耳。嫌疑象类，似是而非，因机会以生无端，藉素信以设巧言，交构之变，千端万绪，巧算所不能详，毫墨所不能究也。无术学，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，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，无所惑假，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！

先哲居高，不敢忘危，爱子欲教之义方，雕琢切磋，弗纳於邪伪。选明师以象成之，择良友以渐染之，督之以博览，示之以成败，使之察往以悟来，观彼以知此，驱之於直道之上，敛之乎检括之中，懍乎若跟挂於万仞，栗然有如乘奔以履冰。故能多远悔吝，保其贞吉也。

昔诸窦蒙遗教之福，霍禹受率意之祸，中山东平以好古而安，燕刺由面墙而危。前事不忘，今之良鉴也。汤武染乎伊吕，其兴勃然；辛癸染乎推崇，其亡忽焉。朋友师傅，尤宜精简。必取寒素德行之士，以清苦自立，以不群见惮者。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，强直若龚遂王吉者，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，正色证存亡之轨迹，以洗濯垢涅，闲邪矫枉，宜必抑情遵宪法，入德训者矣。

汉之末世，吴之晚年，则不然焉。望冠盖以选用，任朋党之华誉，有师友之名，无拾遗之实。匪唯无益，乃反为损。故其所讲说，非道德也；其所贡进，非忠益也。唯在於新声艳色，轻体妙手，评歌讴之清浊，理管弦之长短，相狗马之剿骛，议遨游之处所，比错途之好恶，方雕琢之精粗，校弹棋樗蒲之巧拙，计渔猎相掊之胜负，品藻妓妾之妍蚩，指摘衣服之鄙野，争骑乘之善否，论弓剑之疏密。招奇合异，至於无限，盈溢之过，日增月甚。

其谈宫殿，则远拟瑶台琼室，近效阿房林光，以千门万户为局促，以昆明太液为浅陋，笑茅茨为不肖，以土阶为朴马矣。民力竭於功役，储蓄靡於不急，起土山以准嵩霍，决渠水以象九河；登凌霄之华观，辟云际之绮窗。淫音噪而惑耳，罗袂挥而乱目，濮上北里，迭奏迭起；或号或呼，俾昼作夜。流连於羽觞之间，沈沦乎弦节之侧。

或建翠翳之青葱，或射勇禽於郊坰，驰轻足於嶮峻之上，暴僚隶於盛日之下，举火而往，乘星而返，机事废而不修，赏罚弃而不治。或浮文艘於滉瀟，布密网於绿川，垂香饵於涟潭，纵擢歌於清渊，飞高缴以下轻鸿，引沈纶以拔潜鳞；或结置罟於林麓之中，合重围於山泽之表，列丹雘於丰草，骋逸骑於平原，纵卢猎以噬狡兽，飞轻鹞以鸷翔禽，劲弩殪狂兕，长戟毙熊虎。如此，既弥年而不厌，历载而无已矣。

而又加以四时请会，祖送庆贺，要思数之密客，接执贄之嘉宾。人间之务，密勿罔极。是以雅正稍远，遨逸渐笃。其去儒学，缅乎邈矣。能独见崇替

之理，自拔沦溺之中，舍败德之险途，履长世之大道者，良甚鲜矣。嗟乎！此所以保国安家者至稀，而倾挠泣血者无算也。

今圣明在上，稽古济物，坚堤防以杜决溢，明褒贬以彰劝沮；想宗室公族，及贵门富年，必当竞尚儒术，撙节艺文，释老庄之意(意字衍)不急，精六经之正道也。

君道卷第五

抱朴子曰：清玄剖而上浮，浊黄判而下沈。尊卑等威，於是乎著。往圣取诸两仪，而君臣之道立；设官分职，而雍熙之化隆。君人者，必修诸己以先四海，去偏党以平王道，遣私情以标至公，甄宇宙以笼万殊。真伪既明於物外矣，而兼之以自见；听受既聪於接来矣，而加之以自闻。仪决水以进善，钩绝弦以黜恶，昭德塞违，庸亲昵贤，使规尽其圆，矩竭其方，绳肆其直，斤效其斫。器无量表之任，才无失授之用。

考名责实，屡省勤恤，树训典以示民极，审褒贬以彰劝沮，明检齐以杜僭滥，详直枉以违晦吝。其与之也，无叛理之幸；其夺之也，有百氏之掩。匠之以六艺，轨之以忠信，莅之以慈和，齐之以礼刑。扬仄陋以促沈抑，激清流以澄臧否。使物无诡道，事无非分。立朝牧民者，不得侵官越局；推毂即戎者，莫敢惮危顾命。悦近以怀远，修文以招携。阜百姓之财粟，阐进德之广途，杜机伪之繁务(下有脱文)，则明罚敕法，哀敬折狱；淳化洽，则匿瑕藏疾，五教在宽。

外总多士於文武，内建维城之穆属，使亲疏相持，尾为身干。枝虽茂而无伤本之忧，流虽盛而无背源之势。石磐岳峙，式遏覬觎。见三苗之倾殄，则知川源之未可恃也；睹翳幽之不守，则觉严*峻之不足赖也。夫江汉犹存，而强楚虏辱；剑阁自如，而子阳赤族。四岳三涂土，实不一姓；金城汤池，未若人和。守在海外，匪山河也。

是以贤君抱(有脱文)惧不足，而改过恐有余。谋当计得，犹思危而弗休焉；战胜地广，犹戒盈而夕惕焉。象浑穹以遐煮，式坤厚以广载。运重光以表微，致远思乎未兆。资春景以姬煦，范秋霜以肃物。言州谿以校同异，平衡以铨群言。虚己以尽下情，推功以劝将来。御之以术，则终始可竭也；整之以度，则叁差可齐也。嶷若阊风之凌霄，而诸下不得以轻重料焉；窈若玄渊之万仞，则近侍不能以少多量焉。然则君之流源不穷，而百僚之才力毕陈矣；我之涯畔无外，而彼之斤两可限矣。

发号吐令，则车訇若雷霆之激响，而不为邪辩改其正。画法创制，则炳若

七曜之丽天，而不以爱恶曲其情。宏略远罩，则藹若密云之高结。居贞成务，则确若嵩岱之根地。料倚伏於未萌之前，审毁誉於巧言之口。不使敦朴散於雕伪，不使一体浇於二端。虽能独断，必博纳乎刍蕘；虽务含弘，必清耳於浸润。

民之饥寒，则哀彼责此；百姓有罪，则谓之在予。嘉祥之臻，则念得神之佑；或逢天之怒，则思桑林之引咎。不吝改弦於宜易之调，不耻反迷於朝过之途。虎眄以警密，麟跂以接疏。路无击壤之叟，则羞闻和音之作；民有不粒之匱，则愧临方丈之膳。处飞阁之概天，则惧役夫之劳瘁；茹柔嘉之旨月色，则忧敬授之失时；聆管弦之宴羨，则戚逸乐之有过；瞻藻丽之辨粲，则虑赋敛之惨烈。遵放勋之粗裘，准卫文之大帛；追有夏之卑宫，识露台之不果；鉴章华之召灾，悟阿房之速祸。

诰誓则念依时之失信。耽玩则觉褒姒之惑我。征伐则量力度时，不令百里有号泣之愤；诛戮则遗情任理，不使鸱夷有抱枉之魂。鉴操彤之杜伯，惟人立之呼豕。废嫡则戒晋献之巨惑。立庶则念刘表之殄祀。草鬼畋则乐失兽而得士，识驰网而悦远，偏爱则虑袖蜂之谤巧，飞燕之专宠。独任则悟鹿马之作威，恭显之恶直。纳策则思汉祖之吐哺，孝景之诛错。

旨甘之进，则疏仪狄。容悦姑息，则沈湎激。除蒸子之谄，亲放麋之仁。鉴白龙以辍轻脱，观羸(原脱一字)以节无饘。防人彘之变於六宫之中，止汗血之求於绝域之外。除恶犬以遏酒酗之患，市马骨以招追风之骏。轼怒蛙以以劝勇，避螳螂以励武。聆公庐之谗言，容保甲之正直。剔腹背无益之毛，揽六翮凌虚之用。烹如簧以谥司原之箴，折菀萁以迪梁伯之美。放丹姬以弭婉变之迷，退子瑕以杜余桃之惑。藏渊中之鱼，操利器之柄。勿惮徙薪之烦，以省焦烂之费。鼓廉耻之陶冶，明考试之准的。

怒不越法以加虐，喜不逾宪以厚遗。割情於所爱，而有犯者无赦；辨善於所憎，而有劳者不遗。倾下(原脱一字)以纳忠，闻逆耳而不讳。广乞言於诽谤，虽委抑而不距。掩细瑕而录大用，忘近恶而念远功，使夫曹刿孟明有修来之效，魏尚张敞立雪耻之绩。身钩之贼臣，著匡合之弘勋；释缚之左车，吐止戈之高策。则鸛泉化为鸳鸾，邪伪变成忠贞。芒颖秀於斥卤，夜光起乎泥滓。剡锐载胥，九功允谐，西面逡巡，以延师友之才；尊事老叟，以敦孝悌之行。

是以渊蟠者仰赴，山栖者俯集。炳蔚内弼，九虎闕外御。政得於上，而物倾於下；惠发乎迩，而泽迈乎远。明哲宣力於攸莅，黔庶让畔於藪泽。尔乃蠲滋章之法令，振大和之清风。蒲轮玉帛，以抽丘园之俊民；元岂毕集，以究论道之损益。减牧羊之多人，反不酤之至醇，张仁让之闾，杜华竞之津，旌义正之操，弘道素之格。使附德者若潜萌之悦甘雨，见归者犹行潦之赴大川。黎民

安之，若绿叶之缀修柯；左衽仰之，若众星之系北辰。

是以七政不乱象於玄极，寒温不谬节而错集。四灵备觐，芝华灼粲。甘露淋漓以霄附，嘉穗婀娜而盈箱。。丹魃逐於神潢，玄厉拘於广朔。百川无沸腾之异，南箕谧偃禾之暴，物无诡时之凋，人无嗟慨之响。圉圉虚陈，五刑寢厝。正朔所不加，冕绅所不暨，毡裘皮服，山栖海窜，莫不含欢革面，感和重译，灵禽贡於彤庭，瑶环献自西极。员首遽善，犹氤氲之顺劲风；要荒承指，若响亮之和绝音。诚升降之盛致，三五之轨躅也。故能固庙祧於罔极，繁本枝乎百世矣。

夫根深则末盛矣，下乐则上安矣。马不调，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；民不附，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。马极则变态生，而倾僂惟忧矣；民困则多离叛，其祸必振矣。可不战战以待旦乎！可不栗栗而虑危乎！人主不澄思於治乱，不深鉴於亡徵，虽盼百寻之秋毫，耳精八音之清浊，文则琳琅堕於笔端，武则钩铭摧於指掌，心苞万篇之诵，口播涛波之辩，犹无补於土崩，不救乎瓦解也。何者不居其大，而务其细，滞乎下人之业，而暗元本之端也。

诚能事过乎丛，临深履冰，居安不忘乘奔之戒，处存不废虑亡之惧，操纲领以整毛目，握道数以御众才，韩白毕力以折冲，萧曹竭能以经国，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，谋夫协思进其长算；则人主虽从容玉房之内，逍遥云阁之端，羽爵腐於甘醪，乐人疲於拚舞，犹可以垂拱而任贤，高枕以责成。何必居茅茨之狭陋，食薄味之大羹，躬监门之劳役，怀损命之辛勤，然後可以惠流苍生，道洽海外哉！

昏惑之君，则不然焉。其为政也，或仁而不断，朱紫混漫，正者不赏，邪者不罚。或苛猛惨酷，或纯威无恩，刑过乎重，不恕不逮。根露基颓，危犹巢幕，而自比於天日，拟固於泰山，谓克明俊德者不难及，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。於是无罪无辜，淫刑以逞，民不见德，唯戮是闻。

官人则以顺志者为贤，擢才则以近习者为前。上宰鼎列，委之母後之族；专断顾问，决之阿谄之徒。所扬引则远九族外亲，而不简其器干；所信仗则在於琐才曲媚，而憎乎方直；所抑退则从雷同，而不察之以情；所宠进则任美谈，而不考其绩用。掌要治民之官，御戎专征之将，或贪污以坏所在矣，或营私以乱朝廷矣，或懦弱以败庶事矣，或恒怯以失军利矣。终於不觉，不忍黜斥，犹加亲委，冀其晚效。器小任大，遂及於祸。良才远量无援之士，或披褐而朝隐，或沈沦於穷否，怀道括囊，民力莫由，陵替之灾，所以多有也。

又经典规戒，弗闻弗览，玩弄褻宴，是耽是务。高楼观而下道德，广苑囿而狭招纳，深池沼而浅恩信，悦狗马而恶蹇谔，贵珠玉而贱智略，丰绮紈而约惠泽，缓赈济而急聚敛，勤畋弋而忽稼穡，重兼并而轻民命，进优倡而退儒雅

，厚嬖幸而薄战士，流声色而忘庶事，先酣游而後听断，数苦役而疏犒赐，工造费好不急之器，圈聚食肉靡谷之物。然则危亡不可以怨天，微弱不可以尤人也。夫吉凶由己，汤武岂一哉

昔周文掩未埋之骨，而天下称其仁。殷纣剖比干之心，而四海疾其虐。望在具瞻，毁誉尤速。得失之举，不在多也。凡誉重则蛮貊归怀，而不可以虚索也；毁积即华夏离心，而不可以言救也。是以小善虽无大益，而不可不为；细恶虽无近祸，而不可不去也。

若乃肆情纵欲，而不与天下共其乐，故有忧莫之恤也。削基憎峻，而不觉下堕则上崩，故倾颓莫之扶也。於是辔策去於我手，神物假而不还，力勤财匮，民不堪命，众怨於下，天怒於上，田成盗全齐於帷幄，姬昌取有二於西邻，陈吴之徒，奋剑而大呼，刘项之伦，挥戈而飏骇，云梯乘於百雉之上，皓刃交於象魏之下，飞锋内荐，禁兵外溃，而乃忧悲以思邈世之大贤，拥彗以延岩栖之智士，慕伊吕於嵩岫，招孙吴於草莱，拜昌言而无所，思嘉算而莫问，犹大厦既燔，而运水於沧海，洪潦凌室，而造船於长洲矣。

夫巍巍之称，不可骄吝构；而东岳之封，未易以恣欲修也。上圣兼策载驰，犹惧不逮前；而庸主缓步按辔，而自以为过之。或於安而思危，或在险而自逸。或功成治定，而匪怠匪荒，或缀旒累卵，而不觉不寤。不有辛癸之没溺，曷用贵钦明之高济哉念兹在兹，庶乎庶乎！

臣节卷第六

抱朴子曰：昔在唐虞，稽古钦明，犹俟群後之翼亮，用臻巍巍之成功。故能熙帝之载，庶绩敷凝，四门穆穆，百揆时序，蛮夷无猾夏之变，阿阁有鸣凤之巢也。喻之元首，方之股肱，虽有尊卑之殊，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。

君必度能而授者，备乎覆食束之败；臣必量才而受者，故无流放之祸。夫如影如响，俯伏惟命者，偷容之尸素也。违令犯颜，蹇蹇匪躬者，安上之民翰也。先意承指者，佞谄之徒也；匡过弼违者，社稷之鲠也。必将伏斧金质而正谏，据鼎鑊而尽言。忠而见疑，诤而不得者，待放可也；必死无补，将增主过者，去之可也。

其动也，匪训典弗据焉；其静也，匪宪章弗循焉。请托无所容，申绳不顾私。明刑而不滥乎所恨，审赏而不加乎附己。不专命以招权，不含洿而谈洁。进思尽言以攻谬，退念推贤而不蔽。夙兴夜寐，戚庶事之不安也；俭躬约志，若策奔於薄冰也。

纳谋贡士，不宣之於口；非义之利，不栖之乎心。立朝则以砥矢为操，居

己则以羔羊为节。当危值难，则忘家而不顾命。擎衡执铨，则平怀而无彼此。仪萧曹之指挥，羨张陈之奇画，追周勃之尽忠，准二鲍之直视，蹈婴弘之节从，执恬毅之守终，甘此离纪炙身之分，戒彼韩英失忠之祸。出不辞劳，入不数功，归勋引过，让以先下，专诚祗栗，恒若天威之在颜也；宵夙虔竦，有如汤鑊之在侧也。

负荷寄托，则以伊周为师表；宣力四方，则以吉召为轨仪；送往视居，则竭忠贞而不迂回；搏噬干纪，则若鹰鹯之鸷鸟雀；蕃捍疆场，则慕魏绛李牧之高踪；莅众抚民，则希文翁信臣之德化。夫忠至者无(原脱一字)以为国，况怀智以迷上乎义督者灭祀而无惮，况黜辱之敢辞乎故能保劳贵以显亲，托良哉於輿歌。昆吾彝器，能者镌勋。皋陶後稷，亦何人哉！

抱朴子曰：人臣勋不弘，则耻俸禄之虚厚也；绩不茂，则羞爵命之妄高也。履信思顺，天人攸赞；畏盈居谦，乃终有庆。举足则蹈道度，抗手则奉绳墨，褒崇虽淹留，而悔辱亦必远矣。若夫损上以附下，废公以营私，阿媚曲从，以水济水，君举虽谬，而谄笑赞善。数进玩好，陷主於恶。巧言毁政，令色取悦，上蔽人主之明，下杜进贤之路；外结出境之交，内树背公之党。虽才足饰非，言足文过，专威若赵高，擅朝如董卓，未有不身膏剡锋，家糜汤火者也。然而愚瞽舍正即邪，违真倡伪，亲览倾僨，不改其轨，殃祸之集，匪降自天也。

抱朴子曰：臣喻股肱，则手足也。履冰执热，不得辞焉。是以古人方之於地，掘之则出水泉，树之则秀百谷；生者立焉，死者入焉。功多而不望赏，劳瘁而不敢怨。审识斯术，保己之要也。

抱朴子曰：臣职分则治，统广则多滞。非责获之壮，不可以举兼人之重；非万夫之特，不可以总异官之局。韩侯所以罪侵冒之典，子元所以惧不胜之祸也。若乃才力绝伦，文武兼允，入有腹心之高算，出有折冲之远略，虽事殷而益举，两循而俱济，舍之则彝伦斲，委之而无其人者，兼之可也；非此器也，宜自忖引，辕若载重，鲜不及矣。常人贪荣，不虑後患，身既倾溺，而祸逮君亲，不亦哀哉！人皆辞斧斤所未开，而莫让摄官所不堪。嗟乎！陈李所以作戒於力少，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。

良规卷第七

抱朴子曰：翔集而不择木者，必有离罟之禽矣。出身而不料时者，必有危辱之士矣。时之得也，则飘乎犹应龙之览景云；时之失也，则荡然若巨鱼之枯崇陆。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，隐其身而有为也。若乃高岩将賁，非细缕所

綴；龙门沸腾，非掬壤所遏。则不苟且於乾没，不投险於侥幸矣。

抱朴子曰：周公之摄王位，伊尹之黜太甲，霍光之废昌邑，孙綝之退少帝，谓之舍道用权，以安社稷。然周公之放逐狼跋，流言载路；伊尹终於受戮，大雾三日；霍光几於及身，家亦寻灭，孙綝桑荫未移，首足异所。皆笑音未绝，而号咷已及矣。

夫危而不持，安用彼相争臣七人，无道可救。致令王莽之徒，生其奸变，外引旧事以饰非，内包豺狼之祸心，由於伊霍，基斯乱也。将来君子，宜深兹矣。夫废立之事，小顺大逆，不可长也。召王之谪，已见贬抑。况乃退主，恶其可乎！此等皆计行事成，徐乃受殃者耳。若夫阴谋始权，而贪人卖之，赤族殄祀；而他家封者，亦不少矣。

若有奸佞翼成骄乱，若桀之干辛推哆，纣之崇恶来，厉之党也，改置忠良，不亦易乎除君侧之众恶，流凶族於四裔，拥兵持疆，直道守法，严操柯斧，正色拱绳，明赏必罚，有犯无赦，官贤任能，唯忠是与，事无专擅，请而後行；君有违谬，据理正谏。战战兢兢，不忘恭敬，使社稷永安於上，己身无患於下。功成不处，乞骸告退，高选忠能，进以自代，不亦绰有余裕乎何必夺至尊之玺绂，危所奉之见主哉！

夫君，天也，父也。君而可废，则天亦可改，父亦可易也。功盖世者不赏，威震主身危。此徒战胜攻取，勋劳无二者，且犹鸟尽而弓弃，兔讫而犬烹。况乎废退其君，而欲後主之爱己，是奚异夫为人子而举其所生捐之山谷，而取他人养之，而云我能为伯瑜曾叁之孝，但吾亲不中奉事，故弃去之。虽日享三牲，昏定晨省，岂能见怜信邪

霍光之徒，虽当时增班进爵，赏赐无量，皆以计见崇，岂斯人之诚心哉夫纳弃妻而论前媚之恶，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，凡人庸夫，犹不平之。何者重伤其类，自然情也。故乐羊以安忍见疏，而秦西以过厚见亲。而世人诚谓汤武为是，而伊霍为贤，此乃相劝为逆者也。

又见废之君，未必悉非也。或辅翼少主，作威作福，罪大恶积，虑於为後患；及尚持势，因而易之，以延近局之祸。规定策之功，计在自利，未必为国也。取威既重，杀生决口。见废之主，神器去矣，下流之罪，莫不归焉。虽知其然，孰敢形言无东牟朱虚以致其计，无南史董狐以证其罪，将来今日，谁又理之独见者乃能追觉桀纣之恶不若是其恶，汤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。

方策所载，莫不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天不可讎。大圣著经，资父事君。民生在三，奉之如一。而许废立之事，开不道之端，下陵上替，难以训矣。俗儒沈沦鲍肆，困於诡辩，方论汤武为食马肝，以弹斯事者，为不知权之为变，贵於起善而不犯顺，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。

而前代立言者，不析之以大道，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锋之端，登方崩之山，非所以延年长世，远危之术。虽策命暂隆，弘赏暴集，无异乎牺牛之被纹绣，渊鱼之爱莽麦，渴者之资口於云日之酒，饥者之取饱於郁肉漏脯也。而属笔者皆共褒之，以为美谈，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，使人悒而永慨者也。

或谏余以此言为伤圣人，必见讥贬。余答曰：“舜禹历试内外，然後受终文祖。虽有好伤，圣人者岂能伤哉！昔人严延年廷奏霍光为不道，於时上下肃然，无以折也。况吾为世之诫，无所指斥，何虑乎常言哉！”

时难卷第八

抱朴子曰：尽节无隐者，可为也。若夫使言必纳而身必安者，须时。时之否也。夫奸凶之徒妒所不逮，拥上抑下，恶直丑正，忧畏公方之弹击邪枉，是以务除胜己以纾其诛。明主不世而出，庸君迷於皂白，既不能受用忠益，或乃宣泄至言。於是弘恭石显之徒，饰巧辞以构象似，假至公以售私奸。令献长生之术者，反获立死之罪；进安上之计者，旋受危身之祸。故曰：非言之难也，谈之时难也。

夫以贤说圣，犹未必即受，故伊尹干汤，至於七十也。以智告愚，则必不入，故文谏纣，终不纳也。言不见信，犹之可也。若乃李斯之诛韩非，庞涓之刖孙臆，上官之毁屈平，袁盎之中晁错，不可胜载也。为臣不易，岂一途也哉！盖往而不反者，所以功在身後；而藏器俟时者，所以百无一遇。高勋之臣旷代而一有；陷冰之徒，委积乎史策。悲夫，时之难遇也，如此其甚哉！由兹以言，吾知渭滨吕尚之俦，岩间传说之属，怀其王佐之器，抱其邈世之材，秉竿拥筑，老死於庸儿之伍，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，必不訾矣。

官理卷第九

抱朴子曰：騶騏之骋逸迹，由造父之御也；禹稷之序百揆，遭唐虞之主也。故能不劳而千里至，揖让而颂声作。若乃臧否之乘驪驎，殷辛之临三仁，欲长驱轻骛，则轡急辕逼，欲尽规竭忠，则祸如发机。所以车倾於险途，国覆而不振也。故良骏败於拙御，智士蹶於暗世。仲尼不能止鲁侯之出，晏婴不能遏崔杼之乱。其才则是，主则非也。

夫君犹器也，臣犹物也，器小物大，不能相受矣。髻孺背千金而逐蛭虻，越人弃八珍而甘蛙黾，即患不赏好，又病不识恶矣。夫不用，则虽珍而不贵矣；莫与，则伤之者必至。昔卫灵听圣言而数惊，秦孝闻高谈而睡寐，而欲缉

隆平之化，收良能之勋，犹却行以逐驰，适楚而道燕也。

务正卷第十

抱朴子曰：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测之深，玄圃崇本石以致极天之峻。大夏凌霄，赖群橑之积；轮曲辕直，无可阙之物。故元凯之佐登，而格天之化洽；折冲之才周，则逐鹿之奸寝。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与，卫灵所以虽骄恣而不危也。

众力并，则万钧不足举也；群智用，则庶绩不足康也。故繁足者死而不弊，多士者乱而不亡。然剑戟不长於缝缉，锥钻不可以击断，牛马不能吠守，鸡犬不任驾乘。役其所长，则事无废功；避其所短，则世无弃材矣。

贵贤卷第十一

抱朴子曰：舍轻艘而涉无涯者，不见其必济也；无良辅而羡隆平者，未闻其有成也。鸿鸾之凌虚者，六翮之力也；渊虬之天飞者，云雾之偕也。故招贤用者，人主之要务也；立功立事者，髦俊之所思也。若乃乐治定而忽智士者，何异欲致远途而弃骐驎哉！

夫拔丘园之否滞，举遗漏之幽人，职尽其才，禄称其功者，君所以待贤者也；勤夙夜之在公，竭心力於百揆，进善退恶，知无不为者，臣所以报知己也。世有隐逸之民，而无独立之主者，士可以喜遁而无忧，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。是以传说吕尚不汲汲於闻达者，道德备则轻王公也。而殷高周文乃梦想乎得贤者，建洪勋必须良佐也。

患於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乎妇人之手，不识稼穡之艰难，不知忧惧之何理，承家继体，蔽乎崇替。所急在乎侈靡，至务在乎游晏，般於畋猎，湎於酣乐，闻淫声则惊听，见艳色则改视。役聪用明，止此二事。鉴澄人物，不以经神，唯识玩弄可以悦心志，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。犀象珠玉，无足而至自万里之外；定倾之器，能行而沦乎四境之内。二竖之疾既据而募良医，栋桡之祸已集而思谋夫，何乎火起乃穿井，觉饥而占田哉！夫庸隶犹不可以不拊循而卒尽其力，安可以无素而暴得其用哉

任能卷第十二

或曰：“尾大於身者，不可掉；臣贤於君者，不可任。故口不容而强吞之

者必哽，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见轻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诡哉，言乎！昔者荆子总角而摄相事，实赖二十五老，臻乎惠康。子贱起家而治大邦，实由胜己者多，而招其弘益。齐桓杀兄而立，鸟兽其行，被发彝酒，妇闻三百，委政仲父，遂为霸宗；夷吾既终，祸乱亟起。鲁用季子二十余年，内无秕政，外无侵削；人之亡没，殄瘁响集。岂非才所不逮，其功如彼；自任其事，其祸如此乎！”

“汉高决策於玄帷，定胜乎千里，则不如良平；治兵多而益善，所向无敌，则不如信布；兼而用之，帝业克成。故疾步累趋，未若托乘乎逸足；寻飞逐走，未若假伎乎鹰犬。夫劲弩难馘，而可以摧坚逮远；大舟难乘，而可以致重济深；猛将难御，而可以折冲拓境；高贤难临，而可以攸叙彝伦。

“昔鲁哀庸主也，而仲尼上圣，不敢不尽其节；齐景下才也，而晏婴大贤，不敢不竭其诚。岂有人臣当与其君校智力之多少，计局量之优劣，必须尧舜乃为之役哉！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，此亦达者之用心也。”

钦士卷第十三

抱朴子曰：由余在戎，而秦穆惟忧。楚杀得臣，而晋文乃喜。乐毅出而燕坏，种蠡入而越霸。破国亡家，失士者也。岂徒有之者重，无之者轻而已哉！柳惠之墓，犹挫元寇之锐，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隐，犹退践境之攻，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，使劲虏振慑。孔明之尸，犹令大国寝锋。以此御侮，则地必不侵矣；以此率师，则主必不辱矣。

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穷巷，扬滞羽於瘁林，飞翹车於河梁，辟四门而不倦，不吝金璧，不远千里，不惮屈己，不耻卑辞，而以致贤为首务，得士为重宝。举之者受上赏，蔽之者为窃位。

故公旦执贄於白屋，秦邵拜昌於张生。邹子涉境，而燕君拥彗；庄周末食，而赵惠竦立。晋平接亥唐，脚痹而坐不敢正；齐任之造稷丘，虽频繁而不辞其劳。楚王受笞於保申，□简去甲於公庐，彼虽降高抑满，以贵下贱，终亦并目以远其明，假耳以广其聪。龙腾虎踞，宜其然也。

用刑卷第十四

抱朴子曰：莫不贵仁，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；莫不贱刑，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。或云：“明後御世，风向草偃。道洽化醇，安所用刑”余乃论之曰：“夫德教者，黼黻之祭服也；刑罚者，捍刃之甲冑也。若德教治狡暴，犹以

黼黻御剡锋也；以刑罚施平世，是以甲升庙堂也。故仁者养物之器，刑者惩非之具，我欲利之，而彼欲害之，加仁无悛，非刑不止。刑为仁佐，於是可知也。

譬存玄胎息，呼吸吐纳，含景内视，熊经鸟伸者，长生之术也。然艰而且迟，为者鲜成，能得之者，万而一焉。病笃痛甚，身困命危，则不得不攻之以针石，治之以毒烈。若废和鹊之方，而慕松乔之道，则死者众矣。仁之为政，非为不美也。然黎庶巧伪，趋利忘义。若不齐之以威，纠之以刑，远羨羲农之风，则乱不可振，其祸深大。以杀止杀，岂乐之哉！

“八卦之作，穷理尽性，明罚用狱，著於《噬嗑》；系以徽纆，存乎《习坎》。然用刑其来尚矣。逮於轩辕，圣德尤高，而躬亲征伐，至於百战，僵尸涿鹿，流血阪泉，犹不能使时无叛逆，载戢干戈。亦安能使百姓皆良，民不犯罪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唐虞之盛，象天用刑，窜殛放流，天下乃服。汉文玄默，比隆成康，犹断四百，鞭死者多。夫匠石不舍绳墨，故无不直之木。明主不废戮罚，故无陵迟之政也。

“盖天地之道，不能纯仁，故青阳阐陶育之和，素秋厉肃杀之威，融风扇则枯瘁摅藻，白露凝则繁英凋零。是以品物阜焉，岁功成焉。温而无寒，则蠕动不蛰，根植冬荣。宽而无严，则奸宄并作，利器长守。故明赏以存正，必罚以闲邪。劝沮之器，莫此之要。观民设教，济其宽猛，使懦不可狎，刚不伤恩。五刑之罪，至於三千，是绳不可曲也；司寇行刑，君为不举，是法不可废也。绳曲，则奸回萌矣；法废，则祸乱滋矣。

“亡国非无令也，患於令烦而不行；败军非无禁也，患於禁设而不止。故众慝弥蔓，而下黷其上。夫赏贵当功而不必重，罚贵得罪而不必酷也。鞭朴废於家，则僮仆怠惰；征伐息於国，则群下不虔。爱待敬而不败，故制礼以崇之；德须威而久立，故作刑以肃之。班倕不委规矩，故方圆不戾於物；明君不释法度，故机诈不肆其巧。唐虞其仁如天，而不原四罪；姬公友於兄弟，而不赦二叔。仲尼之诛正卯，汉武之杀外甥，垂泪惜法，盖不获已也。

，。故诛一以振万，损少以成多，方之栲发，则所利者众；比於割疽，则所全者大。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，以痊病也；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，以救弊也。六军如林，未必皆勇。排锋陷火，人情所惮。然恬颜以劝之，则投命者鲜；断斩以威之，则莫不奋击。故役欢笑者，不及叱咤之速；用诱悦者，未若刑戮之齐。

是以安於感深谷而严其法，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。夫以其所畏，禁其所玩，峻而不犯，全民之术也。明治病之术者，杜未生之疾；达治乱之要者，遏将来之患。若乃以轻刑禁重罪，以薄法卫厚利，陈之滋章，而犯者弥多，有似穿

阱以当路，非仁人之用怀也。

“善为政者，必先端此以率彼，治亲以整疏，不曲法以行意，必有罪而无赦。若石石昔之割爱以灭亲，晋文之忍情以斩颡。故仁者，为政之脂粉；刑者，御世之辔策；脂粉非体中之至急，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。肃恭少怠，则慢惰已至；威严暂弛，则群邪生心。当怒不怒，奸臣为虎；当杀不杀，大贼乃发。水久坏河，山起咫尺。寻木千丈，始於毫末；钻燧之火，勺水可灭；鹄卵未孚，指掌可縻。及其乘冲飏而燎巨野，奋六羽以凌朝霞，则虽智勇不能制也。

故明君治难於其易，去恶於其微，不伐善以长乱，不操柯而犹豫焉。然则刑之为物，国之神器，君所自执，不可假人，犹长剑不可倒捉，巨鱼不可脱渊也。乃崇替之所由，安危之源本也。田常之夺齐，六卿之分晋，赵高之弑秦，王莽之篡汉，履霜逮冰，由来渐矣。或永叹於海滨，或拊心乎望夷，祸延宗祧，作戒将来者，由乎慕虚名於住古，忘实祸於当己也。”

或人曰：“刑辟之兴，盖存叔世。立人之道，唯仁与义。我清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，烹鲜之戒，不欲其烦。宽以爱人则得众，悦以使人则下附。故孟子以体仁为安，扬子云谓申韩为屠宰。夫繁策急辔，非造父之御；严刑峻罚，非三五之道。故有虞手不指挥，口不烦言，恭己南面，而治化雍熙矣。宓生政以率俗，弹琴咏诗，身不下堂，而渔者宵肃矣。

必能厚惠薄敛，救乏擢滞，举贤任才，劝穡省用，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，陶之以成均，治之以庠序。化上而兴善者，必若靡草之逐惊风；洗心而革面者，必若清波之涤轻尘。朝有德让之群後，野无犯礼之轨躅。園土可以虚芜，楚革可以永格，何必赏罚可以为国乎！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《易》称“明罚敕法”，《书》有“哀矜折狱”。爵人於朝，刑人於市，有自来矣，岂从叔世！多仁则法不立，威寡则下侵上。夫法不立，则庶事汨矣；下侵上，则逆节明矣。至醇既浇於三代，大朴又散於秦汉，道衰於畴昔，俗薄乎当今，而欲结绳以整奸欺，不言以化狡猾，委辔策而乘奔马於险途，舍柁櫓而泛虚舟以凌波，盘旋以逐走盗，揖让以救灾火，斩晁错以却七国，舞干戈以平赤眉，未见其可也！

“盖三皇步而五常骤，霸王以来，载驰载骛。当其弊也，吏欺民巧，寇盗公行，髡钳不足以惩无耻，族诛不能以禁觊觎。重目以广视，累耳以远听，抗烛以理滞事，焦心以息奸源，而犹市朝有呼嗟之音，边鄙有不闻之枉。

作威作福者，或发乎瞻视之下；凶家害国者，或构乎萧墙之内。而欲以太昊之道，治偷薄之俗；以画一之歌，救鼎涌之乱，非识因革之随时，明损益之变通也。所谓刻舟以摸遗剑，叁天而射五步，攒犀兕之甲，以涉不测之渊；拚却寒之裘，以御郁隆之暑，踵之解除，颐之搔背，其为愤愤，莫此之剧矣！

“但当先令而後诛，得情而勿喜，使伯氏无怨於失邑，虞芮知耻而无讼耳。若强暴掩容，操绳而不憚，诱於含垢，莫蔓而不除，恃藏疾之大言，忘膏肓之近急，何异焦喉之渴切身，而遥指沧海於万里之外，滔天之水已及，而方造舟於长洲之林，安得免夸父之祸，脱沦水之害哉！”

世人薄申韩之实事，嘉老庄之诞谈。然而为政莫能错刑，杀人者原其死，伤人者赦其罪，所谓土木半瓦截，无救朝饥者也。道家之言，高则高矣，用之则弊，辽落迂阔，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，巨象不可使鼠，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，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也。

若行其言，则当燔桎梏，堕囹圄，罢有司，灭刑书，铸干戈，平城池，散府库，毁符节，撤关梁，掎衡量。胶离朱之目，塞子野之耳。泛然不系，反乎天牧；不训不营，相忘江湖。朝廷阒而若无人，民则至死不往来。可得而论，难得而行也。

“俗儒徒闻周以仁兴，秦以严亡，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，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。

昔周用肉刑，刖足剕鼻。盟津之令，後至者斩，毕力赏罚，誓有孥戮。考其所为，未尽仁也。及其叔世，罔法玩文，人主苛虐，号令不出宇宙，礼乐征伐，不复由己。群下力竞，还为长蛇。伐本塞源，毁冠裂冕。或沈之於汉，或流之一穽。失柄之败，由於不严也。

秦之初兴，官人得才。卫鞅由余之徒，式法於内；白起王翦之伦，攻取於外。兼弱攻昧，取威定霸，吞噬四邻，咀嚼群雄，拓地攘戎，龙变龙视，实赖明赏必罚，以基帝业。降及杪季，骄於得意，穷奢极泰。加之以威虐，筑城万里，离宫千余，锺鼓女乐，不徒而具。骊山之役，太半之赋，闾左之戍，坑儒之酷，北击猋狁，南征百越，暴兵百万，动数十年。天下有生离之哀，家户怀怨旷之叹。白骨成山，虚祭布野。徐福出而重号口兆之讎，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。天下欲反，十室九空。其所以亡，岂由严刑此为秦以严得之，非以严失之也。

“且刑由刃也，巧人以自成，拙者以自伤，为治国有道而助之以刑者，能令慝伪不作，凶邪改志。若纲绝网紊，得罪於天，用刑失理，其危必速。亦犹水火者所以活人，亦所以杀人，存乎能用之与不能用。

“夫症瘕不除，而不修越人之术者，难图老彭之寿也。奸党实繁，而不严弹违之制者，未见其长世之福也。但当简於张之徒，任以法理世；选赵陈之属，季以案劾。明主留神於上，忠良尽诚於下，见不善则若鹰鹯之搏鸟雀，睹乱萌则若草雉田之芟芜秽。庆赏不谬加，而诛戮不失罪，则太平之轨不足迪。令而不犯，可庶几废刑致治，未敢谓然也。”

或曰：“然则刑罚果所以助教兴善，式曷轨忒也。若夫古之肉刑，亦可复与”

抱朴子曰：“曷为而不可哉！昔周用肉刑，积祀七百。汉氏废之，年代不如。至於改以鞭笞，大多死者。外有轻刑之名，内有杀人之实也。及於犯罪，上不足以至死，则其下唯有徒谪鞭杖，或遇赦令，则身无损；且髡其更生之发，挝其方愈之创，殊不足以惩次死之罪。今除肉刑，则死罪之下无复中刑在其间，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谪鞭杖，是轻重不得适也。又犯罪者希而时有耳，至於杀之则恨重，而鞭之则恨轻，犯此者为多。今不用肉刑，是次死之罪，常不见治也。

“今若自非谋反大逆，恶於君亲，及军临敌犯军法者，及手杀人者，以肉刑代其死，则亦足以惩示凶人。而刑者犹任坐役，能有所为，又不绝其生类之道，而终身残毁，百姓见之，莫不寒心，亦足使未犯者肃栗，以彰示将来，乃过於杀人。杀人，非不重也。然辜之三日，行埋弃之，不知者众，不见者多也。若夫肉刑者之为標戒也多。

昔魏世数议此事，诸硕儒达学，洽通殷理者，咸谓宜复肉刑，而意异者驳之，皆不合也。魏武帝亦以为然。直以二陲未宾，远人不能统至理者，卒闻中国刖人肢体，割人耳鼻，便当望风谓为酷虐，故且权停，以须四方之并耳。通人扬子云亦以为肉刑宜复也。但废之来久矣，坐而论道者，未以为急耳。”

审举卷第十五

抱朴子曰：华霍所以能崇极天之峻者，由乎其下之厚也；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，实赖股肱之良也。虽有孙阳之手，而无骐驎之足，则不得致千里矣。虽有稽古之才，而无宣力之佐，则莫缘凝庶绩矣。人君虽明并日月，神鉴未兆，然万机不可以独统，曲碎不可以亲总，必假目以遐览，借耳以广听，诚须有司，是康是赞。

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，以举才为首务，施玉帛於丘园，驰翘车於岩薮，劳於求人，逸於用能，上自槐棘，降逮皂隶，论道经国，莫不任职。恭己无为，而治平刑措；而化洽无外，万邦咸宁。设官分职，其犹构室，一物不堪，则崩桡之由也。然夫贡举之士，格以四科，三事九列，是之自出，必简标颖拔萃之俊，而汉之末叶，桓灵之世，柄去帝室，政在奸臣，网漏防溃，风颓教沮，抑清德而扬谄媚，退履道而进多财。力竞成俗，苟得无耻，或输自售之宝，或卖要人之书，或父兄贵显，望门而辟命；或低头屈膝，积习而见收。

夫铨衡不平，则轻重错谬；斗斛不正，则少多混乱；绳墨不陈，则曲直不

分，准格倾侧，则滓杂实繁。以之治人，则虐暴而豺贪，受取聚敛，以补买官之费；立之朝廷，则乱剧於棼丝。引用驽庸，以为党援，而望风向草偃，庶事之康，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，弦不调而索清音哉！何可不澄浊飞沉，沙汰臧否，严试对之法，峻贪夫之防哉！殄瘁攸阶，可勿畏乎

古者诸侯贡士，适者谓之有功，有功者增班进爵；贡士不适者谓之有过，有过者黜位削地。犹复不能令诗人谥大车素餐之刺，山林无伐檀置兔之贤。况举之无非才之罪，受之无负乘之患。衡量一失其格，多少安可复损乎夫孤立之翘秀，藏器以待贾；琐碌之轻薄，人事以邀速。夫唯待价，故顿沦於穷瘁矣；夫唯邀速，故佻窵而腾跃矣。

盖鸟鹄屯飞，则鸳凤幽集；豺狼当路，则麒麟遐遁。举善而教，则不仁者远矣；奸伪荣显，则英杰潜逝。高概耻与闾茸为伍，清节羞入饕餮之贯。举任并谬，则群贤括囊；群贤括囊，则凶邪相引；凶邪相引，则小人道长；小人道长，则梲杌比肩。颂声所以不作，怨嗟所以嗷嗷也。

高干长材，恃能胜己，屈伸默语，听天任命，穷通得失，委之自然，亦焉得不堕多党者之後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伦之士，非礼不动，山峙渊渟，知之者希，驰逐之徒，蔽而毁之，故思贤之君，终不知奇才之所在，怀道之人，愿效力而莫从。虽抱稷禹之器，资邈世之量，遂沈滞诣死，不得登叙也。而有党有力者，纷然鳞萃，人乏官旷，致者又美，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

灵献之世，阉官用事，群奸秉权，危害忠良。台阁失选用於上，州郡轻贡举於下。夫选用失於上，则牧守非其人矣；贡举轻於下，则秀孝不得贤矣。故时人语曰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。”又云：“古人欲达勤诵经，今世图官免治生。”盖疾之甚也。

於时悬爵而卖之，犹列肆也；争津者买之，犹市人也。有直者无分而径进，空拳者望途而收迹。其货多者其官贵，其财少者其职卑。故东园积卖官之钱，崔烈有铜臭之嗤。上为下效，君行臣甚。故阿佞幸，独谈亲容。桑梓议主，中正吏部，并为魁侏，各责其估。清贫之士，何理有望哉！是既然矣。又邪正不同，譬犹冰炭；恶直之人，憎於非党。刀尺颠到者，则恐人之议己也；达不由道者，则患言论之不美也。乃共构合虚诬，中伤清德，瑕累横生，莫敢救拔。

於是曾闵获商臣之谤，孔墨蒙盗跖之垢。怀正居贞者，填竿乎泥泞之中，而狡猾巧伪者，轩翥乎虹霓之际矣。而凡夫浅识，不辩邪正，谓守道者为陆沈，以履径者为知变。俗之随风而动，逐波而流者，安能复身於德行，苦思於学问哉！是莫不弃检括之劳，而赴用赂之速矣。斯诚有汉之所以倾，来代之所宜深鉴也。

或曰：“吾子论汉末贡举之事，诚得其病也。今必欲戒既往之失，避倾车之路，改有代之弦调，防法玩之或变，令濮上《巴人》，反安乐之正音，腠理之疾，无退走之滞患者，岂有方乎士有风姿丰伟，雅望有余，而怀空抱虚，干植不足，以貌取之，则不必得贤，徐徐先试，则不可仓卒。将如之何？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知人则哲，上圣所难。今使牧守皆能审良才於未用，保性履之始终，诚未易也。但共遣其私情，竭其聪明，不为利欲动，不为属托屈。所欲举者，必澄思以察之，博访以详之，修其名而考其行，校同异以备虚饰。令亲族称其孝友，邦闾归其信义。尝小仕者，有忠清之效，治事之干，则寸锦足以知巧，刺鼠足以观勇也。

“又，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，防其罪对之奸，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，吏加罚禁锢。其所举书不中者，刺史太守免官，不中左迁。中者多不中者少，後转不得过故。若受赇而举所不当，发觉有验者除名，禁锢终身，不以赦令原，所举与举者同罪。今试用此法，治一二岁之间，秀孝必多不行者，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。过此，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。

“又，诸居职，其犯公坐者，以法律从事；其以贪浊赃污为罪，不足死者，刑竟及遇赦，皆宜禁锢终身，轻者二十年。如此，不廉之吏，必将化为夷齐矣。若临官受取，金钱山积，发觉则自恤得了，免退则旬日复用者，曾史亦将变为盗跖矣。如此，则虽贡士皆中，不辞於官长之不良。”

或曰：“能言不必能行，今试经对策虽过，岂必有政事之才乎？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古者犹以射择人，况经术乎如其舍旃，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。夫丰草不秀瘠土，巨鱼不生小水，格言不吐庸人之口，高文不堕顽夫之笔。故披《洪范》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，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，省夷吾之书，而明其有拨乱之干，视不害之文，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。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，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，则亦不得暗蔽也。良将高第取其胆武，犹复试之以对策，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，要必愈於了不试也。

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，莫敢不勤学。但此一条，其为长益风教，亦不细矣。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，凡人息侥幸之求，背竞逐之末，归学问之本，儒道将大兴，而私货必渐绝，奇才可得而役，庶官可以不旷矣。”

或曰：“先生欲急贡举之法，但禁锢之罪，苛而且重，惧者甚众。夫急饬繁策，伯乐所不为；密防峻法，德政之所耻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夫骨填肉补之药，长於养体益寿，而不可以救日曷溺之急也。务宽含垢之政，可以莅敦御朴，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。虎狼见逼，不挥戈奋剑，而弹琴咏诗，吾未见其身可保也。燎火及室，不奔走灌注，而揖让盘旋，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。今与知欲卖策者论此，是与跖议捕盗也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今普天一统，九垓同风，王制政令，诚宜齐一。夫衡量小器，犹不可使往往有异，况人士之格，而可参差而无检乎江表虽远，密迩海隅，然染道化，率礼教，亦既千余载矣。往虽暂隔，不盈百年，而儒学之事，亦不偏废也。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，故人士之数，不得钧其多少耳。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，子游仲任之徒，亦未谢上国也。

昔吴土初附，其贡士见偃以不试。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，犹复不试，所以使东南儒业衰於在昔也。此乃见同於左衽之类，非所以别之也。且夫君子犹爱人以礼，况为其悝悝之父母邪！法有招患，令有损化，其此之谓也。今贡士无复试者，则必皆修饰驰逐，以竞虚名，谁肯复开卷受书哉所谓饶之适足以败之者也。

“自有天性好古，心悅艺文。学不为禄，味道忘贫，若法高卿周生烈者。学精不仕(疑有脱文)徇乎荣利者，万之一耳。至於甯越倪宽黄霸之徒，所以强自笃励於典籍者，非天性也，皆由患苦困瘁，欲以经术自拔耳。向使非汉武之世，则朱买臣严助之属，亦未必读书也。今若取富贵之道，幸有易於学者，而复素无自然之好，岂肯复空自勤苦，执洒埽为诸生，远行寻师问道者乎

兵兴之世，武贵文寝，俗人视儒士如仆虏，见经诰如芥壤者，何哉由於声名背乎此也。夫不用譬犹售章甫於夷越，徇髡蛇於华夏矣。今若遐迩一例，明考课试，则必多负笈千里，以寻师友，转其礼赂之费，以买记籍者，不俟终日矣。”

抱朴子曰：才学之士堪秀孝者，已不可多得矣。就令其人若桓灵之世，举吏不先以财货，便安台阁主者，则虽诸经兼本解，於问无不对，犹见诬枉，使不得过矣。常追恨於时执事，不重为之防。

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，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，豫作诸策，计足周用。集上禁其留草殿中，封闭之；临试之时，亟赋之。人事因缘於是绝。当答策者，皆可会著一处，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。又严禁其交关出入，毕事乃遣。违犯有罪无赦。如此，属托之翼室矣。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，不恃人之不欺己也。亦何耻於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，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，而人自勤乐矣。

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，今在职之人，官无大小，悉不知法令。或有微言难晓，而小吏多顽，而使之决狱，无以死生委之，以轻百姓之命，付无知之人也。作官长不知法，为下吏所欺而不知，又决其口笔者，愤愤不能知食法，与不食不问，不以付主者。或以意断事，蹉跌不慎法令，亦可令廉良之吏，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，高者随才品叙用。如此，天下必少弄法之吏，失理之狱矣。

交际卷第十六

抱朴子曰：余以朋友之交，不宜浮杂。面而不心，扬雄攸讥。故虽位显名美，门齐年敌，而趋舍异规，业尚乖互者，未尝结焉。或有矜其先达，步高视远，或遗忽陵迟之旧好，或简弃後门之类味，或取人以官而不论德，其不遭知己，零沦丘园者，虽才深智远，操清节高者，不可也；其进趋偶合，位显官通者，虽面墙庸琐，必及也。如此之徒，虽能令壤虫云飞，斥鷃戾天，手捉刀尺，口为祸福，得之则排冰吐华，失之则当春凋悴，余代其口止叔口止脊，耻与共世。

穷之与达，不能求也。然而轻薄之人，无分之子，曾无疾非俄然之节，星言宵征，守其门廷，翕然谄笑，卑辞悦色，提壶执贄，时行索媚；勤苦积久，犹见嫌拒，乃行因托长者以构合之。其见受也，则踊悦过於幽系之遇赦；其不合也，则懊悴剧於丧病之逮己也。通塞有命，道贵正直，否泰付之自然，津途何足多咨。嗟乎细人，岂不鄙哉！人情不同，一何远邪每为慨然，助彼羞之。

昔庄周见惠子从车之多，而弃其余鱼。余感俗士(或脱“无”)不汲汲於攀及至也。瞻彼云云，驰骋风尘者，不懋建德业，务本求己，而偏徇高交，以结朋党，谓人理莫比之要，当世莫此之急也。以岳峙独立者，为涩吝疏拙；以奴颜婢睐者，为晓解当世。风成俗习，莫不逐末，流遁遂往，可慨者也。

或有德薄位高，器盈志溢，闻财利则惊掉，见奇士则坐睡。褴褛杖策，被褐负笈者，虽文艳相雄，学优融玄，同之埃芥，不加接引。若夫程郑王孙罗裒之徒，乘肥衣轻，怀金挟玉者，虽笔不集札，菽麦不分辩，为之倒屣，吐食握发。

余徒恨不在其位，有斧无柯，无以为国家流秽浊於四裔，投畀於有北。彼虽赫奕，刀尺决乎(有脱文)势力足以移山拔海，吹呼能令泥象登云，造其门庭，我则未暇也。而多有下意怡颜，匍匐膝进，求交於若人，以图其益。悲夫！生民用心之不钧，何其辽邈之不肖也哉！余所以同生圣世而抱困贱，本後顾而不见者，今皆追瞻而不及，岂不有以乎！然性苟不堪，各从所好，以此存亡，予不能易也。

或又难曰：“时移世变，古今别务，行立乎己，名成乎人。金玉经於不测者，托於轻舟也；灵乌萃於玄霄者，扶摇之力也；芳兰之芬烈者，清风之功也；屈士起於丘园者，知己之助也。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业，所厚必沙汰其心性，孑然只口止寺，失弃名辈，结讎一世，招怨流俗，岂合和光以笼物，同法之高义乎若比智而交，则白屋不降公旦之贵；若钧才而游，则尼父必无入室之

客矣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吾闻详交者不失人，而泛结者多後悔。故曩哲先择而後交，不先交而後择也。子之所论，出人之计也；吾之所守，退士之志也。子云玉浮鸟高，皆有所因，诚复别理一家之说也。吾以为宁作不载之宝，不飞之鹏，不飏之兰，无党之士，亦(何)损於夜光之质，垂天之大，含芳之卉，不朽之兰乎且夫名多其实，位过其才，处之者犹鲜免於祸辱，交之者何足以为荣福哉！

“由兹论之，则交彼而遇者，虽得达不足贵；茆之而误者，譬如荫朽树之被竿也。彼尚不能自止其颠蹶，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！吾闻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，其於庸人也，盖逼迫不获已而与之形接，虽以千计，犹蚤虱之积乎衣，而赘疣之攢乎体也。失之虽以万数，犹飞尘之去嵩岱，邓林之堕朽条耳。岂以有之为益，无之觉损乎

“且夫朋友也者，必取乎直谅多闻，拾遗斥谬，生无请言，死无托辞，始终一契，寒暑不渝者。然而此人良未易得，而或默语殊途，或憎爱异心，或盛合衰离，或见利忘信。其处今也，譬犹禽鱼之结侣，冰炭之同器，欲其久合，安可得哉！夫父子天性，好恶宜钧，而子政子骏，平论异隔；南山伯奇，辩讼有无。面别心殊，其来尚矣。总而混之，不亦难哉！

“世俗之人，交不论志，逐名趋势，热来冷去；见过不改，视迷不救；有利则独专而不相分，有害则苟免而不相恤；或事便则先取而不让，值机会则卖彼以安此。凡如是，则有不如无也。

“天下不为尽不中交也，率於为益者寡而生累者众。知人之明，上圣所难。而欲力厉近才，短於鉴物者，务广其交，又欲使悉得，可与经夷险而不易情，历危苦而相负荷者，吾未见其可多得也。虽搜琬琰於培蝼之上，索鸾凤乎鹪鹩之巢，未为难也。吾亦岂敢谓蓝田之阳，丹穴之中，为无此物哉！亦直言其稀已矣。

“夫操尚不同，犹金沈羽浮也。志好之乖次，犹火升而水降也。苟不可同，虽造化之灵，大块之匠，不可使同也，何可强乎！余所稟讷马矣，加之以天挺笃懒，诸戏弄之事，弹棋博弈，皆所恶见；及飞轻走迅，游猎傲览，咸所不为，殊不喜嘲褻。凡此数者，皆时世所好，莫不耽之，而余悉阙焉，故亲交所以尤辽也。加以挟直，好吐忠荃，药石所集，甘心者鲜。又欲勉之以学问，谏之以驰竞，止其樗蒲，节其沈湎，此又常人所不能悦也。

“毁方瓦合，违情偶俗，人之爱力，甚所不堪，而欲好日新，安可得哉！知其如此而不辩改之，可不谓之暗於当世，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，合而又离，则两受不弘之名，俱失克终之美。夫厚则亲爱生焉，薄则嫌隙结焉，自然

之理也，可不详择乎！为可临觴者拊背，执手须臾，欲多其数而必其全，吾所惧也。”

或曰：“然则都可以无交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何其然哉！夫畏水者何必废舟楫，忌伤者何必弃斧斤交之为道，其来尚矣。天地不交则不泰，上下不交即乖志。夫不泰则二气隔并矣，志乖则天下无国矣。然始之甚易，终之竟难。患乎所结非其人，败於争小以忘大也。《易》美多兰，《诗》咏百朋，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切思三益，大圣所嘉，门人所以增亲，恶言所以不至；管仲所以免诛戮而立霸功，子元所以去亭长而驱朱轩者，交之力也。

“单弦不能发《韶》《夏》之和音，子色不能成尧龙之玮烨，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，独木不能致邓林之茂。玄圃极天，盖由众石之积。南溟浩漭，实须群流之赴。明镜举则倾冠见矣，羲和照则曲影觉矣，櫟括修则枉刺之疾消矣，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。

达者知其然也，所企及则必简乎胜己，所降结则必料乎同志。其处也则讲道进德，其出也则齐心比翼。否则钓鱼钓之业，泰则协经世之务。安则有以精义，危则有以相恤。耻令谭肯专面地之笃，不使王贡擅弹冠之美。夫然，故交道可贵也。

“然实未易知，势利生去就，积毁坏刎颈之契，渐渍释胶漆之坚。於是有忘素情之惆叹，或睚眦而不思，遂令元伯巨卿之好，独著於昔；张耳陈余之变，屡构於今。推往寻来，良可叹也。夫梧禽不与鸱梟同枝，麟虞不与豺狼连群，清源不与浊潦混流，仁明不与凶暗同处。何者渐染积而移直道，暴迫则生害也。”

或人曰：“敢问全交之道可得闻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君子交绝犹无恶言，岂肯向所异辞乎杀身犹以许友，岂名位之足竞乎善交狎而不慢，和而不同，见彼有失，则正色而谏之；告我以过，则速改而惮。不以忤彼心而不言，不以逆我耳而不纳，不以巧辩饰其非，不以华辞文其失，不形同而神乖，不若情而口合，不面从而背憎，不疾人之胜己，护其短而引其长，隐其失而宣其得，外无计数之诤，内遗心竞之累。夫然後《鹿鸣》之好全，而《伐木》之刺息。若乃轻合而不重离，易厚而不难薄，始如形影，终为叁辰，至欢变为笃恨，接援化成讎敌，不详之悔，亦无以(原有脱文)。

往者汉季陵迟，皇轡不振，在公之义替，纷竞之俗成。以违时为清高，以救世为辱身。尊卑礼坏，大伦遂乱。在位之人，不务尽节，委本趋末，背实寻声。王事废者其誉美，奸过积者其功多。莫不飞轮兼策，星言假寐，冒寒触暑

，以走权门，市虚华之名於秉势之口，买非分之位於卖官之家。或争所欲，还相屠灭。

於是公叔伟长疾其若彼，力不能正，不忍见之，尔乃发愤著论，杜门绝交，斯诚感激有为而然。盖矫枉而过正，非经常之永训也。徒当远非类之党，慎谄黷之源。何必裸袒以诡彼己，断粒以刺玉食哉！夫交之为非，重谏而不止，遂至大乱。故礼义之所弃，可以绝矣。

备阙卷第十七

抱朴子曰：驤褭能奋兰筋以绝景，而不能履冰以乘深；猛虎能似雷霆以博噬，而不能踊云雾以凌虚。鸿鹄不能振翅於笼罩之中，轻鸢不能电击於几筵之下。物既然矣，人亦如之。故能调和阴阳者，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；能敷五迈九者，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。

惠子，上相之标也，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阳侯；汉高，神武之杰也，而不能治产业端检括；淮阴，良将之元也，而不能修农商免饥寒；周勃，社稷之鲷也，而不能答钱谷责狱辞。若以所短弃所长，则逸侪拔萃之才不用矣；责具体而论细礼，则匠世济民之勋不著矣。

天不能平其西北，地不能隆其东南，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，冲风涌扬波於井底。才适齿则松櫟不及一寸之筵，挑耳则栋梁不如鷖鷖之羽，弹鸟则千金不及丸泥之用，缝缉则长剑不及数寸之针。何必伏巨象而捕鼠，制大鹏以司晨乎？故姜牙卖煦（疑作“浆”）无所售，而见师於文武；蒋生愤慢於百里，而独步三槐。

擢才卷第十八

抱朴子曰：华章藻蔚，非矇眊所玩；英逸之才，非浅短所识。夫瞻视不能接物，则充龙与素褐同价矣；聪鉴不足相涉，则俊民与庸夫一概矣。眼不见，则美不入神焉；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焉。且夫爱憎好恶，古今不均，时移俗易，物同价异。譬之夏後之璜，曩直连城，鬻之於今，贱於铜铁。故昔以隐居求志为高士，今以山林之儒为不肖。故圣世之良榦，乃暗俗之罪人也；往者之介洁，乃末叶之羸劣也。

弘伟之士，履道之生，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墙，其渊泽不唯吕梁之深也，故短近不能赏，而浅促不能测焉。因以异乎己而薄之矣，以不求我而疾之矣，不贵不用，何足言乎？乃有播埃尘於白珪，生疮疖有於玉肌，讪疵雷同，攻伐独立

，曾叁蒙劫剽之垢，巢许获穿窬之谤。自匪明并悬象，玄鉴表微者，焉能披泥抽沦玉，澄川掇沈珠哉！夫珪璋居肆而不售，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见遏，况乃潜於四羊藜乎

孙臆思骋其秘略，而司马刖之；韩非愿建治绩，而李斯杀之；贾谊慷慨，怀经国之术，而武夫排之；子政忠良，有匡危之具，而恭显陷之。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，禽息所以发愤而碎首也。夫玉石易别於贤愚，爱宝情笃於好士，以易别之宝，合笃好之物，犹获罪截趾，历世受诬。况乎难知之贤，非意所急，谗人画蛇足於无形，奸臣畏忠贞之害己，体曲者忌绳墨之容，夜裸者憎明烛之来。是以高誉美行，抑而不扬，虚构之谤，先形生影。又无楚人号哭之荐，万无一遇，固其宜矣。

夫以玉为石者，亦将以石为玉矣；以贤为愚者，亦将以愚为贤者矣。以石为玉，未有伤也；以愚为贤者，亡之诊也。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，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。可勿慎乎！於戏，悲夫！莫之思者也。昔仲尼上圣也，东受累於齐人，南见塞於子西。文种大贤也，初不齿於荆俗，末雍游於钧如。竟年立功，不亦难乎夫结绿玄黎，非陶猗不能市也；千钧之重，非贲获不能抱也。《白雪》之弦，非灵素不能徽也；迈伦之才，非明主不能用也。

然耀灵光夜之珍，不为莫求而亏其质，以苟且於贱贾；洪锺周鼎(或有脱文)，不为委沦而轻其体，取见举於侏儒；峯阳云和，不为不御而息唱，以竞显於淫哇；冠群之德，不以沈抑而履径，而割节於流俗。是以和璧变为滞货，柔木废於勿用，赤刀之矿，不得经欧冶之炉；元凯之畴，终不值四门之辟也。

任命卷第十九

抱朴子曰：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，恬愉静素，形神相忘，外不饰惊愚之容，内不寄有容之心，游精坟诰，乐以忘忧。昼竞羲和之末景，夕照望舒之余耀，道靡远而不究，言无微而不研。然车迹不轹权右之国，尺牍不经贵势之庭。是以名不出蓬户，身不离畎亩。

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难之曰：“余闻渊蟠起则玄云赴，道化雨沾则逸才奋。故康衢有角歌之音，鼎俎发凌风之迹。沾之则收不赀之贾，踊之则超在天之举。耀逸景於旸谷，播大明乎九垓。勋荫当世，声扬罔极。故寻仞之途甚近而弗往者，虽追风之脚不能到也；楹桷之下至卑而不动者，虽鸿鹄之翅未之及也。况乎寝足於大荒之表，敛羽於幽梧之枝，安得效迅以寻景，振轻乎苍霄哉

年期奄冉而不久，托世飘迅而不再，智者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，处始则悟生物之有终。六龙促轨於大浑，华颠倏忽而告暮，古人所以映顺流而顾叹，眄

过隙而兴悲矣。

先生资命世之逸量，含英伟以邈俗，锐翰汪濊以波涌，六奇抑郁而渊稽；然不能凌扶摇以高竦，扬清耀於九玄，器不陈於瑚簋之末，体不免於负薪之劳，犹奏和音於聳俗之地，鬻章甫於被发之域。徒忘寤於翰林，锐意以穷神，崇琬琰於怀抱之内，吐琳琅於毛墨之端，躬困屡空之俭，神劳坚高之间，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，封文锦於沓匱之中，终无交易之富，孰赏堙翳之珍哉

“夫龙骥维繫，则无以别乎蹇驴；赤刀韬锋，则曷用异於铅刃。鱣鲔不居牛迹，大鹏不滞蒿林。愿先生委龙蛇之穴，升利见之途，释户庭之独洁，览二鼠而远寤，越穷谷以登高，袭丹藻以改素，竞惊飈於清晨，不盘旋以错度，收名器於崇高，响鍾鼎之庆祚。柏成一介之夫，辨薇可足多慕乎”

居冷先生应曰：“盖闻灵机冥緬，混芒眇昧，祸福交错乎倚伏之间，兴亡缠绵乎盈虚之会；迅游者不能脱逐身之景，乐成者不能免理致之败；匡流末者，未若挺治乎无兆之中；整已然者，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。是以觉蠖者，甘屈以保伸；识通塞者，不惨悦於否泰。

且夫洪陶范物，大象流形，躁静异尚，翔沈舛情。金宝其重，羽矜其轻。筠隘者执束於滓涅达妙者逍遥於玄清。潢洿纳行潦而潘溢，渤澥吞百川而不盈。鲋虾踊悦於泥泞，赤螭凌厉乎高冥。嚼香饵者，快嗜欲而赴死；味虚淡者，含天和而趋生；识机神者，瞻无兆而弗惑；暗休咎者，触强弩而不惊。各附攸好，安肯改营

“吾闻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，腾蛇不能无雾而电征，龙渊不能勿操而断犀兕，景鍾不能莫扣而扬洪声。金芝须商风而激耀，仓庚俟烟火日皿而修鸣，骐驎不苟驰以赴险，君子不诡遇以毁名。运屯则沈沦於勿用，时行则高竦乎天庭。士以自炫为不高，女以自媒为不贞。何必委洗耳之峻标，效负俎之干荣哉

夫其穷也，则有虞婆娑而陶钧，尚父见逐於愚妪，范生来辱於溺箕，弘式匿奇於耕牧；及其达也，则淮阴投竿而称孤，文种解尸彳亍而纡青，傅说释筑而论道，管子脱桎为上卿。盖君子藏器以有待也，稽德以有为也，非其时不见也，非其君不事也，穷达任所值，出处无所系。其静也，则为逸民之宗；其动也，则为元凯之表。或运思於立言，或铭勋乎国器。殊途同归，其致一焉。

“士能为可贵之行，而不能使俗必贵之也；能为可用之才，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。被褐茹草置兔，则心欢意得，如将终身，服冕乘轺，兼朱重紫，则若固有之。常如布衣，此至人之用怀也。

若席上之珍不积，环堵之操不粹者，予之罪也。知之者希，名位不臻，以玉为石，谓凤曰鷃者，非余罪也。夫汲汲於见知，悒悒於否滞者，裳民之情也；浩然而养气，淡尔而靡欲者，无闷之志也。时至道行，器大者不悦；天地之

间，知命者不忧。若乃徇万金之货，以索百十之售，多失骨干毛，我则未暇矣。”

名实卷第二十

门人问曰：“闻汉末之世，灵献之时，品藻乖滥，英逸穷滞，饕餮得志，名不准实，贾不本物，以其通者为贤，寒者为愚。其故何哉？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雷霆车訇磕，而或不闻焉；七曜经天，而或不见焉。岂唯形器有聋瞽哉！心神所蔽，亦又如之。是以闻格言而不识者，非无耳也；见英异而不知者，非无目也；由乎聪不经妙，而明不逮奇也。夫智大量远者，盘桓以山峙；器小志近者，蓬飞而萍浮。夫唯山峙，故莫之能动焉；夫唯萍浮，故流而不滞焉。

方之货也，则緘连以待贾者，唯至珍而难售；鸣鼓以徇之者，虽凡蔽而易尽。比之材也，则结根於嵩岱者，虽竦盖千仞，垂荫万亩，而莫之知也；插株途要者，虽钩曲戾细而速朽，而犹见用也。故庙堂有枯杨之瑚簋，穷谷多不伐之梓椽也。

是以窃华名者，螭蜥腾於云霄；失实贾者，翠虬沦乎九泉。於是斥鷃凌风以高奋，灵凤卷翮以幽戢，铅锋充太阿之宝，犬羊佻虎狼之资矣。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，则无高而不到矣；乘朋党为舟楫，则无远而不济矣。

持之以夙兴侧立，加之以先意承指，其利口谀辞也似辩，其道听途说也似学，其心险貌柔也似仁，其行污言洁也似廉，其好说人短也似忠，其不知忌讳也似直，故多通焉。且亦奉望我者，欲我益之，不求我者，我不能爱，自然之理也。

“夫贤常少而愚常多，多则比周而匿瑕，少则孤弱而无援，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，俊哲处下位而不见知，拔茅之义圯，而负乘之群兴，亢龙高坠，泣血涟如。故子西逐大圣之仲尼，臧仓毁命世之孟轲。二生不免斯患，降兹亦何足言！斯祸盖与开辟并生，苦之匪唯一世也。历览振古，多同此疾。

至於弩蹇矫首於王周辇，駮驥委牧乎林垞，彼已尸禄，邦国殄瘁，下凌上替，实此之由。或虫流而莫敛，或逆窜於申亥，或擢筋於庙梁，或绝命於望夷，盖所拔之非真，而忠能之不用也。

“故明君勤於招贤，而汲汲於擢奇，导达凝滞，而严防壅蔽。才诚足委，不拘於屠钓；言审可施，抽之於戎戍。或举於牛口之下，而加之於群僚之上；或拔於桎梏之中，而任以社稷之重。故能勋业隆济，拓境服远，取威定功，垂统长世也。

“夫直绳者，枉木之所憎也；清公者，奸慝之所讎也。人主不能运玄鉴以索隐，而必须当途之所举。然每观前代专权之徒，率其所举皆在乎附己者也，所荐者先乎利己者也。毁所畏而进所爱，所畏则至公者也，所爱则同私者也。至公用则奸党破，众私立则主威夺矣；奸党破则升泰之所由也，主威夺则危亡之端渐矣。毁所畏则恐辞之不痛，虽刖劓之，犹未弇意焉，故必除之而後快也；彼进所爱则苦谈之不美，虽位超之，犹未逞心焉，故必危彼以安此也。是故抱枉而死，无愆而黜者，有自来矣。

“所以体道合真，巍然特立，才远量逸，怀霜履冰，思绵天地，器兼元凯，执经衡门，渊渟岳立。宁洁身以守滞，耻胁肩以苟合。乐饥陋巷，以励高尚之节；藏器全真，以待天年之尽。非时不出，非礼不动。结褐嚼蔬，而不悒悒也；黄发终否，而不恨恨也。安肯蹙太山之峻，以适凿枘之中；敛垂天之羽，为戒旦之役编於仕类，而抑郁庸儿之下。舍鸾凤之林，适枳棘之藪，竞腐鼠於踞鸱，而枉尺以直寻哉！

“且大贤之状也至拙，其为味也甚淡，萧然自足，泊尔无知，知之者稀而不戚，时不能用而不闷。虽并日无藜藿之糝，不以易不义之太牢也；虽缁袍无卒岁之服，不肯乐无道之狐白也。独可散发高枕，守其所有己，绝不曲躬低眉，求其所未须也。

德薄位厚，弗交也；名与实违，弗亲也；荣华驰逐，弗务也；豪侠奸权，弗接也；俗说细辨，不答也；胁肩所赴，弗随也。貌愚而志远，面垢而行洁。确乎若嵩岱，铨衡所不能测也；浩乎若沧海，斗斛所不能校也。峻其重仞之高，隐其百官之富。观彼佻窃，若草莽也。邈世之操，眇焉冠秋云之表；遗俗之神，缅焉栖九玄之端。虽穷贱，而不可胁以威；虽危苦，而不可动以利。

“其所业尚，可闻而不可尽也；其所执守，可见而不可论也。故疾之者，齐声而侧目；爱之者，寡弱而无益。亦犹撮壤不能填决河，升水不能殄原火。於是鼙鼓戢雷霆之音，鞀鞀恣喋馨之响。芳蕙芟夷，臭鲍佩御。玄鬯倾弃而不羞，醯醢专灌於圆丘。汗血驱放而垂耳，跛蹇驰骋於銮轩。此古人之所以怀沙负石，赴流鱼葬，而不可与之同世也。已矣！悲夫！

“然捐玄黎於洿汙，非夜光之不真也，由莫识焉；投彤卢而不弯，非繁弱之不劲也，坐莫赏焉。故琼瑶俟荆和而显连城之价，乌号须逢门而著陷坚之功，飞菟待子豫而飚腾，俊民值知己而宣力。若夫美玉不出重岫，良弓不啗百札，骥騄不服朱轩，命世不履爵势，则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晔，顿云禽於千仞，骋逸迹以追风，康庶绩於百揆乎

夫其不遇，亦得不杂糅於瓦石，钩贱於朽木，列鑣於下乘，等望於凡琐哉！嗟乎！弓广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广，策疲弩而求继轨於周穆，放斧斤而欲双巧

於班墨，忽良才而欲彝伦之攸叙，不亦难乎名实虽漏於一世，德音可邀乎将来。乐天知命，何虑何忧安时处顺，何怨何忧哉！

清鉴卷第二十一

抱朴子曰：咸谓勇力绝伦者，则上将之器；洽闻治乱者，则三九之才也。然张飞关羽万人之敌，而皆丧元辱主，授首非所；孔融边让文学邈俗，而并不达治务，所在败绩。邓禹马援田间诸生，而善於用兵；萧何曹叁不涉经诰，而优於宰辅。尔则知人果未易也。欲试可乃已，则恐成折足覆食束；欲听言察貌，则或似是而非，真伪混错。然而世人甚以为易，经耳过目，谓可精尽。余甚猜焉，未敢许也。

区别臧否，瞻形得神，存乎其人，不可力为。自非明并日月，听闻无音者，愿加清澄，以渐进用，不可顿任。轻假利器，收还之既甚难，所损者亦已多矣。无以一事暗保其余，同乎己者，未必可用；异於我者，未必可忽也。

或难曰：“夫在天者垂象，在地者有形，故望山度水，则高深可推；风起云飞，则吉凶可步。智者睹木不瘁，则悟美玉之在山；覩岸不枯，则觉明珠之沈渊。彗星出，则知鱣鱼之方死；日月蚀，则识骐驎之共斗。华霍不须称，而无限之重可知矣；江河不待量，而不测之数已定矣。鸿鹄之翼，騄骥之足，虽未飞走，轻迅可必也。豪曹之剑，徐氏匕首，虽未奋击，其立断无疑也。

駁子有吞牛之容，鸛鷀有凌鸞之貌。卉茂者土必沃，鱼大者水必广。虎尾不附狸身，象牙不出鼠口。叔鱼无履之心，见於初生之状；食我灭宗之徵，著乎开胞之始。申童觉窃妻之巫臣，张负知将贵之陈平。范子所以绝迹於五湖者，以句践蜂目而鸟喙也。赵人所以息意於争锋者，以白起首锐而视直也。文王之接吕尚，桑阴未移，而知其足师矣。玄德之见孔明，晷景未改，而腹心已委矣。

郭泰中才，犹能知人，故入颍川则友李元礼，到陈留则结符伟明，入外黄则亲韩子助，至蒲亭则师仇季知，止学舍则收魏德公，观耕者则拔茅季伟，奇孟敏於担负，戒元艾之必败。终如其言，一无差错。必能简精钝於符表，详舒急乎声气，料明暗於举厝，察清浊於财色，观取与於宜适，谓虚实於言行，考操业於闺阃，校始终於信效，善否之验，不其易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余非谓人物了不可知，知人挺无形理也。徒以斯术存乎大明，非夫当人自许。然而世士各谓能之，是以有云，以警付任耳。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，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，咆哮者不必勇，淳淡者不必怯。或外候同而用意异，或气性殊而所务合。非若天地有常候，山川有定止也。

物亦故有远而易知，近而难料，譬犹眼能察天衢，而不能周项领之间；耳能闻雷霆，而不能识虫豸之音也。唐吕樊许善於相人状，唯知寿夭贫富官秩尊卑，而不能审情性之宽克，志行之洿隆。惟帝难之，况庸人乎！而吾子举论形之例，诘精神之谈，未修其本，殆失指矣。

“夫亡射之箭，皆破秋毫。然准的恒不得为工。叔向之母，申氏之子，非不一得，然不能常也。陶唐稽古而失任，姬公钦明而谬授。尼父远得崇替於未兆，近失澹台於形骸。延州审清浊於千载之外，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内。知人之难，如此其甚。郭泰所论，皆为此人过上圣乎但其所得者，显而易识；其所失者，人不能纪。

“且夫所贵，贵乎见俊才於无名之中，料逸足乎吴坂之间，掇怀珠之蚌於九渊之底，指含光之珍於积石之中。若伯喈识绝音之器於烟烬之余，平子剔逸响之竹於未用之前。六军之聚，市人之会，暂观一睹，无所眩惑，探其潜生之心计，定其始终之事行，乃为独见不传之妙耳。若如未论(原文有脱文)，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毁，观其云为之好丑，此为丝线既铨衡，布帛已历於丈尺，徐乃说其斤两之轻重，端匹之修短，人皆能之，何烦於明哲哉！”

行品卷第二十二

抱朴子曰：拟玄黄之覆载，扬明并以表微；文彪日丙而备体，独澄见以入神者，圣人也。稟高亮之纯粹，抗峻标以邈俗，虚灵机以如愚，不貳过而谄黜者，贤人也。居寂寞之无为，蹈修直而执平者，道人也。尽烝尝於存亡，保发肤以扬名者，孝人也。垂恻隐於有生，恒恕己以接物者，仁人也。端身命以徇国，经险难而一节者，忠人也。覲微理於难觉，料倚伏於将来者，明人也。量理乱以卷舒，审去就以保身者，智人也。顺通塞而一情，任性命而不滞者，达人也。不枉尺以直寻，不降辱以苟合者，雅人也。据体度以动静，每清详而无悔者，重人也。体冰霜之粹素，不染洁於势利者，清人也。笃始终於寒暑，虽危亡而不猜者，义人也。守一言於久要，历衰而不渝者，信人也。摘锐藻以立言，辞炳蔚而清允者，文人也。奋果毅之壮烈，骋干戈以静难者，武人也。甄《坟》《索》之渊奥，该前言以穷理者，儒人也。锐乃心於精义，吝寸阴以进德者，益人也。识多藏之厚亡，临禄利而如遗者，廉人也。不改操於得失，不倾志於可欲者，贞人也。恤急难而忘劳，以忧人为己任者，笃人也。洁皎分以守终，不逊避而苟免者，节人也。飞清机之英丽，言约畅而判滞者，辩人也。每居卑而推功，虽处泰而滋恭者，谦人也。崇敦睦於九族，必居正以赴理者，顺人也。临凝结而能断，操绳墨而无私者，干人也。拔朱紫於中构，剖犹豫

以允当者，理人也。步七曜之盈缩，推兴亡之道度者，术人也。赴白刃而忘生，格兕虎於林谷者，勇人也。整威容以肃众，仗法度而无二者，严人也。创机巧以济用，总音数而并精者，艺人也。凌强御而无惮，虽险逼而不沮者，黠人也。执匪懈於夙夜，忘劳瘁於深峻者，勤人也。蒙谤读言而晏如，不慑惧於可畏者，劲人也。闻荣誉而不欢，遭忧难而不变者，审人也。知事可而必行，不犹豫於群疑者，果人也。循绳墨以进止，不乾没於侥幸者，谨人也。奉礼度以战兢，及亲属而无尤者，良人也。履道素而无欲，时虽移而不变者，朴人也。凡此诸行，了无一然，而不跻善人之迹者，下人也。

门人请曰：“善人之行，既闻其目矣；恶者之事，可以戒俗者，愿文垂诒焉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不致养於所生，损道而危身者，悖人也。怀邪伪以偷荣，豫利己而忘生者，逆人也。背仁义之正途，苟危人以自安者，凶人也。好争夺而无厌，专丑正而害直者，恶人也。出绳墨以伤刻，心好杀而安忍者，虐人也。饰邪说以浸润，构谤累於忠贞者，谗人也。虽言巧而行违，实履浊而假清者，佞人也。不原本於枉直，苟好胜而肆怒者，暴人也。措细善以取信，阴挟毒而无亲者，奸人也。承风指以苟容，揆主意而扶非者，谄人也。言不计於反覆，好轻诺而无实者，虚人也。睹利地而忘义，弃廉耻以苟得者，贪人也。睹艳逸而心荡，饰绮绮而思邪者，淫人也。见成事而疑惑，动失计而多悔者，暗人也。背训典而自任，耻请问於胜己者，损人也。知善事而不逮，虽多为而无成者，劣人也。委德行而不修，奉权势以取媚者，弊人也。履蹊径以侥幸，推货贿以争津者，邪人也。既傲很以无礼，好凌辱乎胜己者，悍人也。被抑枉则自诬，事无苦而振慑者，怯人也。治细辩於稠众，非其人而尽言者，浅人也。暗事宜之可否，虽企慕而不及者，顽人也。知事非而不改，闻良规而增剧者，惑人也。无济恤之仁心，轻告绝於亲旧者，薄人也。既疾其所不逮，喜他人之有灾者，妒人也。专财谷而轻义，观困匱而不振者，吝人也。冒至危以侥幸，植祸败而不悔者，愚人也。情局碎而偏党，志唯务於盈利者，小人也。骋鹰犬於原兽，好博戏而无已者，迷人也。忘等威之异数，快饰玩之夸丽者，奢人也。耽声色於饮宴，废庆吊於人理者，荒人也。既无心於修尚，又怠惰於家业者，懒人也。无抑断之威仪，每脱易而不思者，轻人也。观道义而如醉，闻货殖而波扰者，秽人也。杖浅短而多谬，暗趋舍之臧否者，笨人也。憎贤者而不贵，闻高言而如聋者，聩人也。睹朱紫而不分，虽提耳而不悟者，蔽人也。违道义以趑趄，冒礼刑而罔顾者，乱人也。每动作而受嗤，言发口而违理者，拙人也。事酋豪如仆虏，值衰微而背惠者，慝人也。捐贫贱之故旧，轻人士而踞傲者，骄人也。弃衰色而广欲，非宦学而远游者，荡人也。无忠信之纯固，背恩

养而趋利者，叛人也。当交颜而面从，至析离而背毁者，伪人也。习强梁而专己，距忠告而不纳者，刺人也。”

抱朴子曰：人技未易知，真伪或相似。士有颜貌修丽，风表闲雅，望之溢目，接之适意，威仪如龙虎，盘旋成规矩。然心蔽神否，才无所堪，心中所有，尽附皮肤。口不能吐片奇，笔不能属半句；入不能宰民，出不能用兵；治事则事废，衔命则命辱。动静无宜，出处莫可。盖难分之一也。

士有貌望朴悴，容观矬陋，声气雌弱，进止质涩。然而含英怀宝，经明行高，榦过元凯，文蔚春林。官则庶绩康用，武则克全独胜。盖难分之二也。

士有谋猷渊邃，术略入神，智周成败，思洞幽玄，才兼能事，神器无宜；而口不传心，笔不尽意，造次之接，不异凡庸。盖难分之三也。

士有机变清锐，巧言绮粲，譬引譬喻，渊涌风厉；然而口之所谈，身不能行；长於识古，短於理今，为政政乱，牧民民怨。盖难分之四也。

士有外形足恭，容度言恪，而神疏心慢，中怀散放，受任不忧，居局不治，盖难分之五也。

士有控弦命中，空拳入白，倒乘立骑，五兵毕习；而体轻虑浅，手剿心怯，虚试无对，而实用无验。望尘奔北，闻敌失魄。盖难分之六也。

士有梗概简缓，言希貌朴，细行阙漏，不为小勇，口止局口止脊拘检，犯而不校，握爪垂翅，名为弱愿。然而胆劲心方，不畏强御，义正所在，视死犹归，支解寸断，不易所守。盖难分之七也。

士有孝友温淑，恂恂平雅，履信思顺，非礼不蹈，安困洁志，操清冰霜；而疏迟迂阔，不达事要，见机不作，所为无成，居己梁倡，受任不举。盖难分之八也。

士有行己高简，风格峻峭，嘯傲偃蹇，凌侪慢俗，不肃检括，不护小失，适情率意，旁若无人，朋党排谴，谈者同败，士友不附，品藻所遗。而立朝正色，知无不为，忠於奉上，明以摄下。盖难分之九也。

士有含弘旷济，虚己受物，藏疾匿瑕，温恭廉洁，劳谦冲退，救危全信，寄命不疑，托孤可保；而纯良暗权，仁而不断，善不能赏，恶不忍罚，忠贞有余，而榦用不足，操柯犹豫，废法效非，枉直混错，终於负败。盖难分之十也。

夫物有似而实非，若然而不然。料之无惑，望形得神，圣者其将病诸，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，推昵结友，不可以不精择，不可以不详试也。若乃性行之惑变，始正而终邪，若王莽初则美於伊霍，晚则剧於赵高，又非中才所能逆尽也。

若令士之易别，如鸛鷖之与鸿鹄，狐兔之与龙麟者，则四凶不得官於尧朝

，管蔡不得几危宗周，仲尼无澹台之失，延陵无捐金之恨，伊尹无七十之劳，项羽无嫌范之悔矣。所患於其如石武石夫之乱瑾瑜，鸛螟之似凤皇，凝冰之类水精，烟熏之疑云气，故令不谬者鲜也。惟帝难之，矧乎近人哉！

夫惟大明，玄鉴幽微，灵铨揣物，思灼沈昧，瞻山识璞，临川知珠。士於难分之中，而无取舍之恨者，使臧否区分，抑扬咸允。武丁姬文不独治，而傅说吕尚不永弃，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恶，弘恭石显无所容其伪矣。其盖取士之较略，选择之大都耳。精微以求，存乎其人，固非毫翰之所备缕也。

弭讼卷第二十三

姑子刘君士由之论曰：“人纲始於夫妇，判合拟乎二仪。是故大婚之礼，古人所重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以承祖宗之基。主人拜迎於门，听命於庙，玄纁贄币，亲御授绥，婿有三年之丧，致命女氏，女氏许诺而不敢改。大丧既没，请命於婿，婿有辞焉，然後乃嫁。所以崇敬让也。岂有先讼後婿之谓乎

而末世轻慢，伤化败俗，举不修义，许而弗与，讼阅秽辱，烦塞官曹。今可使诸争婚者，未及同牢，皆听义绝，而倍还酒礼，归其币帛。其尝已再离者，一倍裨娉。其三绝者，再倍裨娉。如此，离者不生讼心，贪吝者无利重受，乃王治要术，不易之永法也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刘君悯德让之凌替，疾民争之损化，虽速我讼，室家不足，用和之贵，将遂沦胥。创说言以拾世遗，建嘉谋以拯流遁，纷哗之俗，将以此而易，无耻之风，将由此而移。弥纶情伪，固难间矣。诚经国之永法，至益之笃论也。

洪以不敏，不识至理，造次承问，窃有疑焉。夫婚媾之结，义无逼迫，彼则简择而求，此则可意乃许，轻诺後悔，罪在女氏，食言弃信，与夺任情，严防峻制，未之能弭。今猥恣之，唯责裨娉倍贫者所惮也，丰於财者，则适其愿矣。後所许者，或能富殖，助其裨娉，必所甘心。然则先家拱默，不得有言，原情论之，能无怨叹乎

夫不伏之人，视死犹归，血刃之祸，於是将起。今苟惜其辞讼之小丑，而构其难忍之大恨，所谓爱其觥览之烦，忘其凋殒之酷也。夫买物於市者，或加价而夺之，则鲜忍而不忿然矣，况乎见夺待告之妻哉！此法遂用者，将使结婚者，虽纳敬亲迎，犹抱有见夺之虑。何者刘君之论，以同牢为断，固也。

尔则女氏虽受币积年，恒挟在意之威，恃可数夺，必情於择婿，婿小不得意，便得改悔，结讎带祸，莫此之甚矣。曩人画法，虑关终始，杜渐防萌，思之良精，而不关恣夺之路，断以报板之制者，殆有决乎

悦令女有国色，倾城绝伦，而值豪右权臣之徒，目玩冶容，心忘礼度，资累千金，情无所吝。十倍还娉，犹所不惮，况但一乎华氏不难於杀孔父而取其妻，楚人为子迎妇，以其美而自纳之。以此论之，岂惜倾竭居产以助女氏还前家之直哉！小人轻薄，睚眦成怨，又喜委衰逐盛，蹋冷趋热，此法之行，则必多夺贫贱而与富贵者矣。不审吾君，何方以防弊乎！

或曰：可使女氏受娉无丰约，皆以即日报板，後皆使时人署姓名於别板，必十人已上，必备远行及死亡。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，答婿家书，必手书一纸，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，女氏父母兄弟，皆加刑罪。如此，庶於无讼者乎！

酒诫卷第二十四

抱朴子曰：目之所好，不可从也；耳之所乐，不可顺也；鼻之所喜，不可任也；口之所嗜，不可随也；心之所欲，不可恣也。故惑目者，必逸容鲜藻也；惑耳者，必妍音淫声也；惑鼻者，必草臣蕙芬也；惑口者，必珍羞嘉旨也；惑心者，必势利功名也。五者毕惑，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，不亦信哉！

是以智者严隳括於性理，不肆神以逐物，检之以恬愉，增之以长算。其抑情也，剧乎堤防之备决；其御性也，过乎腐轡之乘奔。故能内保永年，外免衅累也。盖饥寒难堪者也，而清节者不纳不义之谷帛焉；困贱难居者也，而高尚者不处危乱之荣贵焉。盖计得则能忍之心全矣，道胜则害性之事弃矣。

夫酒醴之近味，生病之毒物，无毫分之细益，有丘山之巨损，君子以之败德，小人以之速罪，耽之惑之，鲜不及祸。世之士人，亦知其然，既莫能绝，又不肯节，纵心口之近欲，轻召灾之根源，似热渴之恣冷，虽适己而身危也。小大乱丧，亦罔非酒。

然而俗人是酣是湎，其初筵也，抑抑济济，言希容整，咏《湛露》之“厌厌”，歌“在镐”之“恺乐”，举“万寿”之觴，育“温克”之义。日未移晷，体轻耳热。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，满酌罚余之令遂急。醉而不止，拔辖投井。

於是口涌鼻溢，濡首及乱。屡舞跕跕，舍其坐迁；载号载呶，如沸如羹。或争辞尚胜，或哑哑独笑，或无对而谈，或呕吐几筵，或值厥足良倡，或冠脱带解。

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，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，迟重者蓬转而波扰，整肃者鹿踊而鱼跃。口讷於寒暑者，皆摇掌而谱声，谦卑而不竞者，悉裨瞻以高交。廉耻之仪毁，而荒错之疾发；闾茸之性露，而傲倨之态出。

精浊神乱，臧否颠倒。或奔车走马，赴阬谷而不惮，以九折之阪为虫豸封

；或登危蹋頽，虽堕坠而不觉，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。或肆仇於器物，或酗釐於妻子；加枉酷於臣仆，用剡锋乎六畜；炽火烈於室庐，掊宝玩於渊流；迁威怒於路人，加暴害於士友。褻严主以夷戮者，有矣；犯凶人而受困者，有矣。

言虽尚辞，烦而叛理；拜伏徒多，劳悲非敬。臣子失礼於君亲之前，幼贱悖慢於耆宿之坐。谓清谈为诋詈，以忠告为侵己。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，棒杖奋而罔顾乎前後。构瀉血之讎，招大辟之祸。

以少凌长，则乡党加重责矣；辱人父兄，则子弟将推刃矣；发人所讳，则壮士不能堪矣；计数深克，则醒者不能恕矣。起众患於须臾，结百疢阿於膏肓。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，思改而无自反之蹊。盖智者所深防，而愚人所不免也。其为祸败，不可胜载。

然而欢集，莫之或释，举白盈耳，不论於能否。计沥雨留於小余，以稽迟为轻己。倾匡注於所敬，殷勤变而成薄。劝之不持，督之不尽，怨色丑音所由而发也。

夫风经府藏，使人惚恍，及其剧者，自伤自虞。或遇斯疾，莫不忧惧，吞苦忍痛，欲其速愈。至於醉之病性，何异於兹。而独居密以逃风，不能割情以节酒。若畏酒如畏风，憎醉如憎病，则荒沈之咎塞，而流连之失止矣。夫风之为疾，犹展攻治，酒之为变，在乎呼吸。及其闷乱，若存若亡，视泰山如弹丸，见沧海如盘盂，仰嚙天堕，俯呼地陷，卧待虎狼，投井赴火，而不谓恶也。夫用身之如此，亦安能惜敬恭之礼，护喜怒之失哉！

昔仪狄既疏，大禹以兴。糟丘酒池，辛癸以亡。丰侯得罪，以戴尊衔怀。景升荒坏，以三雅之爵。刘松烂肠，以逃暑之饮。郭珍发狂，以无日不醉。信陵之凶短，襄子之乱政，赵武之失众，子反之诛戮，汉惠之伐命，灌夫之灭族，陈遵之遇害，季布之疏斥，子建之免退，徐邈之禁言，皆是物也。世人好之乐之者甚多，而戒之畏之者至少，彼众我寡，良箴安施且愿君节之而已。

曩既年荒谷贵，人有醉者相杀，牧伯因此辄有酒禁，严令重申，官司搜索，收执榜徇者相辱，制鞭而死者太半。防之弥峻，犯者至多。至乃穴地而酿，油囊怀酒。民之好此，可谓笃矣。余以匹夫之贱，托此空言之书，未如之何矣。

又临民者虽设其法，而不能自断斯物，缓己急人，虽令不从，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以此而教，教安得行；以此而禁，禁安得止哉沽卖之家，废业则困，遂修饰赂遗，依凭权右，所属吏不敢问。无力者独止，而有势者擅市。张炉专利，乃更倍售，从其酤买，公行靡惮，法轻利重，安能免乎哉

或人难曰：“夫夏桀殷纣之亡，信陵汉惠之残，声色之过，岂唯酒乎！以其生患於古，而断之於今，所谓以褒姒丧周，而欲人君废六宫，以阿房之危秦

，而使王者结草庵也。盖闻昊天表酒旗之宿，坤灵挺空桑之化，燎柴员丘，瘞瘳圻泽，裸鬯仪彝，寔降神祇，酒为礼也。

千锺百觚，尧舜之饮也。唯酒无量，仲尼之能也。姬旦酒肴不撤，故能制礼作乐。汉高婆娑巨醉，故能斩蛇鞠旅。於公引满一斛，而断狱益明。管辂倾仰三斗，而清辩绮粲。扬云酒不离口，而《太玄》乃就。子圉醉无所识，而霸功以举。一瓶之醪倾，而三军之众悦。解毒之觞行，而盗马之属感。消忧成礼，策勋饮至，降神合人，非此莫以也。内速诸父，外将嘉宾，如淮如澠，《春秋》所贵。由斯言之，安可诫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酒旗之宿，则有之矣。譬犹悬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；水火之原，於是在焉。然节而宣之，则以养生立功；用之失适，则焚溺而死。岂可恃悬象之在天，而谓水火不杀人哉宜生之具，莫先於食；食之过多，实结症瘕。况於酒醴之毒物乎！

夫使彼夏桀殷纣信陵汉惠荒流於亡国之淫声，沈溺於倾城之乱色，皆由乎酒熏其性，醉成其势，所以致极情之失，忘修饰之术者也。我论其本，子识其末，谓非酒祸，祸其安出是独知猛雨之沾衣，而不知云气之所作；唯患飞埃之粦目，而不觉飈风之所为也。

“千锺百斛，不经之言，不然之事，明者不信矣。夫圣人之异自才智，至於形骸非能兼人，有七尺三丈之长，万倍之大也。一日之饮，安能至是仲尼则畏性之变，不敢及乱。周公则终日百拜，肴乾酒澄。上圣战战，犹且若斯，况乎庸人，能无悔乎

汉高应天，承运革命，向虽不醉，犹当斩蛇。於公聪达，明於听断，小大以情，不失枉直。是以刑不滥加，世无怨民。但其健饮，不即废事。若论大醉，亦俱无知。决疑之才，何赖於酒未闻皋繇甫侯子产释之，醉乃折狱也。

管辂年少，希当剧谈，故假酒势以助胆气。若过其量，亦必迷错。及其刺毫厘於爻卦，索鬼神之变化，占气色以决盛衰，聆鸣鸟以知方来，候风云而克吉凶，观碑柏而识祸福，岂复须酒，然後审之

扬云通人，才高思远，英瞻之富，稟之自天，岂藉外物，以助著述及其数饮，由於偶好；亦或有疾，以宜药势耳。子圉肆志，盖已素定。虽复不醉，亦於终果。瓶醪悦众，寓言之喻。诚能赏罚允当，威恩得所，长算纵横，应机无方，则士思果毅，人乐奋命。其不然也，虽流酒渊，何补胜负繆公饮盗，造次之权，舍法长恶，何足多称哉！岂如慎之邪

抱朴子曰：世故继有，礼教渐颓。敬让莫崇，傲慢成俗。俦类饮会，或蹲或踞。暑夏之月，露首袒体。盛务唯在擣草捕弹棋，所论极於声色之间，举足不离绮縠纨袴之侧，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。不闻清谈讲道之言，专以丑辞嘲弄为先。以如此者为高远，以不尔者为駸野。

於是驰逐之庸民，偶俗之近人，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，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飚风。嘲戏之谈，或上及祖考，或下逮妇女。往者务其必深焉，报者恐其不重焉。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後患，和之者耻於言轻之不塞。周禾之芟，温麦之刈，实由报恨，不能已也。利口者扶强而党势，辩给者借録以刺馘。以不应者为拙劣，以先止者为负败。如此，交恶之辞，焉能默哉！

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，犹善於依因机会，准拟体例，引古喻今，言微理举，雅而可笑，中而不伤，不牴人之所讳，不犯人之所惜。若夫拙者之为之也，则枉曲直凑，使人愕愕然，妍之与媿，其於宜绝，岂唯无益而已哉！

乃有使酒之客，及於难侵之性，不能堪之，拂衣拔棘，而手足相及，丑言相加於所尊，欢心变而成讎，绝交坏身，构隙致祸，以杯螺相掷者有矣，以阴私相讐者有矣。昔陈灵之被矢，灌氏之泯族，匪降自天，口实为之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二鍼之戒，岂欺我哉！

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辞，班轮不能磨斯言之既玷。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，犹可息谗调以防祸萌也。尊其辞令，敬其威仪，使言无口过，体无倨容，可法可观，可畏可爱，盖远辱之良术，全交之要道也。

且夫慢人者，不爱其亲者也；轻斗者，不重遗体者也。皆陷不孝，可不详乎！然而迷谬者无自见之明；触情者违逆耳之规。疾美而无直亮之针艾，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。谄媚小人，欢笑以赞善；面从之徒，拊节以称功。益使惑者不觉其非，自谓有端晏之捷过人之辩，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传非之驿倾身之车也。岂徒减其方策之令闻，亏其没世之德音而已哉！

盖虽有偕老之慎，不能救一朝之过，虽有陶朱之富，不能赎片言之谬。故毫厘之失，有千里之差；伤人之语，有剑戟之痛。积微致著，累浅成深，鸿羽所以沈龙舟，群轻所以折劲轴，寸飚所以燔百寻之室，蠹蝎所以仆连抱之木也。古贤何独口止局口止脊恂恂之如彼，今人何其悞慢傲放之如此乎！

是以高世之士，望尘而旋迹；轻薄之徒，响赴而影集。谋事无智者之助，居危无切磋之益。良史悬笔，无可书之善；谈者含音，无足传之美。令闻不著，丑声宣流，没有余败，贻讥将来，始无可法，终无可纪，斯亦志士之耻也。

安忍为之！过而不改，斯诚委夷路而陷丛棘，舍嘉旨而咽钩吻者也，岂所谓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，以小恶为无损而不止，以至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

可解者邪！余愿世人改其无检之行，除其骄吝之失，遣其夸矜尚人之疾，绝息嘲刑不典之言，则赵胜之门无去客，黄祖之棹无所用矣。

抱朴子曰：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，而仗气力以求畏。其入众也，则亭立不坐，争处端上，作色谐声，逐人自安，其不得意，恚怒不退。其行出也，则逼狭之地，耻於作途，振策长驱，推人於险，有不即避，更加撻顿。呜呼，非哉！此云古之卑而不可逾，推荫让路，劳谦下士，无竞於物，立若不胜衣，行若不容身者，何其缅然之不肖哉！

夫德盛操清，则虽深自挹降，而人犹贵之。若履蹈不高，则虽行凌暴，而人犹不敬。假令外服人体，内失人心，所谓见憎恶，非为见尊重也。昔庄生未食，赵王侧立；驺衍入疆，燕君拥彗；康成之里，逆虏望拜；林宗之庭，莫不卑肃。非力之所服也。

夫以抄盗致财，虽巨富不足嘉，凶德胁人，虽见惮不足荣也，然而庸民为之不恶。故闻其言者，犹鸱枭之来鸣也；睹其面者，若鬼魅之见形也。其所至诣，则如妖怪之集也；其在道途，则甚逢虎之群也。愚夫行之，自矜为豪；小人徵之，以为横阶。乱靡有定，实此之由也。

然敢为此者，非必笃顽也。率多冠盖之後，势援之门，素颇力行善事，以窃虚名，名既粗立，本情便放。或假财色以交权豪，或因时运以佞荣位，或以婚姻而连贵戚，或弄毁誉以合威柄。器盈志溢，态发病出，党成交广，道通步高。清论所不能复制，绳墨所不能复弹，遂成鹰头之绳，庙垣之鼠。

所未及者，则低眉埽地以奉望之。居其下者，作威作福以控御之。故胜己者则不得闻，闻亦阳不知也；减己者则不敢言，言亦不能禁也。夫灾虫害谷，至降霜则殄矣。佞雄乱群，值严时则败矣。独善其身者，唯可以不肯事之，不行效之而已耳。有斧无柯，其如之何哉！

抱朴子曰：《诗》美睢鸠，贵其有别。在礼，男女无行媒，不相见，不杂坐，不通问，不同衣物，不得亲授，姊妹出适而反，兄弟不共席而坐，外言不入，内言不出，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行必拥蔽其面，道路男由左，女由右，此圣人重别杜渐之明制也。

且夫妇之间，可谓昵矣，而犹男子非疾病不昼居於内，将终不死妇人之手，况於他乎！昔鲁女不幽居深处，以致他扈犇之变；孔妻不密潜户庭，以起华督之祸；史激无防，有汗种之悔；王孙不严，有杜门之辱。而今俗妇女，休其蚕织之业，废其玄纁之务，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。舍中馈之事，修周施之好。更相从诣之适亲戚，承星举火，不已於行，多将侍从，玮晔盈路，婢使吏卒，错杂如市，寻道褻谑，可憎可恶。

或宿於他门，或冒夜而反，游戏佛寺，观视渔畋，登高临水，出境庆吊

，开车褰帟，周章城邑。杯觞路酌，弦歌行奏，转相高尚，习非成俗。生致因缘，无所不肯。诲淫之源，不急之甚，刑於寡妻，家邦乃正。愿诸君子，少可禁绝。妇无外事，所以防微矣。

抱朴子曰：轻薄之人，迹厕高深，交成财贍，名位粗会，便背礼判教，托云率任，才不逸伦，强为放达，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，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。於是腊鼓垂无赖之子，白醉耳热之後，结党合群，游不择类，奇士硕儒，或隔篱而不授，妄行所在，虽远而必至，携手连袂，以遨以集，入他堂室，观人妇女，指玷修短，评论美丑，不解此等何为者哉

或有不通主人，便共突前，严饰未办，不复窥听，犯门折关，逾堦穿隙，有似抄劫之至也。其或妾媵藏避不及，至搜索隐僻，就而引曳，亦怪事也。夫君子之居室，犹不掩家人之不备，故入门则扬声，升堂则下视，而唐突他家，将何理乎

然落拓之子，无骨鲠而好随俗者，以通此者为亲密，距此者为不恭，诚为当世不可以不尔。於是要呼愤杂，入室视妻，促膝之狭坐，交杯觞於咫尺，弦歌淫冶之音曲，以言兆文君之动心，载号载呶，谑戏丑褻，穷鄙极黷，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，蹈《相鼠》之无仪。

夫桀倾纣覆，周灭陈亡，咸由无礼，况匹庶乎！盖信不由中，则屡盟无益，意得神至，则形器可忘。君子之交也，以道义合，以志契亲，故淡而成焉。小人之接也，以势利结，以狎慢密，故甘而败焉。何必房集内宴，尔乃款诚，著妻妾饮会，然後分好呢哉！

古人鉴淫败之曲防，杜倾邪之端渐，可谓至矣。修之者为君子，背之者为罪人。然禁疏则上宫有穿窬之男，网漏则桑中有奔随之女。纵而肆之，其犹烈猛火於云梦，开积水乎万仞，其可扑以帚彗，过以撮壤哉！然而俗习行惯，皆曰：此乃京城上国，公子王孙贵人所共为也。

余每折之曰：夫中州，礼之所自出也。礼岂然乎！盖衰乱之所兴，非治世之旧风也。夫老聃，清虚之至者也，犹不敢见乎所欲，以防心乱，若使柳下惠洁(疑脱一字)高行，屡接褻宴，将不能不使情生於中，而色形於表，况乎情淡者万未一，而抑情者难多得。如斯之事，何足长乎

穷士虽知此风俗不足引进，而名势并乏，何以整之！每以为慨，故常获憎於斯党，而见谓为野朴之人，不能随时之宜，余期於信己而已，亦安以我之不可，从人之可乎！可叹非一，率如此也。已矣夫，吾未如之何也！彼之染入邪俗，沦胥以败者，曷肯纳逆耳之谏言，而反其东走之远迹哉！

抱朴子曰：俗间有戏妇之法，於稠众之中，亲属之前，问以丑言，责以慢对，其为鄙黷，不可忍论。或蹙以楚撻，或系脚倒悬。酒客酤鬻，不知限齐

，至使有伤於流血，口止委折支体者，可叹者也。古人感离别而不灭烛，悲代亲而不举乐礼，论礼，娶者羞而不贺。今既不能动蹈旧典，至於德为乡闾之所敬，言为人士之所信，诚宜正色矫而呵之，何谓同其波流，长此弊俗哉！然民间行之日久，莫觉其非，或清谈所不能禁，非峻刑不能止也。遂诎周而疵孔，谓傲放为邈世矣。

或因变故，佻窃荣贵，或赖高援，翻飞拔萃，於是便骄矜夸骜，气凌云物，步高视远，眇然自足，顾瞻否滞失群之士，虽实英异，忽焉若草。或倾枕而延宾，或称疾以距客，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，军骑填噎於闾巷，呼谓尊贵，不可不尔。

夫以势位言之，则周公勤於吐握；以闻望校之，则仲尼恂恂善诱。咸以劳谦为务，不以骄慢为高。汉之末世，则异於兹。蓬发乱鬓，横挟不带。或褻衣以接，或裸袒而箕踞。朋友之集，类味之游，莫切切进德，门言门言修业，攻过弼违，讲道精义。

其相见也，不复叙离阔，问安否。宾则入门而呼奴，主则望客而唤狗。其或不尔，不成亲至，而弃之不与为党，及好会，则狐蹲牛饮，争食竞割。掣拔繇摺，无复廉耻，以同此者为泰，以不尔者为劣。终日无及义之言，彻夜无箴规之益。诬引老庄，贵於率任，大行不顾细礼，至人不拘检括，啸傲纵逸，谓之体道。呜呼，惜乎，岂不哀哉！

於是嘲族以叙欢交，极黠以结情款。以倾倚申脚者为妖妍标秀，以风格端严者为田舍朴马矣；以蚩镇抗指者为巢力令鲜倚，以出言有章者为摺答猝突。凡彼轻薄之徒，虽便辟偶俗，广结伴流，更相推扬，取达速易，然率皆皮肤狡泽，而怀空抱虚。有似蜀人瓠壶之喻，胸中无一纸之诵，所识不过酒炙之事。所谓傲很明德，即聋从昧，冒於货财，贪於饮食，左生所载，不才之子也。

若问以《坟》《索》之微言，鬼神之情状，万物之变化，殊方之奇怪，朝廷宗庙之大礼，郊祀禘祫之仪品，三正四始之原本，阴阳律历之道度，军国社稷之殿式，古今因革之异同，则怵悸自失，喑鸣俯仰，蒙蒙焉，莫莫焉。虽心觉面墙之困，而外护其短乏之病，不肯谧己，强张大谈，曰：杂碎故事，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，吟咏而向枯简，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，不足以问吾徒也。

诚知不学之弊，硕儒之贵，所祖习之非，所轻易之谬，然终於迷而不返者，由乎放诞者无损於进趋故也。若高人以格言弹而呵之，有不畏大人而长恶不悛者，下其名品，则宜必惧然冰泮而革面，旋而东走之迹矣。

抱朴子曰：澄浊剖判，庶物化生，习族或能应对焉，毛宗或有知言焉。于纘识往，归终知来，玄禽解阴阳，虫也虫岂远泉流，蓍龟无以过焉，甘石不能胜焉。夫唯无礼，不厕贵性，厥初邃古，民无阶级，上帝悼混然之甚陋，悯巢穴之可鄙，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，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。教以盘旋，训以揖让，立则磬折，拱则抱鼓，趋步升降之节，瞻视接对之容，至於三千。盖检溢之堤防，人理之所急也。故俨若冠於曲礼，望貌首於五事，出门有见宾之肃，闲居有敬独之戒，颜生整仪於宵浴，仲由临命而结缨，恭容暂废，惰慢已及，安上治民，非此莫以。

盖人之有礼，犹鱼之有水矣。鱼之失水，虽暂假息，然枯糜可必待也。人之弃礼，虽犹面见然，而祸败之阶也。鲁秉周礼，暴兵不加，魏式干木，锐冠旋旆。大楚带甲百万，而有振槁之月色；强秦肴函褒嶮，而无折柳之固。岂非弃三本而丧根柢之攸召哉！矧乎安逸触情，丧乱日久，风秃页教沮，抑断之仪废，简脱之俗成，近人值政化之蚩役，庸民遭道网之绝紊，犹网鱼之去水罟，围兽之出陆罗也。

丧乱以来，事物屡变，冠履衣服，袖袂财制，日月改易，无复一定。乍长乍短，一广一狭，忽高忽卑，或粗或细，所饰无常，以同为快。其好事者，朝夕放效，所谓“京辇贵大眉，远方皆半额”也。

余实凡夫，拙於随俗，其服物变不胜，故不变，无所损者，余未曾易也。虽见指笑，余亦不理也。岂苟欲违众哉，诚以为不急耳。上国众事，所以胜江表者多，然亦有可否者，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，谓违本邦之他国，不改其桑梓之法也。况其在於父母之乡，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！吴之善书，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，皆一代之绝手，如中州有锺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，各一邦之妙，并用古体，俱足周事。

余谓废已习之法，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，尚可不须也，况於乃有转易其声音，以效北语，既不能便良，似可耻可笑，所谓不得邯郸之步，而有匍匐之嗤者。此犹其小者耳，乃有遭丧者，而学中国哭者，令忽然无复念之情。昔锺仪庄舄，不忘本声，古人韪之。

孔子云：丧亲者，若婴儿之失母。其号岂常声之有！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，哭以泄哀，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，非痛切之谓也。又闻贵人在大哀，或有疾病，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，以饮酒为性命，疾患危笃，不堪风冷，帟帐茵褥，任其所安，於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，了不复居於丧位，常在别房，高床重褥，美食大饮，或与密客，引满投空，至於沈醉。曰：‘此京洛之法也。’不亦惜哉！

余之乡里，先德君子，其居重难，或并在衰老，於礼唯应衰麻在身，不成丧致毁者，皆过哀啜粥，口不经甘。时人不肖者，莫不企及自勉，而今人乃自取如此，何其相去之辽缅乎！又凡人不解，呼谓中国之人居丧者多皆奢溢，殊不然也。吾闻晋之宣景文武四帝，居亲丧皆毁瘠逾制，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礼，皆行七月服，於时天下之在重哀者，咸以四帝为法，世人何独不闻此，而虚诬高人，不亦惑乎！

刺骄卷第二十七

抱朴子曰：生乎世贵之门，居乎热烈之势，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。非夫超群之器，不辩於免盈溢之过也。盖劳谦虚己，则附之者众；骄慢倨傲，则去之者多；附之者众，则安之徽也；去之者多，则危之诊也。

存亡之机，於是乎在。轻而为之，不亦蔽哉！亦有出自卑碎，由微而著，徒以翕肩敛迹，偃伊侧立，低眉屈膝，奉附权豪，因缘运会，超越不次，毛成翼长，蝉蜕泉壤，便自轩昂，目不步足，器满意得，视人犹芥。或曲宴密集，管弦嘈杂，後宾填门，不复接引。或於同造之中，偏有所见，复未必全得也。直以求之，差勤以数接其情，苞苴继到，壶榼不旷者耳。

孟轲所谓爱而不敬，豕畜之也。而多有行诸，云是自尊重之道。自尊重之道，乃在乎以贵下贱，卑以自牧，非此之谓也。乃衰薄之弊俗，膏肓之废疾，安共为之，可悲者也。若夫伟人巨器，量逸韵远，高蹈独往，萧然自得，身寄波流之间，神跻九玄之表，道足於内，遗物於外，冠摧履决，蓝缕带索，何肯与俗人竞干佐之便僻，修佞幸之媚容，效上林喋喋之嗇夫，为春蠋夏绳之聒耳！

求之以貌，责之以妍，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，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，务在皮肤，不料心志，虽怀英抱异，绝伦迈世，事动可以悟举世之术，言发足以解古今之惑，含章括囊，非法不谈，而茅蓬不能动万钧之铿锵，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丽，因而蚩之，谓为凡愤。夫非汉滨之人，不能料明珠於泥沦之虫奉；非泣血之民，不能识夜光於重崖之里。虫焦螟之屯蚊眉之中，而笑弥天之大鹏；寸鲋游牛迹之水，不贵横海之巨鳞。故道业不足以相涉，聪明不足以相逮。理自不合，无所多怪。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，愿夫在位君子，无以貌取人，勉勸谦损，以永天秩耳。

抱朴子曰：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，见谓大度，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，而慕学之。或乱项科头，或裸袒蹲夷，或濯脚於稠众，或溲便於人前，或停客而独食，或行酒而止所亲，此盖左衽之所为，非诸夏之快事也。夫以

戴阮之才学，犹以耽踣自病，得失财不相补，向使二生敬蹈检括，恂恂以接物，竟竞以御用，其至到何适但尔哉！况不及之远者，而遵修其业，其速祸危身，将不移阴，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！

昔者西施痛而卧於道侧，姿颜妖丽，兰麝芬馥，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，莫不踌躇焉。於是邻女慕之，因伪疾伏於路间，形状既丑，加之酷臭，行人皆憎其貌而恶其气，莫不睨面掩鼻，疾趋而过焉。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，而效其倨慢，亦是丑女暗於自量之类也。帝者犹执子弟之礼於三老五更者，率人以敬也。人而无礼，其刺深矣。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，

盖欲人之敬之，必见自敬焉。不修善事，则为恶人，无事於大，则为小人。纣为无道，见称独夫；仲尼陪臣，谓为素王。则君子不在乎富贵矣。今为犯礼之行，而不喜闻遄死之讥，是负豕而憎说其臭，投泥而讳人言其污也。

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，知戎之将炽。余观怀悯之世，俗尚骄褻，夷虜自遇，其後羌胡猾夏，侵掠上京，及悟斯事，乃先著之妖怪也。今天下向平，中兴有徵，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，修济济之美乎！夫入虎狼之群，後知贲育之壮勇；处礼废之俗，乃知雅人之不渝。道化凌迟，流遁遂往，贤士儒者，所宜共惜，法当扣心同慨，矫而正之。若力之不能，未如之何，且当竹柏其行，使岁寒而无改也。何有便当崩腾竞逐其鬻茸之徒，以取容於若曹邪！去道弥远，可谓为痛叹者也。

其或峨然守正，确尔不移，不蓬转以随众，不改雅以入郑者，人莫能憎而知其善，而斯以不同於己者，便共仇讎而不数之。嗟乎，衰弊乃可尔邪，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，无党於俗，扬清波以激浊流，执劲矢以厉群枉，不过当不见容与，不得富贵耳。天爵苟存於吾体者，以此独立不达，亦何苦何恨乎而便当伐本瓦合，食甫糟握泥，剗足适履，毁方入圆，不亦剧乎！

夫节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，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，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荣犹在我也，不能令人不摈之而操不可改也。故分定计决，劝沮不能干，乐天知命，忧惧不能入，困瘁而益坚，穷否而不悔，诚能用心如此者，亦安肯草靡薄浮，以索啗衲，效乎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！

抱朴子曰：闻之汉末诸无行，自相品藻次第，群骄慢傲，不入道检者，为都魁雄伯，四通八达，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，讪毁真正，中伤非党，口习丑言，身行弊事，凡所云为，使人不忍论也。夫古人所谓通达者，谓通於道德，达於仁义耳。岂谓通乎褻黷而达於淫邪哉！

有似盗跖，自谓有圣人之道五者也。此俗之伤破人伦，剧於寇贼之来，不能经久，岂所损坏一服而已！若夫贵门子孙，及在位之士，不惜典刑，而皆科头袒体，踞见宾客，既辱天官，又移染庸民，後生晚出，见彼或已经清资，或

佻窃虚名，而躬自为之，则凡夫便谓立身当世，莫此之为美也。夫守礼防者苦且难，而其人多穷贱焉；恣骄放者乐且易，而为者皆速达焉。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。

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，长以买官而富贵，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饰也，其党与足以相引也，而无行之子，便指以为证，曰：彼纵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，此敕身履道而不免於贫贱矣。而不知荣显者有幸，而顿沦者不遇，皆不由其行也。然所谓四通八达者，爱助附己为之，履不及纳，带不暇结，携手升堂，连袂入室，出则接膝，请会则直致，所惠则得多，属托则常听，所欲则必副，言论则见饶，有患则见救，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，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。故小人之赴也，若决积水於万仞之高堤，而放烈火乎云梦之枯草焉。欲望萧雍济济，後生有式，是犹炙冰使燥，积灰令炽矣。

百里卷第二十八

抱朴子曰：三台九列，坐而论道；州牧郡守，操纲举领。其官益大，其事愈优，烦剧所锺，其唯百里。众役於是乎出，诛求之所丛赴，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，则国事不举，万机有阙，其损败岂徒止乎一境而已哉！

令长尤宜得才，乃急於台省之官也。用之不得其人，其故无他也，在乎至公之情不行，而任私之意不违也。或父兄贵重，而子弟以闻望见选；或高人属托，而凡品以无能见叙；或是所宿念，或亲戚匪他，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。亦时有快者，不为尽无所中也。要於不精者率多矣。其能自效立，勉修清约，夙夜在公，以求众誉，惧风绩之不美，耻知己之谬举，鲜矣！庸猥之徒，器小志近，冒於货贿，唯富是图，肆情恣欲，无止无足。在所司官，知其有足，赖主人举劾弹纠，终於当解，虑其结怨，反见中伤，不敢犯触，而恣其贪残矣。如此，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离判！离判者众，则不得屯聚而为群盗矣。

夫百寻之室，焚於分寸之隤；千丈之陂，溃於一蚁之穴。何可不深防乎！何可不改张乎！而秉斤两者，或舍铨衡而任情；掌柯斧者，或曲绳墨於附己。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，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，於是莅政而政荒，牧民而民散，或有秽浊骄奢而困百姓者矣，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，或有暗塞退愤而庶事乱者矣，或有潦倒疏缓而致驰坏者矣，或有好兴不急而疲人力者矣，或有藏养逋逃而行凌暴者矣，或有不晓法令而受欺弄者矣，或有以音声酒色而致荒湎者矣，或有围棋樗蒲而废政务者矣，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，或不省辞讼而刑狱乱者矣。百姓不堪，起为寇贼，衅咎发闻，寘於丛棘，亏君上之明，益刑书之烦，而民之荼毒，亦已深矣！

夫用非其人，譬犹被木马以繁缨，何由骋迹於追风以壤龙当云雨，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国之钧，出纳王命者，审良药之顾眄，不令跛蹇厕骐驎，冒昧苟得，暗於自量者，虑中道之颠蹶，不以弩鹵服鸾衡，则何患庶绩之不安，何忧四凶之不退，三皇岂足四，五帝难六哉！

接疏卷第二十九

抱朴子曰：以英逸而遭大明，则桑荫未移，而金兰之协已固矣；以长才而遇深识，则不待历试，而相知之情已审矣。飘乎犹起鸿之乘劲风，翩乎若胜鳞之蹶惊云也。若以沈抑而可忽乎，则姜公不用於周矣；若以疏贱而可距乎，则毛生不贵乎赵矣；若积素行乃托政，则甯戚不显於齐矣；若贵宿名而委任，则陈韩不录於汉矣。明者举大略细，不伎不求，故能取威定功，成天平地，岂肯称薪而爨，数粒乃炊，并瑕弃璧，披毛索灰黑哉！

钧世卷第三十

或曰：“古之著书者，才大思深，故其文隐而难晓；今人意浅力近，故露而易见。以此易见，比彼难晓，犹沟洫之方江河，虫豕埴之并嵩岱矣。故水不发山昆山，则不能扬洪流以东渐；书不出英俊，则不能备致远之弘韵焉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论管穴者，不可问以九阍之无外；习拘阂者，不可督以拔萃之独见。盖往古之士，匪鬼匪神，其形器虽冶铄於畴曩，然其精神，布在乎方策。情见乎辞，指归可得。且古书之多隐，未必昔人故欲难晓，或世异语变，或方言不同，经荒历乱，埋藏积久，简编朽绝，亡失者多，或杂续残缺，或脱去章句，是以难知，似若至深耳。且夫《尚书》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；《毛诗》者，华彩之辞也，然不及《上林》《羽猎》《二京》《三都》之汪濊博富也。然则古之子书，能胜今之作者，何也然守株之徒，喽喽所玩，有耳无目，何肯谓尔。其於古人所作为神，今世所著为浅，贵远贱近，有自来矣。

“故新剑以诈刻加价，弊方以伪题见宝也。是以古书虽质朴，而俗儒谓之墮於天也；今文虽金玉，而常人同之於瓦砾也。古书者虽多，未必尽美，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，使属笔者，得辨伐渔猎其中。然而譬如东瓠之木，长洲之林，梓豫虽多，而未可谓之为大厦之壮观，华屋之弘丽也；云梦之泽，孟诸之藪，鱼肉之(有脱文)虽饶，而未可谓之为煎火*敖之盛膳，渝狄之嘉味也。今诗与古诗，俱有义理，而盈於差美。

方之於士，并有德行，而一人偏长艺文，不可谓一例也；比之於女，俱体国色，而一人独闲百伎，不可混为无异也。若夫俱论宫室，而奚斯路寝之颂，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，而叔畋卢铃之诗，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，而清庙云汉之辞，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，而出车六月之作，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举条可以觉焉。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，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，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，咸以古诗三百，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。

“且夫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则莫不雕饰，时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。至於罽锦丽而且坚，未可谓之减於蓑衣；輜车并妍而又牢，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。书犹言也，若入谈话，故为知有(音)，胡越之接，终不相解，以此教戒，人岂知之哉！若言以易晓为辨，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若舟车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结绳，诸後作而善於前事，其功业相次千万者，不可复缕举也。世人皆知之，快於曩矣，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

省烦卷第三十一

抱朴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礼，弥纶人理，诚为曲备。然冠婚饮射，何烦碎之甚邪！人伦虽以有礼为贵，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，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，拜起俯伏之无已邪！往者天下义安，四方无事，好古官长，时或修之，至乃讲试累月，督以楚挾，昼夜修习，废寝与食。经时学之，一日试之，执卷从事，案文举动，黜谪之罚，又在其间，犹有过误，不得其意。而欲以为以此为生民之常事，至难行也。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。

古人询於草刍尧，博辨童谣，狂夫之言，犹在择焉。至於墨子之论，不能非也。但其张刑网，开途径，浹人事，备王道，不能曲述耳。至於讥葬厚，刺礼烦，未可弃也。

自建安之後，魏之武文，送终之制，务在俭薄，此则墨子之道，有可行矣。余以为丧乱既平，朝野无为，王者所制，自君作古。可命精学洽闻之士，才任损益，免於拘愚者，使删定三礼，割弃不要，次其源流，总合其事，类集以相从。其烦重游说，辞异而义同者存之，不可常行除之。无所伤损，卒可断约而举之，勿令沈隐，复有凝滞。其吉凶器用之物，俎豆觚觶之属，衣冠车服之制，旗章辨色之美，宫室尊卑之品，朝飨宾主之仪，祭奠殡葬之变，郊祀禘祫之法，社稷山川之礼，皆可减省，务令约俭。夫约则易从，俭则用少；易从则不烦，用少则费薄；不烦则涖事者无过矣，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。拜休揖让之

节，升降盘旋之容，使足叙事，无令小碎。条牒各别，令易案用。

今五礼混挠，杂饰纷错，枝分叶散，重出互见，更相贯涉。旧儒寻案，犹多所滞，驳难渐广异同无已，殊理兼说，岁增月长，自非至精，莫不惑闷。踳踳岐路之衢，悉劳群疑之藪，煎神沥思，考校判例，尝有穷年，竟不豁了。治之勤苦，决嫌无地，呻吟寻析，憔悴决角，修之华首不立，妨费日月，废弃他业，悉困後生，真未央矣。长致章句，多於本书。今若契合杂俗，次比种稷，删削不急，抗其纲，校其令，炳若日月之著明，灼若五色之有定，息学者万倍之役，弭诸儒争讼之烦，将来达者观之，当美於今之视周矣。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，无所惮难，而恨恨於惜怀，推车迟於去巢居也。

然守常之徒，而卒闻此义，必将愕然创见，谓之狂生矣。夫三王不相沿乐，五帝不相袭礼，而其移风易俗，安上治民一也。或革或因，损益怀善，何必当乘船以登山，策马以涉川，被甲以升庙堂，重裘以当隆暑乎！若谓古事终不可变，则棺槨不当代薪埋，衣裳不宜改裸袒矣。

尚博卷第三十二

抱朴子曰：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则景星之佐三辰也；俯而方之，则林薄之裨嵩岳也。虽津途殊辟，而进德同归；虽离於举趾，而合於兴化。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，操纲领而得一致焉。古人叹息於才难，故谓百世为随踵，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，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。是以闾陌之拙诗，军旅之鞠誓，或词鄙喻陋，简不盈十，犹见撰录，並次典诰，百家之言，与善一揆。譬操水者，器虽异而救火同焉；犹针灸者，术虽殊而攻疾均焉。

汉魏以来，群言弥繁，虽义深於玄渊，辞赡於波涛，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，发嘉瑞於後土，召环雉於大荒之外，安園堵於函夏之内，近弭祸乱之阶，远垂长世之祉。然时无圣人，目其口藻，故不得骋骈騷之迹於千里之途，编近世之道於三坟之末也。拘系之徒，桎梏浅隘之中，挈瓶训诂之间，轻奇贱异，谓为不急。或云小道不足观，或云广博乱人思，而不识合锱铢可齐重於山陵，聚百十可以致数於亿兆，群色会而袞藻丽，众音杂而韶濩和也。或贵爱诗乘浅近之细文，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，以磋切之至言为駸拙，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，真伪颠倒，玉石混淆，同广乐於桑间，钧龙章於卉服。悠悠皆然，可叹可慨也！

或曰：“著述虽繁，适可以骋辞耀藻，无补救於得失，未若德行不言之训。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。四科之格，学本而行末，然则缀文固为余事，而吾

子不褒崇其源，而独贵其流，可乎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德行为有事，优劣易见。文章微妙，其体难识。夫易见者粗也，难识者精也。夫唯粗也，故铨衡有定焉；夫唯精也，故品藻难一焉。吾故舍易见之粗，而论难识之精，不亦可乎！”

或曰：“德行者本也，文章者末也。故四科之序，文不居上。然则著纸者，糟粕之余事；可传者，祭毕之刍狗。卑高之格，是可识矣。文之体略，可得闻乎”

抱朴子曰：“荃可以弃而鱼未获，则不得无荃；文可以废而道未行，则不得无文。若夫翰迹韵略之宏促，属辞比事之疏密，源流至到之修短，蕴藉汲引之深浅。其悬绝也，虽天外毫内，不足以喻其辽邈；其相倾也，虽三光熠熠，不足以方其巨细。龙渊铅铤，未足譬其锐钝；鸿羽积金，未足比其轻重。清浊叁差，所禀有主，朗昧不同科，强弱各殊气，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，便概之一例。斯伯牙所以永思锺子，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。盖刻削者比肩，而班狄擅绝手之称；援琴者至众，而夔襄专知音之难。厩马千驷，而骐驎有邈群之价；美人万计，而威施有超世之容。盖有远过众者也。

“且夫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前闻。夫上天之所以垂象，唐虞之所以为称，大人虎炳，君子豹蔚，昌旦定圣谥於一字，仲尼从周之郁，莫非文也。八卦生鹰隼之所被，六甲出灵龟之所负，文之所在，虽贱犹贵，犬羊之鞮，未得比焉。且夫本不必皆珍，末不必悉薄。譬若锦绣之因素地，珠玉之居蚌石，云雨生於肤寸，江河始於咫尺尔。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，未可呼为余事也。”

或曰：“今世所为，多不及古，文章著述，又亦如之。岂气运衰杀，自然之理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百家之言，虽有步起，皆出硕儒之思，成才士之手，方之古人，不必悉减也。或有汪濊玄旷，合契作者，内辟不测之深源，外播不匮之远流，其所祖宗也高，其所紬绎也妙，变化不系滞於规矩之方圆，旁通不凝阂於一途之逼促，是以偏嗜酸咸者，莫能知其味，用思有限者，不能得其神也。夫应龙徐举，顾眄凌云，汗血缓步，呼吸千里，而蝼虫岂怪其无阶而高致，弩蹇患其过己之不渐也。若夫驰骤於诗论之中，周旋於传记之间，而以常情览巨异，以褊量测无涯，以至粗求至精，以甚浅揣甚深，虽始自髻髻，讫於振素，犹不得也。

夫赏快者必誉之以好，而不得晓者，必毁之以恶，自然之理也。於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虚诞，悞诚以为尔，未必违情以伤物也。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黜贱同时：虽有追风之骏，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；虽有连城之珍，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；虽有疑断之剑，犹谓之不及欧冶之所铸也；虽有起死之药，犹

谓之不及和鹄之所合也；虽有超群之人，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；虽有益世之书，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。是以仲尼不见重於当时，大玄见蚩薄於比肩也。俗士多云，今山不及古山之高，今海不及古海之广，今日不及古日之热，今月不及古月之朗，何肯许今之才士，不减古之枯骨！重所闻，轻所见，非一世之所患矣。昔之破琴斲弦者，谅有以而然乎！

汉过卷第三十三

抱朴子曰：历览前载，逮乎近代，道微俗弊，莫剧汉末也。当途端右阉宦之徒，操弄神器，秉国之钧，废正兴邪，残仁害义，蹲踏背憎，即聋从昧，同恶成群，汲引奸党。吞财多藏，不知纪极，而不能散锱铢之薄物，施振清廉之穷俭焉。进官则非多财者不达也，狱讼则非厚货者不直也，官高势重，力足拔才，而不能发毫厘之片言，进益时之翹俊也。其所用也，不越於妻妾之戚属；其惠泽也，不出乎近习之庸琐。莫戒臧文窃位之讥，靡追解狐忘私之义，分禄以拟王林，致事以由方回。故列子比屋，而门无郑阳之恤；高概成群，而不遭暴生之荐。抑挫独立，推进附己，此樊姬所以掩口，冯唐所以永慨也。

干时率皆素餐俞容，掩德蔽贤，忌有功而危之，疾清白而排之，讳忠讷而陷之，恶特立而摈之，柔媚者受崇饰之佑，方稜者蒙讪弃之患。养豺狼而歼麟虞，殖枳棘而翦椒桂。於是傲兀不检丸转萍流者谓之弘伟大量；苛碎峭峻怀螫挟毒者，谓之公方正直；令色警慧有貌无心者，谓之机神朗彻；利口小辩希指巧言者，谓之标领清妍；猝突萍莺骄矜轻锐者，谓之巍峨瑰杰；嗜酒好色鬩茸无疑者，谓之率任不矫；求取不廉好夺无足者，谓之淹旷远节；蓬发褻服游集非类者，谓之通美泛爱；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，谓之庄老之客；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，谓之萧豁雅韵；毁方投圆面从响应者，谓之绝伦之秀；凭倚权豪推货履径者，谓之知变炎奇；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，谓之业大志高；仰赖强亲位过其才者，谓之四豪之匹；输货势门以市名爵者，谓之轻财贵义；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，谓之以文会友；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，谓之通灵神人；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，谓之知来之妙，（般马）弄稍一夫之勇者，谓之上将之元；合离道听偶俗而言者，谓之英才硕儒。

若夫体亮行高，神清量远，不谄笑以取悦，不曲言以负心，含霜履雪，义不苟合，据道推方，嶷然不群，风虽疾而枝不挠，身虽困而操不改，进则切辞正论，攻过箴阙，退则端诚杜私，知无不为者，谓之门音駉徒苦。夙兴夜寐，退食自公，忧劳损益，毕力为政者，谓之小器俗吏。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，高俊括囊而佯愚，疏贱者奋飞以择木，繫制者曲从而朝隐，知者不肯吐其秘

算，勇者不为致其果毅，忠谏离退，奸凶得志，邪流溢而不可遏也，伪途辟而不可杜也。以臻乎凌上替下，盗贼多有，宦者夺人主之威，三九死庸竖之手。忠贤望士，谓之党人，囚捕诛锄，天下嗟嗷，无罪无辜，闭门遇祸。微烟起於萧墙，而飏焚遍於宇宙；浅隙发於肤寸，而波涛漂乎四极。金城屠於庶寇，汤池航於一苇，劲锐望尘而冰泮，征人倒戈而奔北，飞锋荐於户衣闥，左衽掠於禁省，禾黍生於庙堂，榛莠秀乎玉阶，云观变为狐兔之藪，象魏化为虎豹之蹊，东序烟烬於委灰，生民火焦沦於渊火，凶家害国，得罪竹帛，良史无褒言，金石无德音。夫何哉夫人故也。

吴失卷第三十四

抱朴子曰：吴之杪季，殊代同疾，知前疾之失於彼，不能改弦於此。鉴乱亡之未远，而蹶倾车之前轨，睹枳首之争草母，而忘同身之祸，笑虬虱之宴安，不觉事异而患等。见竞济之舟沈，而不知殊途而溺均也。余生於晋世所不见，余师郑君，具所亲悉，每诲之云：吴之晚世，尤剧之病，贤者不用，滓秽弃序，纪纲弛紊，吞舟多漏。贡举以厚货者在前，官人以党强者为右，匪富匪势，穷年无冀。德清行高者，怀英逸而抑沦；有才有力者，蹶云物以官跻。主昏於上，臣欺於下，不党不得，不竞不进，背公之俗弥剧，正直之道遂坏。於是斥鷃因惊风以凌霄，朽舟托迅波而电迈，鸳凤卷六翮於丛棘，鷁首滞潢污而不擢矣。秉维之佐，牧民之吏，非母後之亲，则阿谄之人也。进无补过拾遗之忠，退无听讼之干，虚谈则口吐冰霜，行己则浊於泥潦。莫愧尸禄之刺，莫畏致戎之祸，以毁誉为蚕织，以威福代稼穡。车服则光可以鉴，丰屋则群鸟爰止。叱吒疾於雷霆，祸福速於鬼神，势利倾於邦君，储积富乎公室。出饰翟黄之卫从，入游玉根之藻棁。僮仆成军，闭门为市，牛羊掩原隰，田池布千里。有鱼沧濯裘之俭，以窃赵宣平仲之名。内崇陶侃文信之訾，实有安昌董邓之污。虽造宾不沐嘉旨之俟，饥士不蒙升合之救，而金玉满堂，妓妾溢房，商贩千艘，腐谷万庾，园囿拟上林，馆第僭太极，梁肉余於犬马，积珍陷於帑藏。

其接士也，无葭莩之薄；其自奉也，有尽理之厚。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，而窃大理之位；不识几案之所置，而处机要之职；不知五经之名目，而飡儒官之禄；不闲尺纸之寒暑，而坐著作之地。笔不狂简，而受驳议之荣；低眉垂翼，而充奏劾之选；不辩人物之精粗，而委以品藻之政；不知三才之军势，而轩昂节盖之下；屡为奔北之辱将，而不失前锋之显号；不别菠麦之同异，而忝叨顾问之近任。夫鱼质龙文，似是而非，遭水而喜，见獭即悲，虽临之以斧钺之威，诱之以倾城之宝，犹不能夺铅锋於犀兕，聘驽蹇以追风，非不忌重诛也。

，非不悦美赏也，体不可力，无自奈何，而欲与之辑熙百揆，弘济大务，犹托万钧於尺舟之上，求千锺於升合之中，继刍狗而责卢鹄之效，构鸡弩而崇鹰扬之功，其不可用，亦较然矣！

吴主不此之思，不加夕惕，佞谄凡庸，委以重任，危机急於弓广弩，亡徵著於日月，而自谓安於峙岳，唐虞可仰也。目力疲於绮粲，而不以览庶事之得失；耳聪尽於淫音，而不以证献言之邪正；谷帛靡於不争，而不以赈战士之冻馁；心神悦於爱媚，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。盖轻乎崇替之源，而忽乎宗庙之重者也。

郑君又称，其师左先生隐居天柱，出不营禄利，不友诸侯，然心愿太平，窃忧桑梓，乃慨然永叹於蓬屋之下，告其门生曰：“汉必被耀，黄精载起，纒枢纽於太微，回紫盖於鹑首。联天理物，光宅东夏，惠风被於区外，玄泽洽乎宇内。重译接武，贡楮盈庭，荡荡巍巍，格於上下，承平守文，因循甚易，而五弦谧响，南风不咏，上不获恭己之逸，下不闻康哉之歌。飞龙翔而不集，渊虬蟠而不跃，驹虞翳於冥昧，朱华牙而未秀，阴阳相沴，寒燠缪节，七政告凶，陵谷易所，殷雷车訇磕。於龙潜之月，凝霜肃杀乎朱明之运。玉烛不照，沈醴不涌，郊声多垒，嘉生不遂夫岂他哉诚由四凶不去，元凯不举，用者不贤，贤者不用也。

“然高概远量，被褐怀玉，守静洁志，无欲於物，藏路渊洿，得意遗世，非礼不动，非时不见，困而无闷，穷而不悔，乐天任命，混一荣辱，进无悦色，退无戚容者，固有伏死乎雍瓦牖，安肯沽炫以进趋，揭其不赀之宝，以竞燕石之售哉！孔墨之道，昔曾不行，孟轲扬雄，亦居困否，有德无时，有自来耳。世无离朱，皂白混焉。时乏管青，骐蹇糅焉。砾积於金匱，瑾瑶委乎沟洫，匠石缅而遐沦，梓豫忽而莫识，已矣，悲夫！我生不辰，弗先弗後，将见吴土之化为晋哉，南民之变成北隶也。”言犹在耳，而孙氏輿榘。

抱朴子闻之曰：二君之言，可为来戒。故录於篇，欲後代知有吴失国，匪降自天也。若苟讳国恶，纤芥不贬，则董狐无贵於直笔，贾谊将受讥於过秦乎！

守壻卷第三十五

抱朴子曰：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，慕寝丘之莫争，简壻土以葺宇，锐精艺文，意忽学稼，屡失有年，饥色在颜。或人难曰：“天知礼在廩实，施博由乎货丰，高出於有余，俭生乎不足。故十千美於诗人，食货首乎八政。躬稼基克配之业，耦耕有不改之乐。奇士之居也，进则侣鸿鸾以振翮，退则叁陶白之理

生，仕必霸王，居必千金，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，勤四体以稼穡，播原菽之与与，茂嘉蔬之翼翼，收粃秬之千仓，积我庾之惟亿，出连骑以游畋，入侯服而玉食。而先王之宅此也，亢阳则出谷飏尘，重阴则滔天凌丘，陆无含秀之苗，水无吐穗之株，稗粃旷於圖廩，薪爨废於庖厨。怡尔执待兔之志，坦然无去就之谟。吾恐首阳之事，必见於今；丹山之困，可立而须。人为子寒心，子何晏然而弗忧也夫睹机而不作，不可以言明，安土而不移，众庶之常事，岂玩鲍者忘兰，而大迷者易性乎！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，不识所谓。夫充冕非御锋镝之服，典诰非救饥寒之具也。胡不眎沃衍於四郊，躬田畯之良业，舍六艺之迂阔，收万箱以赈乏乎”

潜居先生曰：“夫聵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，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，井蛙不可语以沧海，庸俗不可说以经术。吾子苟知老农之小功，未喻面墙之巨拙，何异拾琐沙而捐隋和，向炯烛而背白日也。夫好尚不可以一概訖，趋舍不可以彼我易也。夫欲躋阇风陟嵩华者，必不留行於丘垤；意在乎游南溟，泛沧沧海者，岂暇逍遥於潢沔。是以注清听於九韶者，巴人之声不能悦其耳；烹大牢飨方丈者，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。鷖鹏戾赤霄以高翔，鹖鴳傲蓬林以鼓翼，洿隆殊途，亦飞之极。晦朔甚促，朝菌不识。蜉蝣忽忽於寸阴，野马六月而後息，儵魮泛滥以暴鳞，灵虬勿用乎不测，行业乖舛，意何可得。余虽草梨餐之不充，而足於鼎食矣。

故列子不以其乏，而贪郑阳之禄，曾叁不以其贫，而易晋楚之富。“夫收微言於将坠者，周孔之遐武也，情孳孳以为利者，孟叟之罪人也。造远者莫能兼通於岐路，有为者莫能并举於耕学，体瘁而神豫，亦何病於居约且又处壻则劳，劳则不学清而清至矣。居沃则逸，逸则不学奢而奢来矣。清者，福之所集也；奢者，祸之所赴也。福集，则虽微可著，虽衰可兴焉；祸赴，则虽强可弱，虽存可亡焉。此不期而必会，不招而自来者也。故君子欲正其末，必端其本；欲辍其流，则遏其源。故道德之功建，而侈靡之门闭矣。姜望至德而佃不复种，重华大圣而渔不偿网，然後玉璜表营丘之祚，大功有二十之高，何必讥之以惰懒，而察才以相士乎！夫二人分财，取少为廉，余今让天下之丰沃，处兹邦之偏壻，舍安昌之膏腴，取北郭之无欲，诚万物之可细，亦何往而不足哉！北辰以不改为众星之尊，五岳以不迁为群望之宗。蟋蟀屡移而不贵，禽鱼履深则逢患。方将垦九典之芜草岁，播六德之嘉谷，厥田邈於上士之科，其收盈乎天地之间。何必耕耘为务哉！昔被衣以弃财止盗，庚氏以推譬厉贪，琉广散金以除子孙之祸，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忧，牛缺以载珍致寇，陶谷以多藏召殃。得失较然，可无鉴乎！”

於是问者抑然，良久口张而不能噓，首俯而不能仰。慨而嗟乎，始悟立不

朽之言者，不以产业汨和，追下帷之绩者，不以窥园涓目。子以臭维之甘呼鸳凤，擗蟹之计要猛虎，岂不陋乎！鄙哉，子之不夙知也！

安贫卷第三十六

抱朴子曰：昔汉火寝耀，龙战虎争，九有幅裂，三家鼎据。有乐天先生者，避地蓬转，播流岷益，始处昵於文休，末见知於孔明。而言高行方，独立不群，时人惮焉，莫之或与。时二公之力，不能违众，遂令斯生沈抑衡革，齿渐桑榆，而韦布不改。而时主思贤，不闻不知；当途之士，莫举莫贡。潜侧武之陋巷，窜绳枢之蓬屋，进废经世之务，退忘治生之车，草梨餐屡空，朝不谋夕。

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诘之，曰：‘盖闻有伊吕之才者，不久滞於穷贱；怀猗顿之术者，不长处於饥寒。达者贵其知变，智士验乎不匮。故范生出则灭吴霸越，为命世之佐；入则货殖营生，累万金之贄。天贫在六极，富在五福，《诗》美加可矣，

《易》贵聚人，垂饵香则鱗鲋来，悬赏厚则果毅奋，长卿所以解犊鼻而拥朱旄，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，不韦所以食十万之邑，张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。故下乡俭而获悔咎之辰，漂姬丰而蒙千金之报。先生无少伯之奇略，专锐思乎六经，忽绝米长之实祸，慕不朽之虚名，耻诡遇以干禄，羞炫沽以要荣，冀西伯之畋，俟黄河之将清。甘列子之菜色，邈全神而遗形，何异图画骐驎，以代徒行之劳；遥指海水，以解口焦之渴；张鱼网於峻极之巅；施钓缗於修木之末；虽自以为得所，犹未免乎迂阔也。事无身後之功，物无违时之盛。今海内瓜分，英雄力竞，象恭滔天，猾夏放命，弩蹇星驰以兼路，豺狼奋口而交争。当途投袂以讼屈，素士蒙尘以履径，纯儒释皇道而治五霸之术，硕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评。筐筐实者，进於草莱；乏资地者，退於朝廷；握黄白者，排金门而陟玉堂，诵方策者，结世讎而委泥泞；赘币浓者，瓦石成珪璋；请托薄者，龙骏弃林垞；党援多者，偕惊飏以凌云；交结狭者，侣踊鳖以沈泳。

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腾，独贤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无儋石之储，出无束修之调。徒含章如龙凤，被文如虎豹，吐之如波涛，陈之如锦绣，而冻饿於环堵，何计疏之可吊奚不泛轻舟以托迅，御飞帆以远之。交瑰货於朔南，收金碧於九疑。迪崔烈之遐武，縻好爵於清时徒疲劳於述作，岂蝉蜕之有期也独苦身以为名，乃黄老之所蚩也！”

乐天先生答曰：“六艺备研，八索必该。斯则富矣，振翰摘藻，德音无穷，斯则贵矣。求仁仁至，舍旃焉如。夫栖重渊以颐灵，外万物而自得，遗纷埃

於险途，澄精神於玄默。不窥牖以遐览，判微言而靡惑。虽复设之以台鼎，犹确尔而弗革也。曷肯忧贫而与贾竖争利，戚穷而与凡琐竞达哉！吾子苟知商贩可以崇宝，耕也可以免饥，不识逐麋者不顾兔，道远者其到迟也。且夫尚父之鼓刀，素首乃吐奇也；万钧之为重，冲飈不能移；箫韶未九成，灵鸟紆仪也。是以俟扶摇而登苍霄者，不弃拙於蓬蒿之杪；骋兰筋以陟六万者，不争途乎蹇驴之群。大孝必畏辱亲之险，故子春战悸於下堂；上智不贵难得之财，故唐虞捐金而抵璧。明哲消祸於未来，知士闻利则虑害，而吾子言凡仆以泛舟，孳孳於润屋，劝隋珠之弹雀，控虎口以夺肉，轻遗体於不测，触重险以远至，忘发肤之明戒，寻乾没於难冀。若夫焚输倾岩，木拔石飞，阳侯山峙，洪涛山罪巍，轻艘尘漂，力与心违，从嗟泣而罔逮，乃悟达者之见微也。

“昔回宪以清苦称高，陈平以无金免危，广汉以好利丧身，牛缺以载宝灰糜。匹夫枉死於怀璧，丰狐召灾於美皮。今吾子督余以诲盗之业，敦余以召贼之策，进鸩酒以献酬，慧养寿之忠益。夫士以三坟为金玉，五典为琴箏，讲肄为锺鼓，百家为笙簧，使味道者以辞饱，酣德者以义醒，超流俗以高蹈，轶亿代以扬声，方长驱以独往，何货贿之秽情。夫藏多者亡厚，好谦者忌盈，含夜光者速剖，循覆车者必倾，过载者沈其舟，欲胜者杀其生。盖下士所用心，上德所未营也。”於是问者荡然自失，请备门生之末编，永宝长生之良方焉。

仁明卷第三十七

抱朴子曰：门人共论仁明之先後，各据所见，乃以谥余。余告之曰：“三光华象者乾也，厚载无穷者坤也，乾有仁而兼明，坤有仁而无明。卑高之数，不以邈乎！夫唯圣人，与天合德。故唐尧以钦明冠典，仲尼以明义首篇。明明在上，元首之尊称也。明哲保身，大雅之绝踪也。虫口月飞蠕动，亦能有仁。故其意爱弘於长育，哀伤著於啁噍。然赴阱阱而无猜，入罟罗而不觉。有仁无明，故并趋祸而攸失炽，潜景以易咀生，结栋宇以免巢穴，选禾稼以代毒烈，制衣裳以改裸饰。後舟楫以济不通，服牛马以息负步，序等威以镇祸乱，造器械以戒不虞，创书契以治百官，制礼律以肃风教，皆大明之所为，非偏人之所能辩也。

“夫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，危亡之祸，无以杜遏，亦可知矣。夫料盛衰於未兆，探机事於无形，指倚伏於理外，距浸润於根生者，明之功也。垂恻隐於昆虫，虽见犯而不校，睹齧觫而改牲，避行苇而不蹈者，仁之事也。尔则明者才也，行者行也。杀身成仁之行可力为，而至鉴玄测幽之明难亡假。精粗之分，居然殊矣。夫体不忍之仁，无臧否之明，则心惑伪真，神乱朱紫，思算不分

，邪正不识。不远安危，则一身之不保，何暇立以济物乎！昔姬公非无友於之爱，而涕泣以灭亲；石石昔非无天性之慈，而割私以奉公。盖明见事体，不溺近情，遂为纯臣。以义断恩，舍仁用明，以计抑仁，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。汤武逆取顺守，诚不仁也。应天革命，以其明也。徐偃修仁以朝同班，外坠城池之险，内无戈甲之备，亡国破家，不明之祸也。”

门人曰：“仲尼叹仁为任重而道远，又云，人而不仁如礼何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”

孟子曰，仁，宅也；义，路也。人无恻隐之心，非仁也。三代得天下以仁，失天下以不仁。此皆圣贤之格言，竹素之显证也。而先生贵明，未见典据。小子蔽暗，窃所惑焉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古人云，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子近之矣。曩六国相吞，豺虎力竞，高权诈而下道德，尚杀伐而废退让，孟生方欲抑顿贪残，褒隆仁义，安得不勤勤谆谆，独称仁邪然未有片言，云仁胜明也。譬犹疫疠之时，医巫为贵，异口同辞，唯论药石，岂可便谓针艾之伎，过於长生久视之道乎且吾以为仁明之事，布於方策，直欲切理示，大较精神，举一隅耳。而子犹日用而不知，云明事之无据乎！乾称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是立天以明，无不包也。坤云至哉万物资生，是地德仁，承顺而已。先後之理，不亦炳然！《诗》云，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。明明天子，令问不已。’《易》曰，王明并受其福。幽赞神明，神而明之。此则明之与神合体，诚非纯仁，所能企拟也。孔子曰‘聪明神武’，不云‘聪仁’，又曰‘昔者明王之治天下’，不曰‘仁王’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明德惟馨’，不云‘仁德’。《书》云‘元首明哉’，不曰‘仁哉’。老子叹上士，则曰‘明白四达’，其说衰薄，则曰‘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’。《易》曰‘王者南面向明’，不云‘向仁’也。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又曰‘为仁由己’，斯则人人可为之也。至於聪明，何可督哉！故孟子云，凡见赤子将入井，莫不趋而救之。以此观之，则莫不有仁心，但厚薄之间，而聪明之分时而有耳。昔崔杼不杀晏婴，晏婴谓杼为大不仁，而有小仁。然则奸臣贼子，犹能有仁矣。”

门人又曰：“《易》称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，然则人莫大於仁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所以云尔者，以为仁在於行，行可力为，而明入於神，必须天授之才，非所以训故也。”

博喻卷第三十八

抱朴子曰：盈乎万钧，必起於锱铢；竦秀凌霄，必始於分毫。是以行潦集

而南溟就无涯之旷，寻常积而玄圃致极天之高。

抱朴子曰：骋逸策迅策迅者，虽遗景而不劳，因风凌波者，虽济危而不倾。是以元凯分职，而则天之勋就；伊吕去世任，而革命之功就。

抱朴子曰：琼艘瑶緝，无涉川之用；金弧玉弦，无激乖之能。是以介洁而无政事者，非拨乱之器，儒雅而乏治略者，非翼亮之才。

抱朴子曰：闾风玄圃，不借高於丘垤；悬黎结绿，不假观於琼珉。是以英伟不群，而幽蕙之芬骇；峻概独立，而众禽之响振。

抱朴子曰：冰炭不炫能於冷热，瑾瑜不证珍而体著。是以君子恭己，不恤乎莫与，至人尸居，心遗乎毁誉。

抱朴子曰：冲飈倾山，而不能效力於拔毫；火炼金石，而不能耀烈以起湿。是以淮阴善战守，而拙理治之策；绛侯安社稷，而乏承对之给。

抱朴子曰：徇名者不以授命为难，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。是以纪信甘灰糜而不恨，杨朱同一毛於连城。

抱朴子曰：小鲜不解灵虬之远规，鳬鹭不知鸿鹄之非匹。是以耦耕者笑陈胜之投耒，浅识者嗤孔明之抱膝。

抱朴子曰：淳钧之锋，验於犀兕；宣慈之良，效於明试。是以同否则元凯与斗筭无殊，并任则騶骥与驽骀不异。

抱朴子曰：器非瑚簋，必进锐而退速；量拟伊吕，虽发晚而到早。是以鷦鷯倦翮，犹不越乎蓬杪，鸳雏徐起，顾眄而戾苍昊。

抱朴子曰：否终则承之以泰，晦极则清辉晨耀。是以垂耳吴阪者，骋千里之逸轨；萦鳞九渊者，凌虹霓以高蹈。

抱朴子曰：九断四属者，蕴藻所以表灵；摧柯碎叶者，茝蕙所以增芬。是以夷吾桎槛，而建匡合之绩；应侯困辱，而著入秦之勋。

抱朴子曰：听竞者细，则利同而讎结；善否殊途，则事异而结生。是以嫫母宿瘤，恶见西施之艳容；商臣小白，曾闻延州之退耕。

抱朴子曰：精纯舛迹，则凌迟者愧恨；壮弱异科，则扛鼎者见忌。是以淮阴显擢，而庸隶悒懊以疾其超；武安功高，而范睢饰谈以破其事。

抱朴子曰：必死之病，不下苦口之药；朽烂之材，不受雕镂之饰。是以比干匪躬，而剖心於精忠；田丰见微，而夷戮於言直。

抱朴子曰：峯阳孤桐，不能无弦而激哀响；大夏孤竹，不能莫吹而吐清声。是官卑者稷离不能康庶绩，权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。

抱朴子曰：登峻者戒在於穷高，济深者祸生於舟重。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，东越有悔盈亢之文种。

抱朴子曰：刚柔有不易之质，贞桡有天然之性。是以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

，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。

抱朴子曰：不以其道，则富贵不足居；违仁舍义，虽期颐不足吝。是以卞随负石以投渊，仲由甘心以赴刃。

抱朴子曰：卑高不可以一概齐，餐廩不可以劝沮化。是以惠施患从车之苦少，庄周忧得鱼之方多。

抱朴子曰：出处有冰炭之殊，躁静有飞沈之异。是以墨翟以重茧跣怡颜，箕叟以遗世得意。

抱朴子曰：适心者交浅而爱深，忤神者接久而弥乖。是以声同则倾盖而居昵，道异而白首而无爱。

抱朴子曰：舳舻鹢首，涉川之良器也，櫂之以北狄，则沈漂於波流焉。蒲梢汗血，迅趋之骏足也，御非造父，则倾僨於崦途焉。青萍豪曹，剡锋之精绝也，操者非羽越，则有自伤之患焉。劲兵锐卒，拨乱之神物也，用者非明哲，则速自焚之祸焉。

抱朴子曰：天秩有不迁之常尊，无礼犯遄死之重刺。是以玄洲之禽兽，惟能言而不得厕贵牲；蛩蛩之负厥足，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。

抱朴子曰：谤读言不可以巧言弭，实恨不可以虚事释。释之非其道，弭之不由理，犹怀冰以遣冷，重炉以却暑，逐光以逃影，穿舟以止漏矣。

抱朴子曰：明主官人，不令出其器；忠臣居位，不敢过其量。非其才而妄授，非所堪而虚任，犹冰碗之盛沸汤，葭葦之包烈火，缀万钧於腐索，加倍载於扁舟。

抱朴子曰：豹笏之裘，不为负薪施；九成六变，不为聋夫设；高唱远和，不为庸愚吐；忘身致果，不为薄德作。

抱朴子曰：民财匱乏而求不已，下力竭矣，而役不休，欲怨叹之不生，规其宁之惟永，断根以续枝，割背以裨腹，刻目以广明，剜耳以开聪也。

抱朴子曰：法无一定，而慕权宜之随时，功不倍前，而好屡变以偶俗，犹剽高马以适卑车，削附踝以就偏履，断长剑以赴短鞞，割尺璧以纳促匣也。

抱朴子曰：止波之修鳞，不出穷谷之隘；鸾栖之峻木，不秀培蝼之卑，九畴之格言，不吐庸猥之口，金版之高算，不出恒民之怀，睹百抱之支，则足以知其本之不细，睹汪濊之文，则足以觉其人之渊邃。

抱朴子曰：桑林郁蔼，无补柏木之凄冽；膏壤带郭，无解黔敖之蒙袂。然茧纒绵绵，引之自出，千仓万箱，於是乎生。故识远者贵本，见近者务末。

抱朴子曰：体粗者系形，知精者得神，原始见终者，有可推之绪，得之未朕者，无假物之因。是以昼见天地，未足称明，夜察分毫，乃为绝伦。

抱朴子曰：馊藻春耀，不能离柯以久鲜；吞舟之鱼，不能舍水而摄生。是

以名美而实不副者，必无没节之风；位高而器不称者，不免致寇之败。

抱朴子曰：忍痛苦之药石者，所以除伐命之疾；婴甲冑之重冷者，所以捍锋镝之集；洁操履之拘苦者，所以全拔萃之业；纳拂心之至言者，所以无易方之惑也。

抱朴子曰：鸾凤竞粒於庭场，则受褻於鸡鹜；龙麟杂厕於刍豢，则见覲於六牲。是以商老栖峻以播邈世之操，卞随赴深以全遗物之声。

抱朴子曰：浚井不渫则泥汙滋积，嘉谷不耘则萑莠弥蔓。学而不思则阂实繁，讲而不精则长惑丧功。

抱朴子曰：积万金於篋匱，虽俭乏而不用，则未知其有异於贫窶。怀逸藻於胸心，不寄意於翰素，则未知其有别於庸猥。

抱朴子曰：南威青琴，姣冶之极，而必俟盛饰以增丽，回赐游夏，虽天才隽朗，而实须《坟》《诰》以广智。

抱朴子曰：丹帟接网，组帐重荫，则丑姿翳矣；朱漆饰致，错涂炫耀，则枯木隐矣。是以六艺备则卑鄙化为君子，众誉集则孤陋邈乎贵游。

抱朴子曰：繁林翳荟，则羽族云萃；玄渊浩汗，则鳞群兢赴。德盛业广，则宅心者众，舍瑕录用，即远怀近集。

抱朴子曰：寻飞绝景之足，而不能骋逸放於吕梁；凌波泳渊之属，而不能陟峻而攀危。故离朱剖秋毫於百步，而不能辩八音之雅俗；子野合通灵之绝响，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。

抱朴子曰：四聪广辟，则羲和纳景；万仞虚己，则行潦交赴。故博辨之道弘，则异闻毕集；庭燎之耀辉，则奇士叩角；诽谤之木设，则有过必知；敢谏之鼓悬，则直言必献。

抱朴子曰：能言莫不褒尧，而尧政不必皆得也；举世莫不贬桀，而桀事不必尽失也。故一条之枯，不损繁林之蓊蔭；蒿麦冬生，无解毕发之肃杀。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，美多也；嫫母有所美而不能救其丑者，丑笃也。

抱朴子曰：身与名，难两济；功与神，鲜并全。支离其德者，苦而必安；用以适世，者乐而多危。故鸷禽以奋击拘繫，言鸟以智慧见宠，琼瑶以符辨剖判，三金以琦玩治铄，兰茝以芬馨剪刈，文梓以含音受伐。是以翠蚪睹化益而登玄云，灵凤值孟戏而反丹穴，子永叹天伦之伟，漆园悲被綉之牺。

抱朴子曰：万麋倾角，猛虎为之含牙；千禽鳞萃，鸷鸟为之握爪。是以四国流言，公旦不能遏；谤者盈路，而子产无以塞。

抱朴子曰：威施之艳，粉黛无以加，二至之气，吹嘘不能增。是以怀英逸之量者，不务风格以示异；体邈俗之器者，不恤小誉以徇通。

抱朴子曰：鳞止凤仪，所患在少；狐鸣梟呼，世忌其多。是以俊乂盈朝

，而求贤者未倦；谗佞作威，而忠贞者切齿。

抱朴子曰：多力何必孟贲乌获，逸容凯唯郑旦毛嫱，飚迅非徒骅骝驪驎，立断未独沈闾干将。是以能立素王之业者，不必东鲁之丘；能洽掩枯之仁者，不必西邻之昌。

抱朴子曰：灵凤振响於朝阳，未有惠物之益，而莫不澄听於下风焉。鸛巢宵集於垣宇，未有分厘之损，而莫不掩耳而注镝焉。故善言之往，无远不悦；恶言之来，靡近不忤。犹日月无谢於贞明，枉矢见忘於暂出。

抱朴子曰：影无违形之状，名无离实之文。故背源之水，必不能扬长流以东渐；非时之华，必不能稽辉藻於冰霜。

抱朴子曰：锯牙之兽，虽低伏而见惮；挥斧之虫，虽口止全形而不威。故君子被褐，穷而不可轻；小人轩冕，达而不足重。

抱朴子曰：逸麟逍遥大荒之表，故无机阱之祸；灵鸽振翅玄圃之峰，以违罽罗之患。何必曲穴而永怀怵惕。何必衔芦而惨惨畏容。故充乎宰割之用者，必爱乎刍豢者也。给乎煎熬之膳者，必安乎庭立者也。

抱朴子曰：聪者贵於理遗音於千载之外，而得兴亡之迹。明者珍於鉴逸群於寒瘁之中，而抽匡世之器。若夫聆繁会之响，而顾问於庸工，非延州之清听也。枉英远之才，而谄之於常人，非独见之奇识也。故与不赏物者而论用凌济之器，是使瞽者指五色也；与妒胜己者而谋举疾恶之贤，是与狐议治裘也。

抱朴子曰：鸞駁危苦於嶮峻之端，不乐口弗守之役，吉光饥渴於冰霜之野，不愿牺牲之饱，孤竹不以绝粒易鹿台之富，子廉不以困匱贸铜山之丰。

抱朴子曰：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，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。故有跋涉而游集，亦或密迩而不接。

抱朴子曰：华袞粲烂，非只色之功；嵩岱之峻，非一篑之积。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绩熙，四七授而佐命之勋著。

抱朴子曰：翠虬无翅而天飞；螭蛇无足而电骞，鳖无耳而关头善闻，蚓无口而扬声。故皋繇喑而与辩者同功，晋野瞽而与离朱齐明。

抱朴子曰：官达者才未必当其位，誉美者实未必副其名。故锯齿不能咀嚼，箕舌不能别味，壶耳不能理音，尸彘乔鼻不能识气，釜目不能才卢望舒之景，床足不能有寻常之逝。

抱朴子曰：路人不能挽劲命中而识养由之射，颜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东野之败。故有不能下棋而经目识胜负，不能徽弦而过耳解郑雅者。

抱朴子曰：垂荫万亩者，必出峻极之岭；滔天襄陵者，必发板桐之源。邈世之勋，必由绝伦之器；定倾之算，必吐冠俗之怀。是以虫焦螟之巢，无乘风之羽；沟洫之中，无宵朗之琦。

抱朴子曰：冲飈焚轮，原火所以增炽也，而萤烛值之而反灭；甘雨膏泽，嘉生所以繁荣也，而枯木得之以速朽；朱轮华毂，俊民之大宝也，而负乘窃之而召祸；鼎食万鍾，宣力之弘报也，而近才授之以覆食束。

抱朴子曰：屠犀为甲，给乎专征之服，裂翠为华，集乎後妃之首，虽出幽谷，迁於乔木，然为二物之计，未若栖窜於林薄，摄生乎榛藪也。故灵龟宁曳尾於涂中，而不愿巾笥之宝；泽雉乐十步之啄，以违鸡鹜之祸。

抱朴子曰：偏才不足以经周用，只长不足以济众短。是以鸡知将旦，不能究阴阳之历数；鹄识夜半，不能极晷景之道度；山鸠知晴雨於将来，不能明天文；蛇虫岂知潜泉之所居，不能达地理。

抱朴子曰：禁令不明，而严刑以静乱；庙算不精，而穷兵以侵邻。犹钗禾以讨蝗虫，伐木以杀蠹蝎，食毒以中蚤虱，彻舍以逐雀鼠也。

抱朴子曰：锐锋产乎钝石，明火炽乎暗木，贵珠出乎贱蚌，美玉出乎丑璞。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，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。

抱朴子曰：志得则颜怡，意失则容戚。本朽则末枯，源浅则流促。有诸中者必形乎表，发乎迩者必著乎远。

抱朴子曰：妍姿媚貌，形色不齐，而悦情可均；丝竹金石，五声诡韵，而快耳不异；缴飞钩沈，罍举置抑，而有获同功；树勋立言，出处殊途，而所贵一致。

抱朴子曰：利丰者害厚，质美者召灾。是以南禽殄於藻羽，穴豹死於文皮，鱣鲤积而玄渊涸，麋鹿聚而繁林焚，金玉崇而寇盗至，名位高而忧责集。

抱朴子曰：商风宵肃则絺扇废，登危陟峻则轻舟弃，干戈云扰则文儒退，丧乱既平则武夫黜。

抱朴子曰：价直万金者，不待见其物而好恶可别矣；条枝连抱者，不俟围其木而巨细可论矣。故望洪涛之滔天，则知其不起乎潢污之中矣；观翰草之汪濊，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。

抱朴子曰：丹华绿草，不拘於曲瘁之株；紫芝芳秀，不限於斥卤之壤。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，生於四罪之门；承历数於文祖者，出於顽嚚之家。

抱朴子曰：善言居室，则靡远不应；枉直不中，则无近不离。是以宋野有退舍之荧惑；殷朝有外奔之昵属。四环至自少广之表，鹿马变於萧墙之里。

抱朴子曰：荆卿朱亥，不示勇於怯弱之间；孟贲冯妇，不奋戈戟於俚侠之群。英儒硕生，不饰细辩於浅近之徒；达人伟士，不变日交察於流俗之中。

抱朴子曰：盘旋揖让，非御寇之容；攒甲纓冑，非庙堂之饰。垂绅振佩，不可以挥刃争锋；规行矩步，不可以救火拯溺。

抱朴子曰：乾坤陶育，而庶物不识其惠者，由乎其益无方也；大人神化

，而群细不觉其施者，由乎治之於未有也。故可知者小也，易料者少也。

抱朴子曰：娥英任姒，不以蚕织为首称，汤武汉高，不以细行招近誉。故澄视於三辰者，不遑紆鉴於井谷；清听於韶濩者，岂暇垂耳於桑间。

抱朴子曰：肤表或不可以论中，望貌或不可以核能。仲尼似丧家之狗，公旦类朴斫之材，咎繇面如蒙俱，伊尹形若槁骸，及龙阳宋朝，犹土偶之冠夜光，藉孺董邓，犹锦纨之裹尘埃也。

抱朴子曰：勋华不能化下愚，故教不行於子弟；辛癸不能改上智，故恶不染於三仁。

抱朴子曰：至大有所不能变，极细有所不能夺。故冰霜肃杀，不能凋菽麦之茂；炽暑郁阴，不能消雪山之冻；飚风荡海，不能使潜泉扬波；春泽荣物，不能使枯卉发华。抱朴子曰：泣血之宝，仰石监石诸以摘景，沈闾孟劳，须楚砥以敛锋，骝马日待王孙而致远，令质俟隳括而成德。

抱朴子曰：栖鸾戢鸞，虽饥渴而不愿笼委於庖人之室；乘黄天鹿，虽幽饥而不乐草刍秣於濯龙之厩。是以掇螭之叟，忘万物於芳林，垂纶之生，忽执珪於南楚。

抱朴子曰：方圆舛状，逝止异归。故浑象尊於行健，坤後贵於安贞。七政四气，以周流成功；五岳六柱，以峙静作镇。是以宋墨楚申，以载驰存国，干木胡明，以无为折冲。

抱朴子曰：得意於丘园者，身否而神泰；役己以恤物者，形逸而心劳。故抱瓮灌园者，欢於台宰；呕餐茹薇者，美乎鼎食；仗策去幽者，形如月居腊；夜以待旦者，勤忧损命。

抱朴子曰：仁忍有天渊之绝，善否犹有无之觉。驺虞侧足以蹈虚，豺狼掩群以害生。虞卿捐相印以济穷，华公让三事以推贤。李斯疾胜己而杀韩非，庞涓患不如而刑孙臤。

抱朴子曰：用得其长，则才无或弃；偏诘其短，则触物无可。故轻罗雾縠，治服之丽也，而不可以御流镞；沈闾巨阙，断斩之良也，而不可以挑脚刺。

抱朴子曰：小疵不足以损大器，短疔火不足以累长才。日月挟虫鸟之瑕，不妨丽天之景，黄河合泥滓之浊，不害凌山之流。树塞不可以弃夷吾，夺田不可以薄萧何，窃妻不可以废相如，受金不可以斥陈平。

抱朴子曰：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涛之中，螭蛇不能登凌於不雾之日，摯雉兔则鸾凤不及鹰鹞，引耕犁则龙麟不逮双峙。故武夫勇士，无用乎晏如之世；硕生逸才，不贵乎力竞之运。

抱朴子曰：两绊而项领，则骐驎与蹇驴同矣；失林而居檻，则猿狖与獐貉等矣；韬锋而不击，则龙泉与铅刀均矣；才远任近，则英俊与庸王肖比矣。若

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维之骏，责匠世之勋於剧碎之贤，谓之不惑，吾不信也。

抱朴子曰：捐荼茹蒿者，必无识甘之口；弃琼拾砾者，必无甄珍之明。薄九成而悦北鄙者，吾知其不能格灵祇而仪翔凤矣。舍英秀而杖常民者，吾知其不能叙彝伦而臻升平矣。

抱朴子曰：达乎通塞之至理者，不悁悒於穷否；审乎自然之有命者，不逸豫於道行。故萦抑渊洿，则遗愠闷之心；振耀宸户衣，而无得意之色。三仕三已，则其人也。

抱朴子曰：否泰系乎运，穷达不足以论士；得失在乎适，营辱不可以量才。时命不可以力求，遭遇不可以智违。故尚父者，老妇之弃夫；韩信者，乞食之饿子；萧公者，斗筲之吏；黥布者，刑黜之亡隶。当其行龙姿於虺蜥之中，卷凤翅乎斥鷃之群，则彼龙後，谓为其伦。

抱朴子曰：四灵翳逸，而为隆平之符；幽人嘉遁，而为有国之宝。何必司晨而衔镳，羁继於忧责哉有用人之用也，无用我之用也，徇身者不以名汨和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。

抱朴子曰：量才而授者，不求功於器外；揆能而受者，不负责於力尽。故灭荧烛者不烦沧海，扛斤两者不事乌获。运薪輶盐，不宜枉骐驎之脚；碎职瑣任，安足屈独行之俊矣。

抱朴子曰：田畝涔之流，不能运大白之艘；升合之器，不能容千鍾之物。熠耀不能并表微之景，常才不能别逸伦之器。盖造化所假，聪明有本根也。

抱朴子曰：郢人美下里之淫蛙，而薄六茎之和音；庸夫好悦耳之华誉，而恶利行之良规。故宋玉舍其延灵之精声，智士招其独见之远谋。

抱朴子曰：琼珉山积，不能无挟瑕之器；邓林千里，不能无偏枯之木。论珍则不可以细疵弃巨美；语大则不可以少累废其多故。叛主者，良平也，而吐六奇以安上；群盗者彭越也，而建弘勋於佐命。

抱朴子曰：五岳巍峨，不以藏疾伤其极天之高；沧海滉漾，不以含垢累其无涯之广。故九德尚宽以得众，宣尼泛爱而与进。

广譬卷第三十九

抱朴子曰：立德践言，行全操清，斯则富矣，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，不降不辱，斯则贵矣，何必青紫之兼掇也俗民不能识其度量，庸夫不得揣其铨衡，是则高矣，何必凌云而蹈霓乎问者莫或测其渊流，求者未有觉其短乏，是则深矣，何必洞河而沧海乎四海苟备，虽室有悬磬之窶，可以无羨乎铸山而煮海矣。身处鸟兽之群，可以不渴乎朱轮而华毂矣。

抱朴子曰：潜灵俟庆云以腾竦，栖鸿阶劲风以凌虚，素鳞须姬发而跃，白雉待公旦而来，姜老值西伯而投石番溪之纶，韩英遭汉高乃骋拨乱之才。

抱朴子曰：澄精神於玄一者，则形器可忘；邈高节以外物者，则富贵可遗。故支离之口，伟造化而怡颜；北人箕叟，栖嵩岫而得意焉。

抱朴子曰：粗理不可浹全，能事不可举兼。故悬象明而可蔽，山川滞而或移，金玉刚而可柔，坚冰密而可离。公旦不能与伯氏跟絪於冯云之峻，仲尼不能与吕梁较伎於百仞之溪。

抱朴子曰：震雷不能细其音，以协金石之和；日月不能私其耀，以变曲照之惠；大川不能促其涯，以适速济之情；五岳不能削其峻，以副陟者之欲。故广车不能胁其辙以苟通於狭路，高士不能撙其节以同尘於隘俗。抱朴子曰：阴阳以广陶济物，三光以普照著明，嵩华以藏疾为旷，北溟以含垢称大，硕儒以与进弘道，远数以博爱容众。

抱朴子曰：灵龟之甲，不必为战施；麟角凤爪，不必为斗设。故隼生不释剑於平世，击柝不辍备於思危。

抱朴子曰：南金不为处幽而自轻，瑾瑶不以居深而止洁。志道者不以否滞而改图，守正者不以莫赏而苟合。

抱朴子曰：登玄圃者，悟丘阜之卑；浮溟海者，识池沼之褊。披九典乃觉墙面之笃蔽，闻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。

抱朴子曰：浑沌之原，无皎澄之流；毫厘之根，无连抱之枝；分寸之炆，无炎远之热；隙穴

之中，无炳蔚之群；钩曲之形，无绳直之影；叁差之上，无整齐之下。

抱朴子曰：不睹琼琨之熠烁，则不觉瓦砾之可贱；不覩虎豹之彘蔚，则不知犬羊之质漫。聆白雪之九成，然後悟巴人之极鄙；识儒雅之汪濊，尔乃悲不学之固陋。

抱朴子曰：无当之玉碗，不如全用之埏埴；寸裂之锦黻，未若坚完之韦布。故夏姬之无礼，不如孤逐之皎洁；富贵之多罪，不如贫贱之履道。

抱朴子曰：猛兽不奋搏於度外，鹰鹯不挥翮以妄击。若庙算既内不揆德，进取又外不量力，犹轻羽之没洪炉，飞雪之委沸镬，朝菌之试干将，羔犊之犯武虎也。

抱朴子曰：三辰蔽於天，则清景暗於地；根草亥蹶於此，则柯条瘁於彼；道失於近，则祸及於远；政缪於上，而民困於下。

抱朴子曰：务於远者或失於近，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内。覆头者不必能令足不濡，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伤。故秦始筑城遏胡而祸发帟幄，汉武悬旌万里而变起萧墙。

抱朴子曰：人才无定珍，器用无常道，直趋者以适世为奇，役御者以合时为妙。故玄冰结则五明捐，隆暑炽则裘炉退，高鸟聚则良弓发，狡兔多则卢鹄走，干戈兴则武夫奋，韶夏作则文儒起。

抱朴子曰：激修流扬朝宗者，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积石；舒翠叶吐丹葩者，不可以舍洪草亥而去繁柯。败源失本，鲜不枯沘，叛圣违经，理不弘济。

抱朴子曰：四渎辩源，五河分流，赴卑注海，殊途同归。色不均而皆艳，音不同而咸悲，香非一而并芳，味不等而悉美。

抱朴子曰：物贵济事而饰其末，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，故绵布可以御寒，不必貂狐；淳素可以匠物，不在文辩。抱朴子曰：冲飏湍气则转蓬山峙，修纲既舒则万目齐理。故未有上好谦而下慢，主贱宝而俗贫。

抱朴子曰：事有缘微而成著，物有治近而致远。故修步武之池，而引沈鳞於江海；丰朝阳之林，而延灵禽於丹穴；设象於盘盂，而翠虬降於玄霄；委灰於尺水，而望舒变於太极。是以晋文回轮於勇虫，而壮士云赴；句践曲躬於怒蛙，而戎卒轻死。九九显而扣角之俊至，枯骨掩而叁分之仁洽。

抱朴子曰：膏壤在草亥，而枯叶含荣；率俗以身，则不言而化。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；齐桓以捐紫止奢竞。章华构而丰屋之过成，露台辍而玄默之风行。

抱朴子曰：聪者，料兴亡於遗音之绝响；明者，覲机理於玄微之未形。故越人见齐桓不振之徵於未觉之疾；箕子识殷人鹿台之祸於象箸之初。

抱朴子曰：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，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。故诛贵所以立威，赏贱所以劝善。罚上达，则奸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；惠下逮，则远人怀而非俭吝所能办也。

抱朴子曰：浮海沧者，必精占於风气，故保利涉之福。善莅政者，必战战於得失，故享惟永之庆。故暗君之所轻，盖明主之所重也。亡国之所弃，则治世之所行也。

抱朴子曰：毫厘蹉於机，则寻常达於的；与夺失於此，则善否乱於彼。邪正混侔，则彝伦攸斁；功过不料，则庶绩以崩。故明君赏犹春雨而无霖淫之失，罚拟秋霜而无诡时之严。

抱朴子曰：明铨衡者，所重不可得诬也；仗法度者，所爱不可得私也。故得人者，先得之於己者也；失人者，先失之於己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，失己而得人者也。

抱朴子曰：明主躬操威恩，不假人以利器；暗主倒执干戈，虽名尊而势去。故制庆赏而得众者，田常所以夺齐也；擅威福而专朝者，王莽所以篡汉也。

抱朴子曰：常制不可以待变化，一途不可以应无方，刻船不可以索遗剑

，胶柱不可以谐清音。故翠盖不设於晴朗，朱轮不施於涉川，味淡则加之以盐，沸溢则增水而减火。

抱朴子曰：丹书铁券，刺牲歃血，不能救违约之弊，则难以结绳检矣。五刑九伐，赤族之威，不足以止觊觎之奸，则不可以舞干化矣。是以《书》有世重之文，《易》有随时之宜。

抱朴子曰：人有识真之明者，不可欺以伪也，有揣深之智者，不可诳以浅也。不然，以虺蛇为应龙，狐鸱为麟凤矣。

抱朴子曰：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；俗有讙哗之毁而未必恶也。是以迎而许之者，未若鉴其事而试其用；逆而距之者，未若听其言而课其实。则佞媚不以虚谈进，良能不以孤弱退，弩蹇辍望於大辂，戎虬扬鑣而电骋。则功胡大而不可建，道胡远而不可到。

抱朴子曰：潜朽之木，不能当倾山之风，含隙之崖，难以值滔天之涛。故七百之祚，三十之世，非徒牧野之功；倒戈之败，鹿台之败，不始甲子之朝。其强久矣，其亡尚矣。

抱朴子曰：贵远而贱近者，常人之用情也；信耳而疑目者，古今之所患也。是以秦王叹息於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，汉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情不同世；及既得之，终不能拔。或纳谗而诛之，或放之乎冗散，此盖叶公之好伪形，见真龙而失色也。

抱朴子曰：摩尼不宵朗，则无别於磳砾；化鯢不凌霄，则靡殊於桃虫。绵驹吞声，则与暗人为群；逸才沈抑，则与凡庸为伍。故（鱼旦）鳅褻绛虬於渊洿，弩蹇黠骏騷於垌野者，不识彼物静与之同，动与之异。

抱朴子曰：弃金璧於途路，则行人止足；委锦纨於泥泞，则见者惊咄。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，捐经国之器於困滞之地，而谈者不讼其屈，达者不拯其穷，或贵其文而忽其身，或用其策而忘其功。斯之为病，由来久矣。

抱朴子曰：开源不亿仞，则无怀山之流；崇峻不凌霄，则无弥天之云。财不丰，则其惠也不博；才不远，则其辞也不赡。故睹盈丈之牙，则知其不出径寸之口；则百寻之枝，则知其不附毫末之木。

抱朴子曰：灵凤所以晨起丹穴，夕萃轩丘，日未移晷，周章九陔，凌风蹈云，不掇不阂者，以其六翮之轻劲也。夫才大器，亦有国之六翮也。

抱朴子曰：淇卫忘归，不能无弦而远激；振尘之音，不能无器而兴衰。超俗拔萃之德，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时。

抱朴子曰：朱绿之藻，不秀於枯柯；倾山之流，不发乎涸源。熠耀之宵焰，不能使万品呈形；志尽势利，不能使芳风邈世。

抱朴子曰：重渊不洞地，则不能含螭龙，吐吞舟；峻山不极天，则不能韬

琳琅，播云雨；立德不绝俗，则不能收美声，著厚实；执志不绝群，则不能臻成功，铭弘勋。而凡夫朝为螭翼之善，夕望丘陵之益，犹立植黍稷，坐索於丰收也。

抱朴子曰：行无邈俗之标，而索高世之称；体无道艺之本，而营朋党之末。欲以收清贵於当世，播德音於将来，犹褰裳以越沧海，企伫而跃九玄。

抱朴子曰：泥龙虽藻绘炳蔚，而不堪庆云之招；撩禽虽雕琢玄黄，而不任凌风之举；刍狗虽饰以金翠，而不能蹶景以顿逸；近才虽丰其宠禄，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。

抱朴子曰：毒弱既陈，则旁有烂肠之鼠；明燎宵举，则下有聚死之虫。刍豢之丰，则鼎俎承之；才小任大，则泣血涟如。桑霍为戒厚矣，范疏之鉴明矣。

抱朴子曰：沧海扬万里之涛，不能敛山峰之尘；惊风摧千仞之木，不能拔弱草之草亥。豸区虎武虎阍，不能威蚊虻；冠世之才，不能合流俗。

抱朴子曰：坚志者，功名之主也；不惰者，众善之师也。登山不以艰险而止，则必臻乎峻岭矣；积善不以穷否而怨，则必永其令问矣。

抱朴子曰：和鹊虽不长生，而针石不可谓非济命之器也；儒者虽多贫贱，而坟典不可谓非进德之具也。播种有不收者矣，而稼穡不可废；仁义有遇祸者矣，而行业不可惰。

抱朴子曰：重载不止，所以沈我舟也；昧进忘退，所以危我身也。聚蝎攻本，虽权安然，必倾之徵也。

抱朴子曰：玄云为龙兴，非虺蜥所能招也；飚风为虎发，非狐貉之能致也。是以大人受命，则逸伦之士集；玉帛幽求，则丘园之俊起。

抱朴子曰：金以刚折，水以柔全，山以高陞，谷以卑安。是以执雌节者无争雄之祸，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。

抱朴子曰：淮阴隐勇於跨下，不损其龙跃而虎视；应侯韬奇於溺箕，不妨其鸾翔而凤起也。或南面称孤，或宰总台鼎。故一抑一扬者，轻鸿所以凌虚也；乍屈乍伸者，良才所以俟时也。

抱朴子曰：焦螟之卑栖，不肯为衔鼠之唳天；玄蝉之洁饥，不愿为蜣螂之秽饱。是以御寇不纳郑阳之惠，曾叁不美晋楚之宝。

抱朴子曰：微飙不能扬大海之波；毫芒不能动万钧之锤。是以漆园思惠，有捐斤之叹；伯氏哀期，有剿弦之愤。短唱不足以致弘丽之和，势力不足以移淡泊之心。

抱朴子曰：熊罴不校捷於狐狸，金鸛不兢击於小鷖。是以张耳掩壮於抱关，朱亥甯勇於鼓刀。

抱朴子曰：悬鱼惑於芳饵，檻虎死於笼狐。不可以钓缙致者，必虬螭也；不可以机阱诱者，必麟虞也。

抱朴子曰：夫云翔者，不知泥居之洿；处贵者，鲜恕群下之劳。然根朽者，寻木不能保其千日之茂也；民怨者，尧舜不能恃其长世之庆也。

抱朴子曰：凡木结根於灵山，而匠石为之寝斤斧；小鲜寓身於龙池，而渔父为之息纲罟。蚊集鹰首，则鴈鵠不敢啄；鼠住虎侧，则狸犬不敢睨。

抱朴子曰：灵蔡默然，而吉凶昭晰於无形；春蛙长晔，而丑音见患於聒耳。故声希者响必巨，辞寡者信必著。

抱朴子曰：箕踞之俗，恶盘旋之容；被发之域，憎章甫之饰。故忠正者排於谗胜之世，雅人不容乎恶直之俗。

抱朴子曰：升水不能救蕝之燔草热，撮壤不能遏砥柱之腾沸，寸刃不能刊长洲之林，独是不能止朋党之非。

抱朴子曰：千羊不能捍独虎，万雀不能抵一鹰。庭燎攢举，不及羲和之末景；百鼓并伐，未若雷霆之余声。是以庸夫盈明，不能使彝伦攸叙；英俊孤任，足以令庶事根长。

抱朴子曰：非分之达，犹林卉之冬华也；守道之穷，犹竹柏之履霜也。故识否泰於独见者，虽劫以锋锐，犹不失正而改途焉，安肯谄笑以偶俗乎体方贞以居直者，虽诱以封国，犹不违情以趋时焉，安肯躐径以取容乎

抱朴子曰：震雷车訇车盍，而不能致音乎聋聵之耳，重光丽天，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；凝冰惨栗，而不能凋款冬之华；朱飙铄石，而不能靡萧丘之木。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。

抱朴子曰：弓广弩危机，严镞衔弦，至可忌也，而勇雉触之而不猜；暗政乱邦，恶直妒能，甚难测也，而贪人竞而不避。故飞锋暴集而不觉，祸败奄及而不振。是以愚夫之所悦，乃达者之所悲也；凡才之所趋，乃大智之所去也。

抱朴子曰：风不辍则扇不用，日不入则烛不明，华不堕则实不结，岸不亏则谷不盈。九有义安，则韩白之功不著；长君继轨，则伊霍之勋不成。故病困乃重良医，世乱而贵忠贞。

抱朴子曰：好荣故乐誉之欲多，畏辱则憎毁之情急。若夫通精元一，命契造化，混盈虚以同条，齐得失於一指者，爱恶未始有所系，穷通不足以滑和。

抱朴子曰：与夺不汨其神者，至粹者也；利害不染其和者，极醇者也。浩浩乎非瓢舂所校矣，茫茫乎非跬步所寻矣。声希所以为大音，和寡所以崇我贵，玄黄辽邈而不与口其旷，死生大矣，而不以改其守，常分细碎，将胡恤焉

抱朴子曰：林繁则匠入矣，珠美则虫奉裂矣。石含金者焚铄，草任药者剪掘，刃利则先缺，弦哀则速绝。用以适己，真人之宝也；才合世求，有伎之灾

也。

抱朴子曰：准的陈则流镬赴焉；美名起则谤读言攻焉。瑰货多藏则不招怨而怨至矣，器盈志骄则不召祸而祸来矣。

抱朴子曰：连城之宝，非贫寒所能市也；高世之器，非浅俗所能识也。然盈尺之珍，不以莫知而暗其质；逸伦之士，不以否塞而薄其节。乐天任命，何怨何尤！

抱朴子曰：大鹏无戒旦之用，巨象无驰逐之才。故蒋琬败绩於百里，而为三台之标；陈平困瘁於治家，而怀六奇之略。

抱朴子曰：明暗者，才也，自然而不可饰焉；穷达者，时也，有会而不可力焉。吕尚非早蔽而晚智，然振素而仅遇；韩信非初怯而末勇，然危困而後达。

抱朴子曰：奔骥不能及既往之失，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。故博其施者，未若防其微；勤其求者，不如寡其辞。

抱朴子曰：烈士之爱国也如家，奉君也如亲，则不忠之事，不为其罪矣。仁人之视人也如己，待疏也犹密，则不恕之怨，不为其责矣。

抱朴子曰：玄冰未结，白雪不积，则青松之茂不显；俗化不弊，风教不颓，则皎洁之操不别。在危国而沈贱，故庄莱抗遗荣之高；居乱邦而饥寒，故曾列播忘富之称。

抱朴子曰：天居高而鉴卑，故其网虽疏而不漏；神聪明而正直，故其道赏真而伐伪。是以惠和畅於九区，则七耀得於玄昊；残害著於品物，则二气谬於四八。

抱朴子曰：天秩有罔极之尊，人爵无违德之贵。故仲尼虽匹夫而飨祀於百代，辛癸为帝王而仆竖不愿以见比，商老身愈贱而名愈贵，幽厉位弥重而罪弥著。故齐王之生，不及柳惠之墓；秦王之宫，未若康成之间。

抱朴子曰：影响不能无形声以著，余庆不可以无德而招。故唐尧为政七十余载，然後景星摛耀；羊公积行，黄发不倦，而乃坠金雨集。途远者其至必迟，施後者其报常晚。

抱朴子曰：理尽者不可责有余，一至者不可求兼济。故洪涛之末，不能荡浮萍；冲风之後，不能飏轻尘；劲弩之余力，不能洞雾縠；西颓之落晖，不能照山东。

抱朴子曰：悬象虽薄蚀，不可以比萤烛之贞耀；黄河虽混浑，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。山虽崩，犹峻於丘垤；虎虽瘠，犹猛於豺狼。

抱朴子曰：神农不九疾，则四经之道不垂；大禹不胼胝，则玄珪之庆不集。故久忧为厚乐之本，暂劳为永逸之始。

抱朴子曰：金钩桂餌虽珍，而不能制九渊之沈鳞；显宠丰禄虽贵，而不能致无欲之幽人。故吕梁有鹄立之夫，河湄繁伐檀之民。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，蒲轮虚反於徐生之门。

抱朴子曰：观听殊好，爱憎难同。鸟睹西施而惊逝，鱼鳖闻九韶而深沈。故充藻之粲焕，不能悦裸乡之目；辨菱之清音，不能快楚隶之耳。古公之仁，不能喻欲地之狄；端木之辩，不能释系马之庸。

抱朴子曰：般旋之仪，见憎於裸踞之乡；绳墨之匠，获忌於曲木之肆。贪婪饕餮者，疾素丝之皎洁；比周实繁者，讎高操之孤立。犹贾竖之恶同利，丑女之害国色。

抱朴子曰：君子之升腾也，则推贤而散禄；庸人之得志也，则矜贵而忽士。施惠隆於佞幸，用财出乎小惠。不与智者aw其安，而望有危而见救；不与奇士同其欢，而欲有戚之见恤；犹灾火张天，方请雨於名山；洪水凌空，而伐舟於东阊；不亦晚乎

辞义卷第四十

或曰：“乾坤方圆，非规定之功，三辰摘景，非莹磨之力；春华粲焕，非渐染之辨；茝蕙芬馥，非容气所假。知夫至真，贵乎天然也。义以罕覩为异，辞以不常为美，而历观古今属文之家，鲜能挺逸丽於毫端，多斟酌於前言。何也”

抱朴子曰：“清音贵於雅韵克谐，著作珍乎判微析理。故八音形器异而锺律同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。徒闲涩有主宾，妍媸有步骤。是则总章无常曲，大庖无定味。夫梓豫山积，非班匠不能成机巧；众书无限，非英才不能收膏腴。何必寻木千里，乃构大厦；鬼神之言，乃著篇章乎！”

抱朴子曰：夫才有清浊，思有修短，虽并属文，叁差万品，或浩漭而不渊浑，或事情而辞钝，违物理而文工，盖偏长之一致，非兼通之才也。暗於自料，强欲兼之，违才易务，故不免嗤也。

抱朴子曰：五味舛而并甘，众色乖而皆丽。近人之情，爱同憎异，贵乎合己，贱於殊途。夫文章之体，尤难详赏，苟以入耳为佳，适心为快，鲜知忘味之九成，雅颂之风流也。所谓考盐梅之咸酸，不知大羹之不致，明飘摇之细巧，蔽於沈深之弘邃也。其英异宏逸者，则网罗乎玄黄之表；其拘束齷齪者，则羁紲於笼罩之内。振翅有利钝，则翔集有高卑；骋迹有迟迅，则进趋有远近。弩锐(疑下有脱文)不可胶柱调也。文贵丰赡，何必称善如一口乎！不能拯风俗之流遁，世途之凌夷，通疑者之路，赈贫者之乏，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，茝

蕙不救冰寒之急。古诗刺过失，故有益而贵；今诗纯虚誉，故有损而贱也。

抱朴子曰：属笔之家，亦各有病，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，申诫广喻，欲弃而惜，不觉成烦也。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，证援不给，皮肤鲜泽而骨鲠迴弱也。繁华日韦晔，则并七曜以高丽；沈微沦妙，则侔玄渊之无测。人事靡细而不浹，王道无微而不逮，故能身贱而言贵，千载弥彰焉。

循本卷第四十一

抱朴子曰：玄寂虚静者，神明之本也；阴阳柔刚者，二仪之本也；巍峨岩岫者，山岳之本也；德行文学者，君子之本也。莫或无本而能立焉。是以欲致其高，必丰其基，欲茂其末，必深其根。乡党之友不洽，而勤远方之求，涖官之称不著，而索不次之显。是以虽佻虚誉，犹狂华干霜以吐曜，不崇朝而零瘁矣。虽窃大宝於不料，冒惟尘以负乘，犹鲜介附腾波以高凌，顾眄已枯株於危陆矣。圣贤孜孜，勉之若彼，浅近口止乔口止乔，忽之如此。积习则忘鲍肆之臭，裸乡不觉呈形之丑，自非遁世而无闷，齐物於通塞者，安能弃近易而寻迂阔哉！将救斯弊，其术无他，徒擢民於岩岫，任才而不计也。

应嘲卷第四十二

抱朴子曰：客嘲余云：“先生载营抱一，韬景灵渊，背俗独住，邈尔萧然。计决而犹豫，不栖於心术；分定而世累，无系於胸间。伯阳以道德为首，庄周以逍遥冠篇，用能标峻格於九霄，宣芳烈於罔极也。今先生高尚勿用，身不服事，而著君道臣节之书；不交於世，而作讥俗救生之论；甚爱骨干毛，而缀用兵战守之法；不营进趋，而有审举穷达之篇；蒙窃惑焉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君臣之大，次於天地，思乐有道，出处一情，隐显任时，言亦何系。大人君子，与事变通。老子无为者也，鬼谷终隐者也，而著其书，咸论世务。何必身居其位，然後乃言其事乎？夫器非琼瑶，楚和不泣，质非潜虬，风云不集。余才短德薄，干不适治，出处同归，行止一致，岂必达官，乃可议政事君，否则不可论治乱乎？常恨庄生言行自伐，桎梏世业，身居漆园而多诞谈，好画鬼魅，憎图狗马，狭细忠贞，贬毁仁义。可谓雕虎画龙，难以征风云；空板亿万，不能救无钱。孺子之竹马，不免於脚剥；士梓之盈案，无益於腹虚也。”

或人又曰：“然吾子所著，弹断风俗，言苦辞直，吾恐适足取憎在位，招摈於时，非所以扬声发誉，见贵之道也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夫制器者珍於周急，而不以辨饰外形为善；立言者贵於助教，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。若徒阿顺谄谀，虚美隐恶，岂所匡失弼违，醒迷补过者乎？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，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，余无取焉。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，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，然不忍违情曲笔，错滥真伪，欲令心口相契，顾不愧景，冀知音之在後也。否泰有命，通塞听天，何必书行言用，荣及当年乎？夫君子之开口动笔，必戒悟蔽，式整雷同之倾邪，磋砢流遁之暗秽，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，张磔迂阔，属难验无益之辞，治靡丽虚言之美，有似坚白厉修之书，公孙刑名之论，虽旷笼天地之外，微入无间之内，立解连环，离同合异，鸟影不动，鸡卵有足，犬可为羊，大龟长蛇之言，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，何异乎画敖仓以救饥，仰天汉以解渴。说昆山之多玉，不能赈原宪之贫；观药藏之簿领，不能治危急之疾；墨子刻木鸡以厉天，不如三寸之车金害；管青铸骐驎於金象，不如弩马之周用。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喻蔽卷第四十三

抱朴子曰：余雅谓王仲任作《论衡》八十余篇，为冠伦大才。

有同门鲁生难余曰：“夫琼瑶以寡为奇，磳砾以多为贱，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，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。王充著书，兼箱累褰，而乍出乍入，或儒或墨，属词比义，又不尽美，所谓陂原之蒿莠，未若步武之黍稷也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且夫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贤，徒见述作之品，未闻多少之限也。吾子所谓窞巢穴之沈昧，不知八紘之无外；守灯烛之宵曜，不识三光之晃朗；游潢沔之浅狭，水觉南溟之浩汗；滞丘垤之位埤，不寤嵩岱之峻极也。两仪所以称大者，以其函括八荒，缅邈无表也；山海所以为富者，以其包笼旷阔，含受杂错也。若如雅论，贵少贱多，则穹隆无取乎宏焘，而旁泊不贵於厚载也。夫迹水之中，无吞舟之鳞；寸枝之上，无垂天之翼；蚁垤之巔，无扶桑之林；潢潦之源，无襄陵之流。巨鳌首冠瀛洲，飞波凌乎方丈；洪桃盘於度陵，建木竦於都广；沈鯢横於天池，云鹏戾乎玄象。且夫雷霆之骇，不能细其响；黄河之激，不能局其流；骐驎追风，不能近其迹；鸿鹄奋翅，不能卑其飞。云厚者雨必猛，弓劲者箭必远。王生学博才大，又安省乎！”

“吾子云：‘玉以少贵，石以多贱。’夫玄圃之下，荆华之颠，九员之泽，折方之渊，琳琅积而成山，夜光焕而灼天，顾不善也。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，若周公既繇大易，加之以礼乐，仲尼作《春秋》，而重之以十篇。过於庖牺，多於老氏，皆当贬也。言少则至理不备，辞寡既庶事不畅。是以必须篇累卷积，而纲领举也。羲和升光以启旦，望舒曜景以灼夜，五材并生而异用，百药

杂秀而殊治，四时会而岁功成，五色聚而锦绣丽，八音谐而箫韶美，群言合而道艺辨。积猗顿之材，而用之甚少，是何异於原宪也？怀无铨之量，而著述约陋，亦何加别於琐碌也？音为知者珍，书为识者传，瞽旷之调锺，未必求解於同世；格言高文，岂患莫赏而减之哉！且夫江海之秽物，不可胜计，而不损其深也；五岳之曲木，不可訾量，而无亏其峻也。夏後之璜，虽有分毫之瑕，晖曜符彩，足相补也。数千万言，虽有不艳之辞，事义高远，足相掩也。故曰：四渎之浊，不方瓮水之清；巨象之瘦，不同羔羊之肥矣。

“子又讥云：‘乍入乍出，或儒或墨。’夫发口为言，著纸为书。书者所以代言，言者所以书事。若用笔不宜杂载，是论议当常守一物。昔诸侯访政，弟子问仁，仲尼答之，人人异辞。盖因事托规，随时所急，譬犹治病之方千百，而针灸之处无常，却寒以温，除热以冷，期於救死存身而已。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，而不改路乎？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，丰也；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，旷也。故《淮南鸿烈》，始於《原道》《俶真》，而亦有《兵略》《主术》，庄周之书，以死生为一，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。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，是治珠翳而剜眼，疗湿痹而刖足，患萑莠而刈谷，憎枯枝而伐树也。

百家卷第四十四

抱朴子曰：百家之言，虽不皆清翰锐藻，弘丽汪濊，然悉才士所寄，心一夫澄思也。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则景星之佐三辰；俯而方之，则林薄之裨嵩岳。而学者专守一业，游井忽海，遂掇蹊於泥泞之中，而沈滞乎不移之困。子书披引玄旷，眇邈泓窈，总不测之源，扬无遗之流，变化不系於规矩之方圆，旁通不沦於违正之邪径，风格高严，重仞难尽。是偏嗜酸甜者，莫能赏其味也；用思有限者，不得辩其神也。先民叹息於才难，故百世为随踵，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岭，而捐曜夜之宝；不以书不出周孔之门，而废助教之言。犹彼操水者，器虽异而救火同焉；譬若针灸者，术虽殊而攻疾均焉。狭见之徒，区区执一，去博辞精，思而不识，合锱铢而以齐重於山陵，聚百千可以致数亿兆，惑诗赋琐碎之文，而忽子论深美之言，真伪颠倒，玉石混淆，同广乐於桑间，均龙章於素质，可悲可慨，岂一条哉！

文行卷第四十五

或曰：“德行者，本也；文章者，末也。故四科之序，文不居上。然则著纸者，糟粕之余事；可传者，祭毕之刍狗。卑高之格，是可讥矣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荃可弃而鱼未获，则不得无荃；文可废而道未行，则不得无文。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，属辞比义之妍媸，源流至到之修短，韞藉汲引之深浅，其悬绝也，虽天外毫内，不足以喻其辽邈，虽三光熠熠，不足以方其巨细。龙渊铅铉，未足以譬其锐钝；鸿羽积金，未足以方其轻重。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，便概以一例，斯伯氏所以永思锺子，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。夫斫削者比肩，而班狄擅绝手之名；援琴者至多，而夔襄专清声之称。厩马千驷，而骐骝有邈群之价；美人万计，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，盖远过众也。且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闻也。八卦生乎鹰隼之飞，六甲出於灵龟之负，文之所在，虽且贵(疑有脱文)本不必便疏，末不必皆薄，譬锦绣之因素地，珠玉之托虫奉石，云雨生於肤寸，江河始於咫尺，理诚若兹，则雅论病矣。”

又曰：“应龙徐举，顾眄而凌云；汗血缓步，呼吸而千里。故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，驺蹇惊过己之不渐也。若夫驰骤诗论之中，周旋一经之内，以常情览巨异，以褊量测无涯，始自髻髻，诣於振素，不能得也。又世俗率贵古昔而贱当今，敬所闻而黷所见。同时虽有追风绝景之骏，犹谓不及伯乐之所御也。虽有宵良兼城之璞，犹谓不及楚和之所泣也。虽有断马指雕之剑，犹谓不及欧冶之所铸也。虽有生枯起朽之药，犹谓不及和鹊之所合也。虽有冠群独行之士，犹谓不及於古人也。”

正郭卷第四十六

抱朴子曰：嵇生以太原郭林宗，竟不恭三公之命，学无不涉，名重於往代，加之以知人，知人则哲，盖亚圣之器也。及在衰世，栖栖惶惶，席不暇温，志在乎匡断行道，与仲尼相似。

余答曰：“夫智与不智，存於一言，枢机之玷，乱乎白圭，愚谓亚圣之评，未易以轻有许也。夫所谓亚圣者，必具体而微，命世绝伦，与彼周孔其间无所复容之谓也。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！林宗拔萃翹特，鉴识朗彻，方之常人所议，固多引之上及，实复未足也。此人有机辩风姿，又巧自抗遇而善用，且好事者为之羽翼，延其声誉於四方，故能挟之见推慕於乱世，而为过听不核实者所推策，及其片言所褒，则重於千金，游涉所经，则贤愚波荡，谓龙凤之集，奇瑞之出也。吐声则余音见法，移足则遗迹见拟，可谓善击建鼓而揭日月者耳，非真隐也。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，欲潜伏则闷而不堪，或跃则畏祸害，确尔则非所安。彰徨不守，载肥载月瞿，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，玩其形而不究其神，故遭雨巾坏，犹复见效，不觉其短，皆是类也。俗民追声，一至於

。故其虽有缺隙，莫之敢指也。夫林宗学涉知人，非无分也。然而未能避过实之名，而暗於自料也。或劝之以出仕进者，林宗对曰：‘吾昼察人事，夜看乾象，天之所废，不可支也。方今运在明夷之爻，值勿用之位，盖盘桓潜居之时，非在天利见之会也。

虽有原陆，犹恐沧海横流。吾其鱼也，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！未若岩岫颐神，娛心彭老，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。’按林宗之言，其知汉之不可救，非其才之所办审矣。法当仰躋商洛，俯泛五湖，追巢父於峻岭，寻渔父於沧浪，若不能结踪山客，离群独往，则当掩景渊洿，韬鳞括囊，而乃自西徂东，席不暇温，欲慕孔墨栖栖之事。圣者忧世，周流四方，犹为退士，所见讥弹。林宗才非应期，器不绝伦，出不能安上治民，移风易俗，入不能挥毫属笔，祖述六艺，行自炫耀，亦既过差，收名赫赫，受饶颇多。然卒进无补於治乱，退无迹於竹帛。观倾视汨，冰泮草靡，未有异庸人也。无故沈浮於波涛之间，倒屣於埃尘之中，邀集京邑，交关贵游，轮刃篋弊，匪遑启处，遂使声誉翕熠，秦胡景附，巷结朱轮之轨，堂列赤绂之客，轺车盈街，载奏连车，诚为游侠之徒，未合逸隐之科也。有道之世而臻此者，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焉，为秘丘之俊民，而修兹在於危乱之运，奚足多哉！孰不谓之暗於天人之否泰，蔽於自量之优劣乎！空背恬默之途，竟无有为之益，不值祸败，盖其幸耳。以此为忧世念国，希拟素王，有似蹇足之寻龙骐，斥鷃之逐鸿鹄，焦冥之方云鹏，鶡鵠之比巨象也。

“然则林宗可谓有耀俗之才，无固守之质，见无不了，庶几大用，符辨外发，精神内虚，不胜烦躁，言行相伐，口称静退，心希荣利，未得□玄圃之栖禽，九渊之潜灵也。自炫自媒，士女之丑事也。知其不可而尤效尤师，亚圣之器，其安在乎虽云知人，知人之明，乃唐虞之所难，尼父之所病。夫以前并日月，原始见终，且犹有失，不能常中，况於林宗萤烛之明，得失半解，已为不少矣。然则名称重於当世，美谈盛於既没，故其所得者，则世共传闻，而所失者，则莫之有识尔。虽颇甄无名之士於草莱，指未剖之璞於丘园，然未能进忠烈於朝廷，立御每於疆场，解亡徵於倒悬，折逆谋之竞逐。若鲍子之推管生，平仲之达穰苴，林宗名振於朝廷，敬於一时，三九肉食，莫不钦重，力足以拔才，言足以起滞，而但养疾京辇，招合宾客，无所进致，以匡危蔽，徒能知人，不肯荐举，何异知沃壤之任良田，议直木之中梁柱，而终不垦之以播嘉谷，伐之以构梁栋，奚解於不粒，何救於露居哉！其距贡举者，诚高操也，其走不休者，亦其疾也。”

嵇生又曰：“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，没则遗芳永播。硕儒俊士，未或指点，而吾生独评其短，无乃见嗤於将来乎！”抱朴子曰：“曷为其然哉苟吾言之

允者，当付之於後，後之识者，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贤多亦讥之，独皇生褒过耳。故太傅诸葛无逊亦曰：‘林宗隐不修遁，出不益时，实欲扬名养誉而已。街谈巷议以为辩，讪上谤政以为高，时俗贵之，歛然犹郭解原涉，见趋於曩时也。後进慕声者，未能考之於圣王之典，论之於先贤之行，徒惑华名，咸竞准的，学之者如不及，谈之者则盈耳，中人犹不觉，童蒙安能知’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，高才笃论之士也，亦曰：‘林宗入交将相，出游方国，崇私议以动众，关毁誉於朝廷。其所善则风腾雨骤，改价易姿；其所恶则摧顿陆沈，士人不齿。□其名贤，遭乱隐遁，含光匿景，未为远矣。君子行道，以匡君也，以正俗也，於时君不可匡，俗不可正，林宗周旋，清谈闾阎，无救於世道之陵迟，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。’又故中书郎周生恭远，英伟名儒也，亦曰：‘夫遇治而赞之，则谓之乐道；遭乱而救之，则谓之忧道；乱不可救而避之，则谓之守道。虞舜乐道者也，仲尼忧道者也，微子守道者也。汉世将倾，世务交游，林宗法当慨然虚心，要同契君子，共矫而正之，而身栖栖为之雄伯，非救世之宜也。於时虽诸黄门，六畜自寓耳。其陈蕃窦武之徒，虽鼎司牧伯，皆贵重林宗，信其言论，臧否取定，於匡危易俗，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，立毫毛之益，而逋逃不仕者，则方之巢许；废职待客者，则比之周公；养徒避役者，则拟之仲尼；弃亲依豪者，则同之游夏。是以世眩名实，而大乱滋甚也。若谓林宗不知，则无以称聪明；若谓知之而不改，则无以言忧道。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为周公，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也。’”於是问者慨而叹曰：“然则斯人乃避乱之徒，非全隐之高矣。”

弹祢卷第四十七

抱朴子曰：汉末有祢衡者，年二十有三，孔文举齿过知命，身居九列，文学冠群，少长称

誉，名位殊绝，而友衡於布衣，又表荐之於汉朝，以为宜起家作台郎。

云：“惟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目所一见，辄诵於口。耳所瞥闻，不忘於心。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。’其叹之如此。衡游许下，自公卿国士以下，衡初不称其官，皆名之云阿某，或以姓呼之为某儿，呼孔融为大儿，呼杨修为小儿。荀彧犹强可与语，过此以住，皆木梗泥偶，似人而无人气，皆酒瓮饮囊耳。百官大会，衡时在坐，忽颦蹙凄怆，哀叹忼慨，或讥之曰：“英豪乐集，非所叹也。”衡眄历视稠众而答曰：“在此积尸列柩之间，仁人安能不悲乎”

曹公尝切齿欲杀之，然复无正有入法应殆之罪，又惜有杀儒生之名，乃谪作鼓吏，衡了无悔情耻色，乃缚角於柱，口就吹之，乃有异声，并摇鼓兆击鼓

，闻者不知其一人也。而论更剧，无所顾忌，寻亡走投荆州牧刘表，表欲作书与孙权，讨逆於时已全据江东，带甲百万，欲结辅车之援，与共距中国，使诸文士立草，尽思而不得表意。乃示衡。衡省之曰：“但欲使孙左右持刀儿视之者，此可用尔，傥令张子布见此，大辱人也。”即摧坏投地，表怅然有怪色，谓衡曰：“为了不中芸锄乎惜之也。”

”衡索纸笔，便更书之，众所作有十余通，衡凡一历视之而已，暗记书之，毕以还表。表以还主，或有录所作之本也，以比较之，无一字错，乃各大惊。表乃请衡更作，衡即作成，手不停辍，表甚以以为佳而施用焉。

衡骄傲转甚，一州人士，莫不憎恚，而表亦不复堪，欲杀之。或谏以为曹公名为严酷，犹能容忍，衡少有虚名，若一朝杀之，则天下游士，莫复拟足於荆楚者也。表遂遣之。衡走到夏口，依将军黄祖，祖待以上宾。祖大儿黄射，与衡偕行，过人墓下，俱读碑铭一过而去。

久之，射曰：“前所视碑文大佳，恨不写也。”衡曰：“卿存其名目耳。我一览尚记之。”即为暗书之，末有一字，石缺，乃不分明。衡与半字，曰：“疑此当作某字。恐不审也。”射省可(下有缺文)。虽言行轻人，宁愿荣显，是以高游凤林，不能幽翳蒿莱，然修己驳刺，迷而不觉，故开口见憎，举足蹈祸。赍如此之伎俩，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犹泉鸣狐嚙，从皆不喜，音响不改，易处何益。许下，人物之海也。文举为之主任，荷之足以至到，於此不安，已可知矣。犹必死之病，俞附越人，所无如何。朽木铅铤，班输欧冶所不能匠也。而复走投荆楚间，终陷极害，此乃衡懵蔽之效也。盖欲之而不能得，非能得而弗用者矣。於戏才士，可勿戒哉！

嵇生曰：“吾所惑者，衡之虚名也；子所论者，衡之实病也。敢不寤寐於指南，投杖於折中乎！”

诘鲍卷第四十八

鲍生敬言，好老庄之书，治剧辩之言，以为古者无君，胜於今世，故其著论云：“儒者曰：‘天生烝民而树之君。’岂其皇天谆谆然亦将欲之者为辞哉！夫强者凌弱，则弱者服之矣；智者诈愚，则愚者事之矣。服之，故君臣之道起焉；事之，故力寡之民制焉。然则隶属役御，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。彼苍天果无事也，夫混茫以无名为贵，群生以得意为欢。故剥桂刻漆，非木之愿；拔鹖裂翠，非鸟所欲；促轡衔镳，非马之性；荷车兀运重，非牛之乐。诈巧之萌，任力违真，伐生之根，以饰无用，捕飞禽以供华玩，穿本完之鼻，绊天放之脚，盖非万物并生之意。夫役彼黎烝，养此在官，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。夫死

而得生，欣喜无量，则不如向无死也。

让爵辞禄，以钓虚名，则不如本无让也。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，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。曩古之世，无君无臣，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泛然不系，恢尔自得，不竞不营，无荣无辱，山无蹊径，泽无舟梁。川谷不通，则不相并兼；士众不聚，则不相攻伐。是高巢不探，深渊不漉，凤鸾栖息於庭宇，龙鳞群游於园池，饥虎可履，虺蛇可执，涉泽而鸥鸟不入飞，入林而狐兔不惊。势利不萌，祸乱不作，干戈不用，城池不设，万物玄同，相忘於道，疫疠不流，民获考终，纯白在胸，机心不生，含食甫而熙，鼓腹而游。其言不华，其行不饰，安得聚敛以夺民财，安得严刑以为坑阱！

“降及杪季，智用巧生，道德既衰，尊卑有序，繁升降损益之礼，饰纁冕玄黄之服，起土木於凌霄，构丹绿於焚燎，倾峻搜宝，泳渊辨珠。聚玉如林，不足以极其变；积金成山，不足以贍其费。澶漫於淫荒之域，而叛其大始之本，去宗日远，背朴弥增，尚贤则民争名，贵货则盗贼起，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，势利陈则劫夺之途开。造剡锐之器，长侵割之患，弩恐不劲，甲恐不坚，矛恐不利，盾恐不厚。若无凌暴，此皆可弃也。故曰：白玉不毁，孰为珪璋；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？使夫桀纣之徒，得燔人辜谏者，脯诸侯，蒞方伯，剖人心，破人胫，穷骄淫之恶，用炮烙之虐。若令斯人并为匹夫，性虽凶奢，安得施之！使彼肆酷恣欲，屠割天下，由於为君，故得纵意也。君臣既立，众慝日滋，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，悉劳於涂炭之中。

人主忧栗於庙堂之上，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，闲之以礼度，整之以刑罚，是犹辟滔天之源，激不测之流，塞之以撮壤，障之以指掌也。”

抱朴子难曰：“盖闻冲昧既辟，降浊升清，穹隆仰焘，旁泊俯停。乾坤定位，上下以形，远取诸物，则天尊地卑，以著人伦之体；近取诸身，则元首股肱，以表君臣之序，降杀之轨，有自来矣。若夫太极混沌，两仪无质，则未若玄黄剖判，七耀垂象，阴阳陶冶，万物群分也。由兹以言，亦知鸟聚兽散，巢栖穴窜，毛血是茹，结草斯服，入无六亲之尊卑，出无阶级之等威，未若庇体广夏，稷梁嘉旨，黼黻绮紈，御冬当暑，明辟莅物，良宰匠世，设官分职，宇宙穆如也。贵贱有章，则慕赏畏罚；势齐力均，则争夺靡惮。是以有圣人作，受命自天，或结罟以畋渔，或瞻辰而钻燧，或尝卉以选粒，或构宇以仰蔽。备物致用，去害兴利，百姓欣戴，奉而尊之，君臣之道於是乎生，安有诈愚凌弱之理？三五迭兴，道教遂隆，辩章劝沮，德盛刑清，明良之歌作，荡荡之化成，太阶既平，七政遵度，梧禽激响於朝阳，麟虞觐灵而来出，龟龙吐藻於河湄，景老摘耀於天路，皇风振於九域，凶器戢乎府库，是以礼制则君安，乐作而刑厝也。若夫奢淫狂暴，由乎人己，岂必有君，便应尔乎而鲍生独举衰世之罪

，不论至治之义，何也

“且夫逮古质朴，盖其未变，民尚童蒙，机心不动，譬夫婴孩，智慧未萌，非为知而不为，欲而忍之也。若人与人争草莱之利，家与家讼巢窟之地，上无治枉之官，下有重类之党，则私斗过於公战，木石锐於干戈，交尸布野，流血绛路，久而无君，噍类尽矣。至於扰龙驯凤，河图洛书，或麟衔甲负，或黄鱼波涌，或丹禽翔授，或回风三集，皆在有君之世，不出无王之时也。夫祥瑞之徵，指发玄极，或以表革命之符，或以彰至治之盛，若令有君，不合天意，彼嘉应之来，孰使之哉？子若以混冥为美乎？则乾坤不宜分矣；若以无名为高乎？则八卦不当画矣。岂造化有谬，而太昊之暗哉？雅论所尚，唯贵自然，请问夫识母忘父，群生之性也；拜伏之敬，世之末饰也。然性不可任，必尊父焉；饰不可废，必有拜焉。任之废之，子安乎？”

“古者生无栋宇，死无殡葬，川无舟楫之器，陆无车马之用，吞啖毒烈，以至殒毙，疾无医术，枉死无限。後世圣人，改而垂之，民到於今，赖其厚惠，机巧之利，未易败矣。今使子居则反巢穴之陋，死则捐之中野，限水则泳之游之，山行则徒步负戴，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，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。裸以为饰，不用衣裳；逢女为偶，不假行媒。吾子亦将曰：‘不可也。’况於无君乎？若令上世人如木石，玄冰结而不寒，资粮绝而不饥者，可也。衣食之情，苟在其心，则所争岂必金玉，所竞岂必荣位！橡草予可以生斗讼，藜藿足用，致侵夺矣。夫有欲之性，萌於受气之初，厚己之情，著於成形之日，贼杀并兼，起於自然，必也不乱，其理何居！夫明王在上，群後尽规，坐以待旦，昧朝盱食，延诽谤以攻过，责昵属之补察，听舆谣以属省，鉴履尾而夕惕，飏清风以埽秽，厉秋威以肃物，制峻网密，有犯无赦，刑戮以惩小罪，九伐以讨大慝，犹豺狼之当路，感彝伦之不叙，忧作威之凶家，恐奸宄之害国。故严司鹰扬以弹违，虎臣杖钺於方岳，而狂狡之变，莫世乏之，而令放之，使无所惮，则盗跖将横行以掠杀，而良善端拱以待祸，无主所诉，无强所凭，而冀家为夷齐，人皆柳惠，何异负豕而欲无臭，凭河而欲不濡，无辔箠而御奔马，弃桡橹而乘轻舟，未见其可也。”

鲍生又难曰：“夫天地之位，二气范物，乐阳则云飞，好阴则川处。承柔刚以率性，随四八而化生，各附所安，本无尊卑也。君臣既立，而变化遂滋，夫獭多则鱼扰，鹰众则鸟乱，有司设则百姓困，奉上厚则下民贫，壅崇宝货，饰玩台榭，食则方丈，衣则龙章，内聚旷女，外多鰥男，辨难得之宝，贵奇怪之物，造无益之器，恣不已之欲，非鬼非神，财力安出哉？”

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，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，宿卫有徒食之众，百姓养游手之人，民乏衣食，自给已剧，况加赋敛，重以苦役，下不堪命，且冻

且饥，冒法斯滥，於是乎在。王者忧劳於上，台鼎颺威页於下，临深履薄，惧祸之及。恐智勇之不用，故厚爵重禄以诱之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严城深池以备之。而不知禄厚则民匱而臣骑，城严则役重而攻巧。故散鹿台之金，发钜桥之粟，莫不欢然；况乎本不聚金，而不敛民粟乎休牛桃林，放马华山，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，犹以为泰；况乎本无军旅，而不战不戍乎茅茨土阶，弃织拔葵，杂囊为帋，濯裘布被，妾不衣帛，马不秣粟，俭以率物，以为美谈，所谓盗跖分财，取少为让，陆处之鱼，相煦以沫也。

“夫身无在公之役，家无输调之费，安土乐业，顺天分地，内足衣食之用，外无势利之争，操杖攻劫，非人情也。象刑之教，民莫之犯，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，岂彼无利性而此专贪残，盖我清静则民自正，下疲怨则智巧生也。任之自然，犹虑凌暴，劳之不休，夺之无已，田芜仓虚，杼柚之空，食不充口，衣不周身，欲令勿乱，其可得乎所以救祸而祸弥深，峻禁而禁不止也。关梁所以禁非，而猾吏因之以为非焉。衡量所以检伪，而邪人因之以为伪焉。

大臣所以扶危，而奸臣恐主之不危。兵革所以静难，而寇者盗之以为难。此皆有君之所致也。民有所利，则有争心，富贵之家，所利重矣。且夫细民之争，不过小小，匹夫校力，亦何所至，无疆土之可贪，无城郭之可利，无金宝之可欲，无权柄之可竞，势不能以合徒众，威不足以驱异人，孰与王赫斯怒，陈师鞠旅，推无讎之民，攻无罪之国，僵尸则动以万计，流血则漂橧丹野。无道之君，无世不有，肆其虐乱，天下无邦，忠良见害於内，黎民暴骨於外，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，废孝为忠，申令无君，亦同有之耳。古之为屋，足以蔽风雨，而今则被以朱紫，饰以金玉；古之为衣，足以掩身形，而今则玄黄黼黻，绵绮纨；古之为乐，足以定人情，而今则烦乎淫声，惊魂伤和；古之饮食，足以充饥虚，而今则焚林漉渊，宰割群生。（下有脱文。）

（以下为抱朴子驳难之辞）“岂可以事之有过而都绝之乎若虞在上，稷禹赞事，卑宫薄赋，使民以时，崇节俭之清风，肃玉食之明禁。质素简约者，贵而显之；乱化侵民者，黜而戮之；则颂声作而黎庶安矣。何必虑火灾而坏屋室，畏风波而填大川乎”

抱朴子曰：“鲍生贵上古无君之论，余既驳之矣。後所答余，文多不能尽载，余稍条其论而牒诘之云。”

鲍生曰：“人君辨难得之宝，聚奇怪之物，饰无益之用，厌无已之求。”

抱朴子诘曰：“请问古今帝王，尽辨难得之宝，聚奇怪之物乎有不尔者也。余闻唐尧之为君也，捐金於山；虞舜之禅也，捐璧於谷。疏食菲服，方之监门，其不汔渊剖珠，倾岩刊玉，凿石铄黄白之矿，越海裂翡翠之羽，网璫瑁於绝域，掘丹青於岷汉，亦可知矣。夫服章无殊，则威重不著，名位不同，则礼

物异数，是以周公辨贵贱上下之异，式宫室居处，则有堵雉之限，冠盖旌旗，则有文物之饰，车服器用，则有多少之制，庖厨供羞，则有法膳之品，年凶灾眚，又减撤之。无已之欲，不在有道，子之所云，可以声桀纣之罪，不足以定雅论之证也。

鲍生曰：“人君後宫三千，岂皆天意，谷帛积则民饥寒矣。”

抱朴子诰曰：“王者妃妾之数，圣人之所制也。圣人，与天地合其德者也。其德与天地合，岂徒异哉！夫岂徒欲以顺情盈欲而已乎！乃所以佐六宫，理阴阳，教尔崇奉祖庙，祇承大祭，供玄紬之服，广本支之路，且案周典九土之记，及汉氏地理之书，天下女数，多於男焉。王者所宗，岂足以逼当娶者哉姬公思之，似已审矣。帝王帅百僚以藉田，後妃将命妇以蚕织，下及黎庶，农课有限，力佃有赏，怠惰有罚，十一而税，以奉公用。家有备凶之储，国有九年之积，各得顺天分地，不夺其时，调薄役希，民无饥寒，衣食既足，礼让以兴。昔文景之世，百姓务农，家给户丰，官仓之米，至腐赤不可胜计。然而士庶犹侯服鼎食，牛马盖泽，由於赋敛有节，不足损下也。至於季世，官失佃课之制，私务浮末之业，生谷之道不广，而游食之徒滋多，故上下同之，而犯非者众，鲍生乃归咎有君。若夫讥辨择之过限，刺农课之不实，责牛饮之三千，贬履亩与太半，但使後宫依周礼，租调不横加，斯则可矣。必无君乎！夫一日晏起，则事有失所，即鹿无虞，维入於林中，安可终已。靡所宗统，则君子失所仰，凶人得其志，网疏犹漏，可都无网乎”

鲍生曰：“人之生也，衣食已剧，况又加之以敛赋，重之以力役，饥寒并至，下不堪命，冒法犯非，於是乎生。”

抱朴子诰曰：“蜘蛛张网，蚤虱不馁，使人智巧，役用万物，食口衣身，何足剧乎但患富者无知止之心，贵者有无限之用耳。岂可以一蹶之故，而终身不行，以桀纣之虐，思乎无主也。夫言主事弥张，赋敛之重於住古，民力之疲於末务，饥寒所缘，以讥之可也。而言有役有赋，使国乱者，请问唐虞升平之世，三代有道之时，为无赋役以相供奉，元首股肱，躬耕以自给邪鲍生乃唯知饥寒并至，莫能固穷，独不知衣食并足，而民知荣辱乎！”

鲍生曰：“王者临深履尾，不足喻危，假寐待旦，日昃旰食，将何为惧祸及也”

抱朴子难曰：“审能如此，乃圣主也。王者所病，在乎骄奢，贤者不用，用者不贤，夏癸指天日以自喻，秦始忧万世之同谥，故致倾亡，取笑将来。若能惧危夕惕，广纳规谏，询草刍尧以待听，养黄发以乞言，何忧机事之有违，何患百揆之不安。夫战兢则彝伦叙，怠荒则奸宄作，况无君，能无乱乎”

鲍生曰：“王者钦想奇瑞，引诱幽荒，欲以崇德迈威，厌耀未服，白雉玉

环，何益齐民乎

”抱朴子诰曰：“夫王者德及天则有天瑞，德及地则有地应。若乃景星摘光，以佐望舒之耀；冠日含辨，以表羲和之晷。灵禽嚙喙於阿阁，金象焜晃乎清沼，此岂卑辞所致，厚币所诱哉！王莽奸猾，包藏祸心，文致太平，诬眩朝野，赙遗外域，使送瑞物，岂可以此谓古皆然乎夫见盈丈之尾，则知非咫尺之躯；睹寻仞之牙，则知非肤寸之口。故王母之遣使，明其玄化通灵，无远不怀也；越裳之重译，足知惠沾殊方，泽被无外也。夫绝域不可以力服，蛮貊不可以威摄，自非至治，焉能然哉！何者鲍生谓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须王母之环以为富也，非俭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，所以贵之者，诚以斯物为太平。则上无苛虐之政，下无失所之人，蜎飞蠕动，咸得其欢，有国之美，孰多於斯！而云不用，无益於齐民。源远体大，固未易见，鲍生之言，不亦宜乎”

鲍生曰：“人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严城以备之也。”

抱朴子诰曰：“侯王设险，大易所贵，不审严城，何讥焉尔。夫两仪肇辟，万物化生，则邪正存焉尔。夫圣人知凶丑之自然，下愚之难移，犹春阳之不能荣枯朽，炎景之不能铄金石，冶容慢藏，诲淫召盗，故取法乎习坎，备豫於未萌。重门有击柝之敬，治戎遏暴客之变，而欲除之，其理何居兕之角也，夙之距也。天实假之，何必日用哉！蜂蛰挟毒以卫身，智禽衔芦以捍网，獾曲其穴，以备径至之锋，水牛结阵，以却虎豹之暴，而鲍生欲弃甲冑以遏利刃，堕城池以止冲锋，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，城池既坏而冲锋犹集，公输、墨翟，犹不自全，不审吾生，计将安出乎”

或曰：“苟夫可欲之物，虽无城池之固，敌亦不来者也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可欲之物，何必金玉，锥刀之末，愚民竞焉。越人之大战，由乎蚬蛇之不钧；吴楚之交兵，起乎一株之桑叶。饥荒之世，人人相食，素手裸跣（下有脱文）。远则甫侯子羔，近则於公释之，控情审罚，剖毫析芒。受戮者吞声而歌德，则剽者没齿无怨言，此皆非无君之时也。昔有鰥在下而四岳不蔽，明扬仄陋而元凯毕举，或投屠刀而排金门，或释版筑而蹑玉堂，或委刍豢而登卿相，或自亡命而为上将，伯柳达讎人，解狐荐怨家，方回叩头以致士，禽息碎首以推贤，敢问於时，有君否邪

又云：“田芜廩虚，皆由有君。”“夫君非塞田之蔓草，臣非耗仓之雀鼠也。其芜其虚，卒由户乙运，水旱疫疠，以臻凶荒，岂在赋税，令其然乎至於八政之首食，谓之民天，後稷躬稼，有虞亲耕，丰年多黍多稌，我庾惟亿，民食其陈，白渠开而斥卤膏壤，邵父起阳陵之陂而积谷为山，叔敖创期思而家有腐粟，赵过造三犁之巧而关右以丰，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饱，此岂无君之时乎！”

知止卷第四十九

抱朴子曰：祝莫大於无足，福莫厚乎知止。抱盈居冲者，必全之算也；宴安盛满者，难保之危也。若夫善卷巢许管胡之徒，咸蹈云物以高骛，依龙凤以竦迹，觐韬锋於香饵之中，寤覆车乎来轍之路，违险途以遐济，故能免詹何之钓缗，可谓善料微景於形外，覲坚冰於未霜，徙薪曲突於方炽之火，纚舟弭楫於冲风之前，瞻九牛害而深沈，望密蔚而曾逝，不托巢於苇苕之末，不偃寝乎崩山之崖者也。斯皆器大量弘，审机识致，凌济独往，不牵常欲，神叁造化，心遗万物，可欲不能蝨介其纯粹，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。苟无若人之自然，诚难企及乎绝轨也。徒令知功成者身退，处劳大者不赏，狡兔死则知猎犬之不用，高鸟尽则觉良弓之将弃。鉴彭韩之明镜，而念抽簪之术；睹越种之暗机，则识金象之贵。若范公泛艘以绝景，薛生逊乱以全洁，二疏投印於方盈，田豫释绂於漏尽，进脱亢悔之咎，退无濡尾之吝，清风足以扬千载之尘，德音足以祛将来之惑。方之陈宝，不亦邈乎！

或智小败於谋大，或辕弱折於载重，或独是陷於众非，或尽忠讦於兼会，或倡高算而受晁错之祸，或竭心力而遭吴起之害。故有口止局高口止脊厚，犹不免焉。公旦之放，仲尼之行，贾生逊摈於下士，子长熏肾乎无辜，乐毅平齐，伍员破楚，白起以百胜拓疆，文子以九术霸越，韩信功盖於天下，黥布灭家以佐命，荣不移晷，辱已及之。不避其祸，岂智者哉！为臣不易，岂将一途，要而言之，决在择主。我不足赖，其验如此。告退避贤，洁而且安，美名厚实，福莫大焉。能修此术，万未有一。吉凶由人，可勿思乎！逆耳之言，乐之者希，献纳期荣，将速身祸，救诽谤其不暇，何信受之可必哉！

夫矢曾缴纷纭则驾维徊翻，坑阱充蹊则麟虞敛迹。情不可极，欲不可满，达人以道制情，以计遣欲，为谋者犹宜使忠，况自为策而不详哉！盖知足者常足也，不知足者无足也。常足者，福之所赴也；无足者，祸之所鍾也。生生之厚，杀哉生矣，宋氏引苗，郢人张革，诚欲其快，而实速萎裂，知进忘退，斯之谓乎

夫筴奔而不止者，鲜不倾坠；凌波而无休者，希不沈溺；弄刃不息者，伤刺之由也；斫击不辍者，缺毁之原也。盈则有损，自然之理，周庙之器，岂欺我哉故养由之射，行人识以驰弦，东野之御，颜子知其方败，成功之下，未易久处也。夫饮酒者不必尽乱，而乱者多焉；富贵者岂其皆危，而危者有焉。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，伐木於毫末之初，吐高言不於累棋之际，议治裘不於群狐之中，古人佯狂为愚，岂所乐哉！时之宜然，不获已也。亦有深逃而陆遭波涛

，幽遁而水被焚烧，若龚胜之绝粒以殒命，李业煎蹙以吞鸩，由乎迹之有朕，景之不灭也。若使行如蹈冰，身如居阴，动无遗踪可寻，静与无为为一，岂有斯患乎！又况乎揭日月以隐形骸，击建鼓以徇利器者哉！夫值明时则优於济四海，遇险世则劣於保一身，为此永慨，非一士也。

吾闻无炽不灭，靡溢不损，焕赫有委灰之兆，春草为秋瘁之端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蚀，四时之序，成功者退。远取诸物，则构高崇峻之无限，则颓坏惟忧矣；近取诸身，则嘉膳旨酒之不节，则结疾伤性矣。况乎其高概云霄而积之犹不止，其威震人主而加崇，又不息者乎！蚊虻堕山，适足翱翔；兕虎之坠，碎而为齏。此言大物，不可失所也。且夫正色弹违，直道而行，打扑干纪，不虑讎隙，则怨深恨积。若舍法容非，属托如响，吐刚茹柔，委曲绳墨，则忠口丧败，居此地者，不变劳乎是以身名并全者甚希，而折足覆食束者不乏也。然而入则兰房窈窕，朱帷组帐，文茵兼舒於华第，艳容粲烂於左右，轻体柔声，清歌妙舞，宋蔡之巧，阳阿之妍，口吐辨菱延露之曲，足蹑绿水七槃之节，知音悦耳，冶姿娱心，密宴继集，醺醪不撤，仰登绮阁，俯映清渊，游果林之丹翠，戏蕙圃之芬馥，文鳞灏灏，朱习颀颀，飞缴堕云鸿，沈纶引魴鲤，远珍不索而交集，玩弄纷华而自至。出则朱轮耀路，高盖接轸，丹旗云蔚，麾节翕赫，金口嘈口献，戈甲璀璨，得意托於後乘，嘉旨盈乎属车，穷游观之娱，极畋渔之欢。圣明之誉，满耳而入；谄悦之言，异口同辞。於时眇然，意蔑古人，谓伊吕管晏，不足算也。

岂觉崇替之相为首尾，哀乐之相为朝暮，肯谢贵盛，乞骸骨，背朱门而反丘园哉！若乃圣明在上，大贤赞事，百揆非我则不叙，兆民非我则不济，高而不以危为忧，满而不以溢为虑者，所不论也。

穷达

或问：“一流之才，而或穷或达，其故何也俊逸繁滞，其有憾乎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器业不异，而有抑有扬者，无知己也。故否泰时也，通塞命也。审时者何怨於沈潜，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！故沈闾淳钧，精劲之良也，而不以击，则朝菌不能断焉；珧华黎绿，连城之宝也，委之泥滓，则瓦砾积其上焉。故可珍而不必见珍也，可用而不必见用也。庸俗之夫，暗於别物，不分朱紫，不辩菽麦，唯以达者为贤，而不知饶求者之所达也；唯以穷者为劣，而不详守道者之所穷也。且夫悬象不丽天，则不能扬大明灼无外，嵩岱不托地，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。兔足因夷途以聘迅，龙艘泛激流以效速，离光非燧人不炽，楚金非欧冶不剡，丰华俟发春而表艳，栖鸿待冲飙而轻戾，四岳不明扬，则有鰥不登庸，叔牙不推贤，则夷吾不式厚，穰苴赖平仲以超蹕，淮阴因萧公以鹰扬，隗生由胜之之谈，曲逆缘无知之荐，元直起龙紫之孔明，公瑾贡

虎卧之兴霸，故能美名垂於帝籍，弘勋著於当世也。

“汉之末年，吴之季世，则不然焉。举士也，必附己者为前；取人也，必多党者为决；而附己者不必足进之器也，同乎我，故不能遗焉；而多党者不必逸群之才也，信众口，故谓其可焉。或信此之庸猥，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；或识彼之英异，而不能平心於至公。於是释铨衡，而以疏数为轻重矣；弃度量，而以纶集为多少矣。於时之所谓雅人高韵，秉国之钧，黜陟决己，褒贬由口者，鲜哉免乎斯累也。又况於胸中率有憎独立，疾非党，忌胜己，忽寒素者乎悲夫！邈俗之士，不群之人，所以比肩不遇，不可胜计，或抑顿於蕝泽，或立朝而斥退也。

盖修德而道不行，藏器而时不会，或俟河清而齿已没，或竭忠勤而不见知，远行不骋於一世，勋泽不加於生民。席上之珍，郁於泥汙，济物之才，终於无施，操筑而不值武丁，抱竿而不遇西伯，自曩迄今，将有何限而独悲之，不亦陋哉！瞻径路之远，而耻由之；知大道之否，而不改之。齐通塞於一途，付荣辱於自然者，岂怀悒闷於知希，兴永叹於川逝乎！疑其有憾，是未识至人之用心也。小年之不知大年，井蛙之不晓沧海，自有来矣。

重言

抱朴子曰：余友人玄泊先生者，齿在志学，固已穷览六略，旁综河洛，昼竞羲和之末景，夕照望舒之余辉，道靡远而不究，言无微而不测，以儒墨为城池，以机神为干戈，故谈者莫不望尘而衔璧，文士寅目而格笔。俄而寤智者之不言，觉寸一之无咎，意得则齐荃蹄之可弃，道乖则觉唱高而和寡，於是奉老氏多败之戒，思金人三缄之义，括锋颖而如讷韬，修翰於彤管，含金怀玉，抑謐华辩，终日弥夕，或无一言。

门人进曰：“先生默然，小子胡述且与庸夫无殊焉。窃谓锺不鸣，则不异於积铜；浮磬息音，则未别乎聚石也。”

玄泊先生答曰：“吾特收远名於万代，求知己於将来，岂能竟见知於今日，标格於一时乎陶甄以盛酒，虽美不见酣；身卑而言高，虽是不见信。徒卷舌而竭声，将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，不远迷复，乃觉有以也。夫玉之坚也，金之刚也，冰之冷也，火之热也，岂须自言，然後明哉！且八音九奏，不能无长短之病，养由百发不能止，将有一失之疏，玩凭河者，数溺於水；好剧谈者，多漏於口。伯牙谨於操弦，故终无烦手之累；儒者敬其辞令，故终无枢机之辱。浅近之徒，则不然焉。辩虚无之不急，争细事以费言，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，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，损教益惑，谓之深远，委弃正经，竞治邪学。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，为不识者吐清商之谈对，非敌力之人，旁无赏解之客，何异奏雅乐於木梗之侧，陈玄黄於土偶之前哉！徒口枯气乏，椎杭抵掌

，斤斧缺坏而盘节不破，勃然战色而乖忤愈远，致令恚容表颜，丑言自口，偷薄之变，生乎其间，既玷之谬，不可救磨。未若希声不全大音，约说以俟识者矣。

自叙卷第五十

抱朴子者，姓葛，名洪，字稚川。丹阳句容人也。其先葛天氏，盖古之有天下者也。後降为列国，因以为姓焉。洪曩祖为荊州刺史，王莽之篡，君耻事国贼，弃官而归，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。将以诛莽，为莽所败，遇赦免祸，遂称疾自绝於世。莽以君宗强，虑终有变，乃徙君於琅邪。君之子浦庐，起兵以佐光武，有大功。光武践祚，以庐为车骑。又迁骠骑大将军，封下邳僮县侯，食邑五千户。

开国初，侯之弟文，随侯征讨，屡有大捷。侯比上书为文讼功，而官以文私从兄行，无军名，遂不为论。侯曰：“弟与我同冒矢石，疮痍周身，伤失右眼，不得尺寸之报。吾乃重金累紫，何心以安”乃自表选取转封於弟。书上请报，汉朝欲成君高义，故特听焉。文辞，不获已。受爵即第，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。於今基兆石础存焉。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，给如二君焉。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。骠骑曰：“此更烦役国人，何以为让”乃托他行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。子弟躬耕，以典籍自娱。文累使奉迎骠骑，骠骑终不还。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，以冀骠骑之反，至於累世无居之者。

洪祖父学无不涉，究测精微，文艺之高，一时莫伦。有经国之才，仁吴，历宰海盐。临安。山阴三县。入为吏部侍郎，御史中丞，庐陵太守，吏部尚书，太子少傅，中书，大鸿胪，侍中，光禄勋，辅吴将军，封吴寿县侯。

洪父以孝友闻，行为士表，方册所载，罔不穷览。仕吴五官郎，中正，建城、南昌二县令，中书郎，廷尉，平中护军，会稽太守。未辞而晋军顺流，西境不守，博简秉文经武之才，朝野之论，僉然推君。於是转为五郡赴警。大都督给亲兵五千，总统征军，戍遏疆场。天之所坏，人不能支，故主钦若，九有同宾，君以故官，赴除郎中。稍迁至大中大夫，历位大中正，肥乡令。县户二万，举州最治，德化尤异，恩洽刑清，野有颂声，路无奸迹，不佃公田，越界如市。秋毫之赠，不入於门；纸笔之用，皆出於私财。刑厝而禁止，不言而化行。以疾去官，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。正色弼违，进可替不，举善弹枉，军国肃雍。迁邵陵太守，卒於官。

洪者，君之弟三子也。生晚，为二亲所娇饶，不早见督以书史。年十有三，而慈父见背。夙失庭训，饥寒困瘁，躬执耕耜，承星履草，密勿畴袭。又累

遭兵火，先人典籍荡尽。农隙之暇无所读，乃负笈徒步行借。又卒於一家，少得全部之书，益破功日伐薪以给纸笔，就营田园处，以柴火写书。坐此之故，不得早涉艺文。常乏纸，每所写，反覆有字，人鲜能读也。

年十六，始读《教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。贫乏无以远寻师友，孤陋寡闻，明浅思短，大义多所不能通，但贪广览，於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。曾所披涉，自正经、诸史、百家之言，下至短杂文章，近万卷。既性暗善忘，又少文，意志不专，所识者甚薄，亦不免惑，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，竟不成纯儒，不中为传授之师。其河洛图纬，一视便止，不得留意也。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，了不从焉。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。

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，六壬太一之法，粗知其旨，又不研精。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，同出身情，无急以此自劳役，不如省子书之有益，遂又废焉。案《别录》《艺文志》，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，而魏代以来，群文滋长，倍於往者，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。江表书籍，通同不具，昔欲诣京师索奇异，而正值大乱，半道而还。每自叹恨。今齿近不惑，素志衰颓，但念损之又损，为乎无为，偶耕蕲泽，苟存性命耳。博涉之业，於是日沮矣。

洪之为人也，(有脱文)而駸野，性钝口讷，形貌丑陋，而终不辩自矜饰也。冠履垢弊，衣或褴褛，而或不耻焉。俗之服用，俾而屡改，或忽广领而大带，或促身而修袖，或长裾曳地，或短不蔽脚。洪期於守常，不随世变。言则率实，杜绝嘲戏，不得其人，终日默然。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。是以洪著书，因以自号焉。

洪稟性尪羸，兼之多疾，贫无车马，不堪徒行，行亦性所不好。又患弊俗，舍本逐末，交游过差，故遂抚笔闲居，守静茆门而无趋从之所，至於权豪之徒，虽在密迹，而莫或相识焉。衣不辟寒，室不免漏，食不充虚，名不出户，不能忧也。贫无僮仆，篱落顿决，荆棘丛於庭宇，蓬莠塞乎阶雨

留，披榛出门，排草入室，论者以为意远忽近而不恕。其乏役也。不晓谒(有脱文)以故初不修见官长。至於吊大丧，省困疾，乃心欲自勉，强令无不必至，而居疾少健。恒复不周，每见讥责於论者。洪引咎而不恤也。意苟无余，而病使心违，顾不愧己而已，亦何理於人之不见亮乎唯明鉴之士，乃恕其信抱朴，非以养高也。世人多慕豫亲之好，推暗室之密，洪以为知人甚未易，上圣之所难。浮杂之交，口合神离，无益有损。虽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绝之，且必须清澄详悉，乃处意焉。又为此见憎者甚众而不改也。驰逐苟达，侧立势门者，又共疾洪之异於己，而见疵毁，谓洪为傲物轻俗。而洪之为，信心而行，毁誉皆置於不闻。

至患近人，或恃其所长而轻人所短，洪忝为儒者之末，每与人言，常度其

所知而论之，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闻也。及与学士有所辩识，每举纲领。若值惜短，难解心义，但粗说意之与向，使足以发寤而已，不致苦理，使彼率不得自还也。彼静心者，存详而思之，则多自觉而得之者焉。度不可与言者，虽或有问，常辞以不知，以免辞费之过也。洪性深不好干烦官长，自少及长，曾救知己之抑者数人，不得已，有言於在位者，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。不忍见其陷於非理，密自营之耳。其余虽亲至者，在事秉势，与洪无惜者，终不以片言半字，少累之也。至於粮用穷匮急，合汤药则唤求朋类，或见济，亦不让也。受人之施，必皆久久渐有以报之，不令觉也。非类则不妄受其馈致焉。洪所食有旬日之储，则分以济人之乏；若殊自不足，亦不割己也。不为皎皎之细行，不治察察之小廉。村里凡人之谓良守善者，用时，或赆酒肴候洪，虽非俦匹，亦不拒也。後有以答之，亦不登时也。洪尝谓史云不食於昆弟，华生治洁於昵客，盖邀名之伪行，非廊庙之远量也。

洪尤疾无义之人，不勤农桑之本业，而慕非义之奸利。持乡论者，则卖选举以取谢；有威势者，则解符疏以索财。或有罪人之赂，或枉有理之家。或为逋逃之藪，而殍亡命之人；或挟使民丁，以妨公役；或强收钱物，以求贵价；或占锢市肆，夺百姓之利；或割人田地，劫孤弱之业。恁恫官府之间，以窥掊克之益，内以夸妻妾，外以钓名位。其如此者，不与交焉。

由是俗人憎洪疾己，自然疏绝，故巷无车马之迹，堂无异志之宾，庭可设雀罗，而几筵积尘焉。

洪自有识以逮将老，口不及人之非，不说人之私，乃自然也。虽仆竖有所短，所羞之事，不以戏之也。未尝论评人物之优劣，不喜诋讦人交之好恶。或为尊长所逼问，辞不获已，其论人也，则独举彼体中之胜事而已。其论文也，则撮其所得之佳者，而不指摘其病累，故无毁誉之怨。贵人时或问官吏民，甲乙何如。其清高闲能者，洪指说其快事；其贪暴暗塞者，对以偶不识悉。洪由此颇见讥责，以顾护太多，不能明辩臧否，使皂白区分，而洪终不敢改也。每见世人有好论人物者，比方伦匹，未必当允，而褒贬与夺，或失准格。见誉者自谓己分，未必信德也；见侵者则恨之入骨，剧於血讎。洪益以为戒，遂不复言及士人矣。虽门宗子弟，其称两皆以付邦族，不为轻乎其价数也。

或以讥洪，洪答曰：“我身在我者也，法当易知。设令有人问我，使自比古人，及同时令我自求辈，则我实不能自知，可与谁为匹也。况非我，安可为取而评定之耶汉末俗弊，朋党分部，许子将之徒，以口舌取戒。争讼论议，门宗成讎。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。魏武帝深亦疾之，欲取其首，尔乃奔波亡走，殆至屠灭。前鉴不远，可以得师矣。且人之未易知也，虽父兄不必尽子弟也，同乎我者遽是乎异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无卒，唐尧、公旦、仲尼

、季札，皆有不全得之恨，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荧烛之明，而轻评人物。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”

昔大安中，石冰作乱，六州之地，柯振叶靡，违正党逆。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，累见敦迫，既桑梓恐虏，祸深忧大。古人有急疾之义，又畏军法，不敢任志，遂募合数百人，与诸军旅进。曾攻贼之别将，破之日，钱帛山积，珍玩蔽地，诸军莫不放兵收拾财物，继穀连担。洪独约令所领，不得妄离行陈。士有摭得众者，洪即斩之以徇。於是无敢委杖，而果有伏贼数百，出伤诸军。诸军悉发，无部队，皆人马负重，无复战心。遂致惊乱，死伤狼藉，殆欲不振。独洪军整齐穀张，无所损伤。以救诸军之大崩，洪有力焉。後别战斩贼小帅，多获甲首，而献捷幕府。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，例给布百匹。诸将多封闭之，或送还家，而洪分赐将士，及施知故之贫者，余之十匹，又径以市肉酤酒，以飧将吏。於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。

事平，洪投戈释甲，径诣洛阳，欲广寻异书，了不论战功。窃慕鲁连不受聊城之金，包胥不纳存楚之赏，成功不处之义焉。正遇上国大乱，北道不通。而陈敏又反於江东，归途隔塞。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，见用为广州刺史。乃表请洪为参军。虽非所乐，然利可避地於南，故黽勉就焉。见遣先行催兵，而君道於後遇害，遂停广州。频为节将见邀用，皆不就。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，其间屑屑，亦足以劳人。且荣位势利，譬如寄客，既非常物，又其去不可得留也。隆隆者绝，赫赫者灭，有若春华，须臾凋落，得之不喜，失之安悲悔吝百端，忧惧兢战，不可胜言。不可为也。且自度性笃懒而才至短，以笃懒而御短才，虽翕肩屈膝，趋走风尘，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，况不能乎未若修松乔之道，在我而已，不由於人焉。将登名山，服食养性。非有废也，事不兼济，自非绝弃世务，则曷缘修习玄静哉且知之诚难，亦不得惜问而与人议也。是以车马之迹，不经贵势之域；片字之书，不交在位之家。又士林之中，虽不可出，而见造之宾，意不能拒，妨人所作，不得专一，乃叹曰：“山林之中无道也。而古之修道者，必入山林者，诚欲以违远譴哗，使心不乱也。今将遂本志，委桑梓，适嵩岳，以寻方平梁公之轨。”

先所作子书内、外篇，幸已用功夫，聊复撰次，以示将来云尔。洪年十五、六时，所作诗赋杂文，当时自谓可行於代，至於弱冠，更详省之，殊多不称意。天才未必为增也，直所览差广，而觉妍媸之别。於是大有所制，弃十不存一。今除所作子书，但杂尚余百所卷，犹未尽损益之理，而多惨愤，不遑复料护之。他人文成，便呼快意，余才钝思迟，实不能尔。作文章每一更字，辄自转胜，但患懒，又所作多不能数省之耳。洪年二十余，乃计作细碎小文，妨弃功日，未若立一家之言，乃草创子书。会遇兵乱，流离播越，有所亡失，连在

道路，不复投笔十余年，至建武中，乃定凡著《内篇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五十卷，碑颂诗赋百卷，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，又撰俗所不列者，为《神仙传》十卷，又撰高尚不仕者，为《隐逸传》十卷又抄五经、七史、百家之言，兵事、方伎、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，别有目录。其《内篇》言神仙方药、鬼怪变化、养生延年、禳邪却祸之事，属道家；《外篇》言人间得失，世事臧否，属儒家。洪见魏文帝《典论》自叙，未及弹棋击剑之事，有意於略说所知，而实不数少所便能，不可虚自称扬。今将具言，所不闲焉。

洪体纯性弩，寡所玩好，自总发垂髻，（有脱文）又掷瓦手抔，不及儿童之群，未曾斗鸡鹜，走狗马，见人博戏，了不目眄。或强牵引观之，殊不入神，有若昼睡。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樗蒲齿名。亦念此辈末伎，乱意思而妨日月，在位有损政事，儒者则废讲诵，凡民则忘稼穡，商人则失货财。至於胜负未分，交争都市，心热於中，颜愁於外，名之为乐，而实煎悴，丧廉耻之操，兴争竞之端，相取重货，密结怨隙。昔宋闵公、吴太子致碎首之祸，生叛乱之变，覆灭七国，几倾天朝。作戒百代，其鉴明矣。每观戏者，渐患交集，手足相及，丑詈相加，绝交坏友，往往有焉。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，多召悔吝，不足为也。仲尼虽有昼寝之戒，以洪较之，洪实未许其贤於昼寝。何则昼寝但无益而未有怨恨之忧，斗讼之变，圣者犹韦编三绝，以勤经业，凡才近人，安得兼修，惟诸戏尽不如示一尺之书，故因本不喜而不为，盖此俗人所亲焉。

少尝学射，但力少不能挽强，若颜高之弓耳。意为射既在六艺，又可以御寇辟劫，及取鸟兽，是以习之。昔在军旅，曾手射追骑，应弦而倒，杀二贼一马，遂以得免死。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，皆有口诀要术，以侍取人，乃有秘法，其巧入神。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，便可以当全独胜，所向无前矣。晚又学七尺杖术，可以入白刃，取大戟，然亦是不急之末学。知之譬如麟角凤距，何必用之过此已往，未之或知。

洪少有定志，决不出身，每览巢许、子州、北人石户、二姜、两袁、法真、子龙之传，尝废书前席，慕其为人。念精治五经，著一部子书，令後世知其为文儒而已。後州郡及车骑大将军辟，皆不就。荐名琅邪王丞相府，昔起义兵，贼平之後，了不修名诣府，论功主者，永无赏报之冀。晋王应天顺人，拨乱反正，结皇纲於垂绝，修宗庙之废祀，念先朝之滞赏，并无报以劝来。洪随例就彼，庚寅，诏书赐爵关中侯，食句容之邑二百户。窃谓讨贼以救桑梓，劳不足录，金紫之命，非其始愿。本欲远慕鲁连，近引田畴，上书固辞，以遂微志。适有大例，同不见许。昔仲由让应受赐而沮为善，丑虏未夷，天下多事，国家方欲明赏必罚，以彰宪典，小子岂敢苟洁区区懦志，而距私通之大制故遂息

意而恭承诏命焉。

洪既著“自叙”之篇，或人难曰：“昔王充年在耳顺，道穷望绝，惧身名之偕灭，故自纪终篇。先生以始立之盛，值乎有道之运，方将解申公之束帛，登穆生之蒲轮，耀藻九五，绝声昆吾，何憾芬芳之不扬，而务老生之彼务”洪答曰：“夫二仪弥邈，而人居若寓，以朝菌之耀秀，不移晷而殄瘁，类春华之暂荣，未改旬而凋坠。虽飞飙之经霄，激电之乍照，未必速也。夫期赜犹奔星之腾烟，黄发如激箭之过隙。况或未萌而殒箝，逆秋而雾瘁者哉故项子有含穗之叹，扬乌有夙折之哀，历览远古，逸伦之士，或以文艺而龙跃，或以武功而虎踞，高勋著於盟府，德音被乎管弦，形器虽沈，铄於渊壤，美谈飘飘而日载，故虽千百代，犹穆如也。余以庸陋，沈抑婆婆，用不合时，行舛於世，发言则响与俗乖，抗足则迹与众迕。内无金张之援，外乏弹冠之友。循途虽坦，而足无骐驎；六虚虽旷，而翼非大鹏。上不能鹰扬匡国，下无以显亲垂名。美不寄於良史，声不附乎锺鼎。故因著述之余，而为自叙之篇，虽无补於穷达，亦赖将来之有述焉！